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一號

每月二回　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Vol. XXIV, No. 21, November 10, 1927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一號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插圖

晨(三色版)……一幅
德國德蘭斯登萬國紙業賽會……六幅

國際

最近兩大慘殺華僑案件……育幹(一)
巴爾幹半島又起糾紛……育幹(二)
休戰紀念聲中之未來大戰論……育幹(三)
南非聯邦國旗問題解決……幼雄(五)
德國加入委任統治委員會……幼雄(六)
論江蘇之新省會……張其昀(七)
薩哥范士底案的經過(法國通信)……味荔(三)
紅槍會的起源及其善後……向雲龍(三五)



東方與西方

日本對華的新聞政策……文宙（四三）
日本心目中的滿蒙政策……長野朗（四四）
評懷德爵士的英國對華政策……鮑惠爾（四九）
西報論上海公共租界內盜匪猖獗之原因……（五〇）

何謂社會問題……孫本文（五三）
上古哲學史上的名家與所謂『別墨』……賀昌羣（五九）
生活素……陳香貽（七三）

新語林

八卦爲上古數目字說……胡懷琛（八三）
德國德蘭斯登萬國紙業賽會……大公（八六）
一個伊斯蘭人人生哲學的觀察……哲生（八七）
Totem 的奇習……微知（八九）
現代人對于醫藥費的負擔問題……遂初（九三）
衣服與黴菌……遂初（九八）

可憐的婦人（小說）（俄國柴霍甫著）……趙景深譯（一〇一）
▣今年世界上的十大偉人……郁伽（一〇四）
煙（小說）（俄國都介涅夫著）……仲雲譯（一〇五）
時事日誌……（一二九）



最近兩大慘殺華僑案件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進展，爲帝國主義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事情，而尤以南洋一帶英美荷法諸國殖民地的當局，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熱烈進行，其痛惡之情，殆較其本國當局尤深十倍，因此他們遷怒所及，使常拿當地的華僑來虐待摧殘，以洩其怨憤之氣。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這中間的理由卻很簡單：便是現在南洋一帶的殖民政府，常恐其屬地獨立起來；而同時民族自決的聲浪，也喊得非常之高，這實在足以爲此等殖民政府的致命傷。中國國內「反帝國主義」之運動，已足以招致這些帝國主義的殖民政府的反感；再加以南洋華僑儘多接受中國國民黨主義者，對於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贊助與宣傳，自然要更加給帝國主義之殖民政策以不利，這樣的就無怪南洋各殖民地政府虐待慘殺華僑的案件相繼不絕了。

便就最近來說，已有兩大慘殺案件足以令我們非常寒心。一件是東婆羅洲生瓦生瓦埠的荷警，慘殺華僑十二名，一件是法屬海防政府縱使土人慘殺華僑多人。前項慘案的發生，本還在本年五月三日。當日荷蘭政府忽派警察員兵多人，無故拘拿中國國民黨荷蘭支部執行委員史菊隣，生丸分部主席鄧謙環等十六人，中國工商僑民環請明白宣布拿捕理由，並請予以保釋。不料荷蘭政府的當地軍警，不恤遽令兵士開槍，向中國僑民徒手羣衆射擊，致斃關順等十二名，重傷邱水等十九名，輕傷關潮等八名。這種慘無人道的重大屠殺案，因荷蘭政府的文字檢查綦嚴，欲圖消滅眞相，故事發後好幾個月，我們還不大明白其內容。便是南京國民政府，也一直到本月初間，接到上海華僑聯合會的快郵代電和三馬林達的國民黨分部的呈文，才由外交部長伍朝樞，照會荷國駐華全權大使歐登科，提出嚴重抗議。抗議的附加條件雖有四項，——一、即行釋放岑鄧等十六人；二、保護國民黨員；三、所有被擊死傷之中國僑民應有相當賠償；四、擅行開槍的軍警嚴加處分。——但是空口說白說，究不知有濟於事沒有？

再說到海防的慘殺華僑案，這事也出了兩個多月了，現在也還是沒有相當的解決。這事的原起由於法屬海防的越南土人，近來常起排華運動，對於當地華僑工商人等故意尋隙仇殺，法政府也不加以干涉，並還暗中加以袒護。致八月十七日忽然大起暴動，被慘殺華僑頗多。（事後調查，華僑被殺斃者三十餘人，查得姓名者祇十三人。重傷者六十餘人，輕傷者四十餘人，被搶掠者大小一百五十餘家，被焚者八家，損失約五十餘萬。因自衛而被拘押者十七人。）但以眞相隔絕，直至八月二十間，消息才傳到廣州。在粵外交部乃於八月二十四日函向廣州法領，提出抗議，並要求三條件：一、立即制止土人此種野蠻行爲；二、嚴拿行兇之人懲辦；三、須保證土人嗣後不得再有慘殺華僑之事發生。這封抗議書提出後，不料法領答復的信，輕輕的將「此案已於八月二十一日秩序全復」一語爲卸責的地步。在粵外交部因又於八月二十五日函駁法領，謂其所說與現所接到之華僑電報事實不符，再提抗議。等到八月二十八日，法領復函，仍堅持八月二十一日秩序已恢復之說。在粵外交部以口舌爭論徒費時日，遂將此案報告政治會議廣州分會，當由該會議決派代理事務局長韋玉前赴海防交涉及調查一切，並撫慰被害華僑。乃法領復稱『越南總督已派員赴越，貴國派員係侵犯法國主權，不能承認容納。』但廣東政府終於派遣莫子材往越南，實行視察及慰問。不料越南政府於莫子材抵境後，嚴加監視，致未獲執行職務。値當時在粵外交部適當結束，這事只好暫擱。等到新任廣東交涉員陳長樂就職時，始由陳氏秉承外交部的訓令，繼續向廣州法領嚴重抗議。不過抗議儘管繼續進行，而截至日前，仍無一些結果可言。廣東政府的特派調查慰問華僑專員，且被河內政府拘留，於上月二十三日，才勒令他出境。現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只令廣東交涉員就近嚴重抗議，而廣東的政治當局雖也曾議決派飛鷹軍艦前往海防保護華僑，但以種種關係，迄未實行。現在我們究不知這兩種交涉將來如何了結，惟以國內政局這樣的不安定，而一般民衆對於海外同胞又這樣的冷淡，好像膜不相關似的，只怕也沒有甚麼好的結果可言咧！（育幹）

巴爾幹半島又起糾紛

在現代國際糾紛中，巴爾幹問題要算是國際上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因爲一提及牠，便常令人想到伏屍百萬流血成渠的戰爭慘劇。我們只要看在近代的大戰爭中，有幾次不是巴爾幹問題所引起的？一九一一年的巴爾幹戰爭，是希臘，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三國分割馬其頓不勻起的。一九一二——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也還是爲着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的均分馬其頓。更說到空前的世界大戰，仍還是巴爾幹問題引起的導火線。大戰以後，歐戰和會非但不曾把巴爾幹問題根本解決，並且把巴爾幹問題更加引起錯綜複雜的糾紛。便就最近一年來說，巴爾幹半島上所起的糾紛已經不少。例如去年十一月意大利與亞爾巴尼亞所訂立的替拉那條約簽字後，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及亞爾巴尼亞的

國交便一天一天的惡劣。到了今年六月上旬間，又因亞爾巴尼亞的警察，拘獲南斯拉夫使署所雇用之亞人朱拉施柯維，指爲間諜，不肯釋放，南斯拉夫竟同亞爾巴尼亞斷絕國交。(均見本誌以前各期現代史料)最近十月間又因塞爾維亞的科發志微（Kovatcherith）將軍在保塞兩國邊界被人暗殺，差不多又要釀成重大交涉了。

這些事幸還因各國之讓步，及歐洲列強之調停，而沒有發生國際戰爭；但是現在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爭持，仍還沒有解決；並且據路透電稱：「形勢仍還是很嚴重的。」路透社十月九日倫敦電稱：『歐洲各政治家刻又注意於巴爾幹時局。塞爾維亞因馬其頓軍人——卡米他基士（Comitadjis）常從保境侵入，久有怨言；新近又發生塞保邊界之伊斯提布防兵司令科發志微將軍被人暗殺事，故愈形不懌。雖事後保使即至塞國表示歉意，但塞國終不滿意。已下諭封鎖邊界。除國際通車外，越界交通概行禁止。塞國現準備嚴牒保國，要求切實取締此項軍人。……』同時蘇菲亞（Sofia）十日電稱：『保國首相命令即日在彼得里屈（Petrich）與庫斯特狄耳（Kustendil）兩地方同時宣布戒嚴。』又同日沙洛尼加(Salonika)電稱：『希臘憲兵於前晚在佛洛里拿（Florina）與保加利亞之卡米他基士人衝突，交戰一小時，卡米他基士人不支，逃入保境，遺屍二具。』

就這種情勢看來，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是很有卽時發生戰爭的可能；不過我們要曉得巴爾幹半島上的國家，其行動自己常做不得甚麼主，常常要看英法意等大國的態度爲轉移。現在英法等國方忙於造成一條「反俄」戰線，故對於巴爾幹的時局不能不出於容忍的態度。所以英相張伯倫從巴黎匆匆返到倫敦，也只是勸告忍耐，以安巴爾幹的人心。不過這種暫時容忍辦法，究還不足以解除巴爾幹問題的糾紛的。因爲塞爾維亞所要求的，是在保加利亞嚴重取締馬其頓的卡米他基士人，而保國以限於和約上所給之兵力，在實際上不能約束此項卡米他基士人。那麼卡米他基士人若果長此活動搗亂不已，終會要引起重大結果的。

問題的焦點，原來就在卡米他基士人。換句話說，就是馬其頓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蓋希臘北部一帶，原爲馬其頓民族的領域。在這塊領域中的二百萬人民，至今還支配在希臘，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三國下面，未曾脫離；不過支配在保加利亞下的，人數比較少而自由，而支配在希臘塞爾維亞下的人數多，且常爲他們所壓迫，因而馬其頓人常常向保加利亞境內遷移。保國因欲收回馬其頓的舊領域，也就故意收容；這樣的馬其頓民族和保加利亞互相利用，便造成今日這樣嚴重的時局。上面所說塞爾維亞要保加利亞嚴重取締卡米他基士人，這種卡米他基士人便是馬其頓的一種獨立黨人，他們是以馬其頓民族的獨立爲目的，蟠據在馬其頓山中，殺人越貨，有時常侵入希臘塞爾維亞境內。便是前述科發志微將軍之被暗殺，實在也就是卡米他基士黨的革命委員會主謀的。

這樣看來，馬其頓的民族獨立運動若不能成功，則保加利亞與希臘，塞爾維亞三國間的糾紛總會要因此發生的。我們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近代民族獨立運動的意義是怎樣的重大了。（育幹）

休戰紀念聲中之未來大戰論

每年一度的世界休戰紀念，現在又快要臨來了。參加這次大戰的國家，照例要在這紀念日（十一月十一日）中，舉行一次紀念典禮，一面表示追悼爲歐戰而犧牲的將士，一面卻也希望人類從此永享和平，不會再有這樣一回慘酷的戰事。可是這種紀念儘管年年舉行，而世界的和平卻不見得因此有些微的曙光，到近來卻越發見得歐洲大陸又在密布戰雲了。

日內瓦裁軍會議之不成功，固然顯見得列强之戰備猶方興而未艾；而國際聯盟第八屆大會波蘭代表所提出來的「禁止一切侵略戰爭之議案」遭人奚落，尤明白表示帝國主義的國家，方依然藉重於武力政策以遂其侵掠之陰謀。「裁軍問題」從前列强還把牠當作一個和平的幌子，現在假面具撕破了，這個和平幌子簡直也用不着了，大家只好公然宣言不能裁軍。便是戰敗的德國被協約國處分的要她裁軍的，現在也表示反對，謂先須得安全的保障才能裁兵了。

裁兵問題沒有結果，這固然可以看作未來和平的障礙；而實際上未來大戰的朕兆，倒還不在乎此而在乎歐戰主要國家——德英二國——備戰的形勢。不久以前，德國大總統與登堡（前任歐戰時聯合國統兵主將）在 Tannenbery 行歐戰死難兵士紀念坊開幕禮時，忽發驚人之演說，謂『德國兵士，上次出戰，心地光明，雙手潔淨，實爲防禦外來威嚇與保護祖國而戰。』同時他於演說之際，並否認德國對於歐戰負何等責任。這場演說一出，全歐爲之震動，而法國爲尤甚。蓋凡爾賽和約的根本觀念，便是「歐戰責任應由德人負之。」今德總統如否認此項責任，便不啻有意推翻已成的條約，這怎不令全歐震驚呢？所以不久法國司法總長巴爾都便有辯正的演說，謂『法國兵士才够得上說是爲祖國而戰，心明手潔；若德國則實爲戰爭禍首』云云。同時與登堡八十歲慶祝的那一天，羅加拿條約的國家沒有一個來慶賀他，這也可見協約國家對於這篇演詞重視的一斑了。德國何以想要推翻和約？這也不外巴黎國民雜誌所說，爲德國向外發展心理之表現。蓋德國自金融恢復原狀，工業整理就緒後，經濟狀況蒸蒸日上，實有向外發展的必要，否則生產過剩，不啻自殺。但政治狀況與軍事情形，不能與其經濟的發展求正比例：萊因河流域則有外兵戍屯，軍備又受極端的限制，海外殖民地又盡失掉，欲經濟的發展暢遂，就非把這些障礙排去不可；然想排除這些障礙，便非修改和約不可；而凡爾賽和約所以這樣苛待德國，原基於「德國應負歐戰責任」一個觀念，所以與登堡的演說，首先卽避開歐戰責任以爲攻擊和約的地步。這只要看德國外交總長斯德萊斯曼九月二十五日在巴黎晨報的宣言，要提議開仲裁會議來審查德國在

歐戰中所負道德上的責任，便已預先存着修改和議的決心了。並且德國將官如 Ludendorff 輩近來在各地演說，甚至公然攻擊凡爾賽和約和道斯協定，且宣言『在下次大戰爭中的口號，不僅是保護祖國，而是恢復一切被人偷的東西。』足見德國人戰爭思想之發達，和備戰形勢之一斑了。

說到英國備戰的形勢，尤甚於德國；其國內領袖人物，在此休戰紀念期中，尤公然作未來大戰之推測，以警告其國人。據路透社七日倫敦電稱：前英相路德喬治於是日在倫敦演說，謂戰勝國現有精兵逾一千萬人，其備戰之佈置，視一九一四年還要過到；而戰敗國之德匈奧保，共有普通兵二三十萬人。查德國未簽凡爾賽和約以前，協約國曾嚴重聲明，如戰敗國解除武裝，協約國亦必照辦；但這種莊嚴的諾言，現在迄未履行。歐洲土地如維爾拉與加里西亞皆被割據，而和約所載保護少數民族之條款也竟同具文。照路德喬治的觀察，謂歐洲如不在公斷與裁軍方面進行以超過羅加拿條約，則將來的戰事是必不可免的咧。

英德兩國都是上次大戰的中心國家，他們在此休戰紀念聲中，居然遙遙相對的發出第二次大戰的論調來了。可見在最近的將來，大家還是想要大大的厮殺一場的。只是未來世界大戰的燃燒點，究會起於甚麽地方呢？巴爾幹是戰神的老家，反俄聯合戰線是歐洲國家新定的戰事計劃。日美太平洋戰爭，是兩國軍事當局預備多年的步驟，滿洲問題是中日俄三國的糾紛焦點；地中海的霸權競爭是意法兩國勞心焦慮的把戲。這些已儘够發生未來的大戰了，更不必說到被壓迫民族之反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事我們簡直還未預備咧！（育幹）

南非聯邦國旗問題解決

南非聯邦的國旗問題，已經鬧得很久，大致是南非民族想自創一種國旗，而居留南非的英國人，卻始終想保存英國國旗，至少在新國旗中須表示出南非聯邦為不列顛大聯邦的一部分。因此兩方組成國旗研究委員會，擬就種種的方式，我們在本誌第十五號新語林中已經有過說明了。

但最近這個國旗問題由南非黨與國民黨雙方領袖的談判，已告解決。國旗案中所載懸掛英旗以表示南非為不列顛大聯邦一部分一節，略加修正。大致為（一）南非聯邦旗為英旗，以示南非在不列顛大聯邦之內。（二）英旗應與南非旗並懸於南非聯邦之各都城官署，及各口岸與在外官署。（三）南非稅督有權決定海上南非船隻懸旗之形式。至南非旗之式樣係照羅司博士所擬，用橙黃，白，藍三色橫條，白色條上橫載大英聯邦旗，與德蘭斯伐爾邦旗，而阿蘭奇自由邦旗則直豎於上述二旗之中間。是則白色條上成一十字形。（圖見次頁）

十月二十六日南非首相海索格在衆議院宣佈國旗問題解決情形。係用英語演說，說國旗可表示南非聯邦為獨立的海外自治殖民地之地位，又詳言懸掛英旗的規定，並稱百年來南非憲法實有衝突之點，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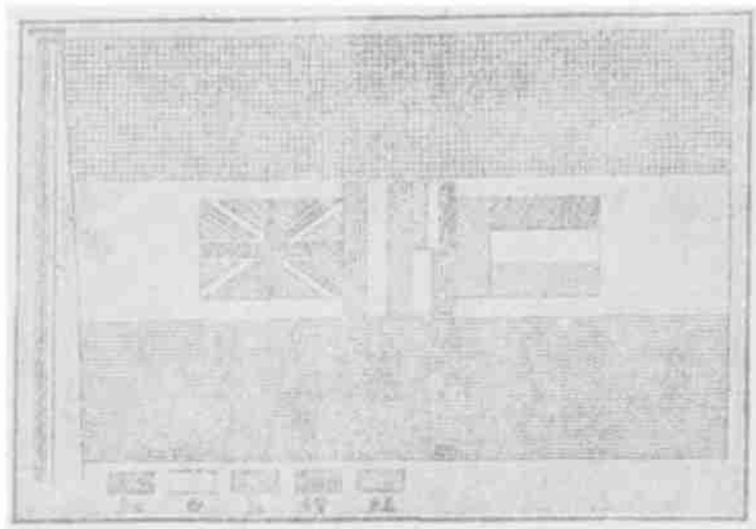
則此問題已有最後的解決了。海索格爲南非國民黨領袖，國民黨多屬荷蘭人種，而同時英人組織之南非黨領袖前總督斯末資將軍也說此次解決可爲永遠的榮譽的和平之穩健基礎。可見兩黨都很滿意於解決的辦法了。後議會全體一致將修正之國旗案通過二讀，實施日期約在下届南非聯邦紀念日。（幼雄）

德國加入委任統治委員會

德國既加入聯盟而獲得常任理事的一席，則其對於舊殖民地的委任統治自然也應有參與的權利。在本年第八屆國際聯盟開會以後，德國果然達到了加入委任統治委員會的目的。

當德國被邀加入聯盟的時候，本提有三個條件，卽：（一）給予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二）參加委任統治，（三）免除聯盟會章第十三條的義務。第一項與第三項早於羅加拿會議解決，德國如願以償，只有第二項委任統治問題至今日才得解決。

當一九二六年九月，德國正式加入國際聯盟時，外交大臣斯德萊斯曼由日內瓦歸途，告新聞記者說：『舊德國殖民地都歌頌德國的統治，此可以證明德國爲殖民國的適當，也是舊德國殖民地應移歸德國委任統治的有力理由』。德國國立銀行總裁夏哈德也說：『要解決人口與原料兩個問題，不得不獲得殖民地。』由此可見德國企望所喪失殖民地回復之殷了。





德國加入委任統治委員會，自然不是就把舊殖民地歸還德國的意味。不過委任統治區域在原則上是國際聯盟的公有物，德國既爲聯盟的一分子，又加入了委任統治委員會，則德國要求歸還舊殖民地一事，可以說至少有一部分已經達到目的。

舊德國殖民地本是舊協約國所視爲戰利品的。不知是因爲分配困難呢，或者是假仁假義，才把牠算作國際聯盟的公有物。這個規定，假如國際聯盟眞是限於舊協約國，那也不成問題。而今卻是舊敵國而又是此種殖民地的舊主人翁德國加入了聯盟，加入了統治委員會，而且德國似乎又非達到全個歸還的目的不止。那麼，將來協約國還是把辛苦奪來的戰利品，毫無報酬的歸還德國呢？或者始終把持不讓？那是很有興味的問題。（幼雄）



論江蘇之新省會

張其昀

一　江蘇省會遷設鎭江之建議

自國民政府繼述總理遺志定都南京以來，鍾山石頭之間，爲民國首都所在地；而江蘇之新省會當成爲一討論之問題。

京兆之制，起源甚古。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武帝太初元年（卽西元前一〇四年）更名京兆尹。』晉書百官志云：『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南朝置丹陽尹，隋唐皆曰京兆尹。沿及明淸，則有應天府尹順天府尹。蓋京師爲全國立法行政之中樞，亦聲明文物之所萃，浩穰盛大，必有以隆萬國之觀瞻。而都人士女，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撫御最難。故歷代皆以京兆重地，統以京尹，品秩體制，視外府特異云。民國初年，以北京爲中央政府所在地，稱爲京兆特別區域，置京兆尹一人。至直隸省會，舊設保定，近已移駐天津。自國民政府成立後，公布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其第一條云：『本市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在地之特別區域，定名爲南京特別市。』第二條云：『南京特別市直隸中央政府，不入省縣行政範圍。』第九條云：『本市設市長一人，由中央政府任命之。』南京市政府已告成立，所有職權均屬獨立性質，將來必能蔚爲模範，以作全國指導。而江蘇省政府必須於南京特別市以外之地另建省會，殆無容疑。

京兆之制，美國亦有之，所謂哥倫比亞區域(District of Columbia)，乃美國國都所在，直接歸聯邦政府管理。該區在波多麥河(Potomac)流域，面積六十九方哩。美國人以爲國都華盛頓，乃其國父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精神之所寄託，全國人民，心嚮往之，不容有所偏愛。哥倫比亞區域，當超出於四十八州之外，而爲四十八州之公共都會，故有「聯邦城」(Federal City)之稱。都中一切建築，務極壯麗，乃合全國之精神才力而成之。例如國會圖書館建築費達美金六百萬元，足以藏書五百萬冊。（現時館中藏書一百萬冊）此外崇樓傑閣，不下五十所，眞有千門萬戶之觀。華盛頓人口五十萬，自總統、國務員、上下兩院議員，以及其他政府中之公僕，約五萬人，信乎美國政治

外交之中心也。(註一)

南京為我國光榮之古都，明代盛時，『廣衢修巷，石甃如辯，江湖逼城，艅艎便利，市廛萬貨輻湊，空無遊塵。』『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談者指為樂土。』孫中山指定南京為中國之新首都，誠屬千秋大計。先生之言曰：『南京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夫改造南京，使成為一莊嚴燦爛照耀世界之大都會，凡我中華之人，皆有責任，初非江蘇一省之力所能舉辦。

江蘇省會亟須遷設，殆無疑義，惟於討論省會地點之先，尚有一連帶發生之大問題，即中國省制之改造問題是也。但就江蘇省言之，則在民國元年已有江南江北分省之議。沈同芳曰：

『江北公民多不願附合於江南，一再陳請政府，自立省分。……道路之不便，自最遠之碭山等縣，抵省垣，舟車必數易，一也。蘇人於議會操吳語，即徐海之人久於官場，能操官話者，且瞠目不辨，二也。江北連年荒歉，各種政策皆急於治標，其情可諒；而蘇屬均稱中稔，議案務規其大者，有格不相入之形，三也。於是江南所可者，江北或否，江北所可者，江南或否，徒傷感情而無裨事實，四也。(註二)

政府憚於改作，因循彌縫，定為省道縣三級之制。迨民國十二年五月，臨城劫車案發，中外震動，當時輿論，復倡河淮間別立新省，以為正本清源之計。吾國省區實有改造之必要，理由有二：其一吾國省區之大，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例如江蘇一省人口計三千三百萬，等於意大利全國人口，而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諸新興國之人口僅及其半。故海內賢達，多主縮小行政區域，以圖自治之發展。其二省區與天然區域多不適合，蓋省制起於元代，原為軍事區域，故山川天然之形勢，與夫民情風俗之同異，不暇顧及也。往往一省之內，因風土人情之殊，遂啓感情利害之爭，以致省政設施，動多窒礙。是故吾國政府應根據地理環境，觀察民情風俗之同異，將政治區域重行劃分。先之以專家會議，次之以住民公決；泯畛域之偏私，宏國家之遠模。此事成功，眞正之省自治，庶可實現。

政治區域之改造，在法國亦有此種運動。法國面積約二十一萬方哩，比江蘇面積大五倍有奇，惟法國人口僅四千二百萬，比江蘇省多九百萬人。法國現分為八十九府，法之府制亦因歷史沿革而然，於人民經濟狀況，支配多不適當，故缺乏濃厚之地方精神。已故巴黎大學教授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等，擬依據地理上之天然形勢（如氣象地質土壤植物之類）改絃更張，分法國為十大區域，每一區域皆有其地理上之個性，亦可稱之為經濟區域。各區域之首府即為該區域天然之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法國學者多信此種改革，可以增進政治上之效率。白蘭士之法國區域論（Regions francaises）發表於一九一〇年，以法國政治修明之邦，至今未見實行。從可見欲以科學方法「畫野分州」，可坐而言於學府，若起而行於政府，原非一蹴可幾者矣。(註三)

以大較言之，如欲變更江蘇省區，可以析為五區。徐州海州淮陰等處可合為一區，而以海州為淮海省之省會；揚州鎮江南通等處可合為一

區，而以鎮江為江海省之省會；無錫蘇州湖州（現屬浙江）等處，可合為一區，而以蘇州為太湖省之省會。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獨立成一區。上海為中國之經濟首都，亦當獨立成一區。淞滬全境人口合計不下二百萬，與黑龍江新疆西藏等處之人口，相差不遠，其重要可以概見。茲據民國十四年工部局調查上海公共租界內華人名籍，列表如左：（註四）

江蘇	308,096
浙江	229,059
廣東	51,365
安徽	25,500
直隸	15,803
湖北	14,804
山東	12,169
江西	10,506
湖南	7,049
河南	7,049
四川	6,694
福建	5,100
山西	5,002
廣西	3,746
陝西	3,547
雲南	3,538
貴州	2,422
甘肅	2,073
滿州	110
共計	810,279

由此觀之，上海者具體而微之中國也。說者謂淞滬一帶之甯波人在四十萬人以上，略等於甯波本地之都市人口，而非江蘇任何名城流寓滬上者所可及。今上海已定名為上海特別市，直隸屬於中央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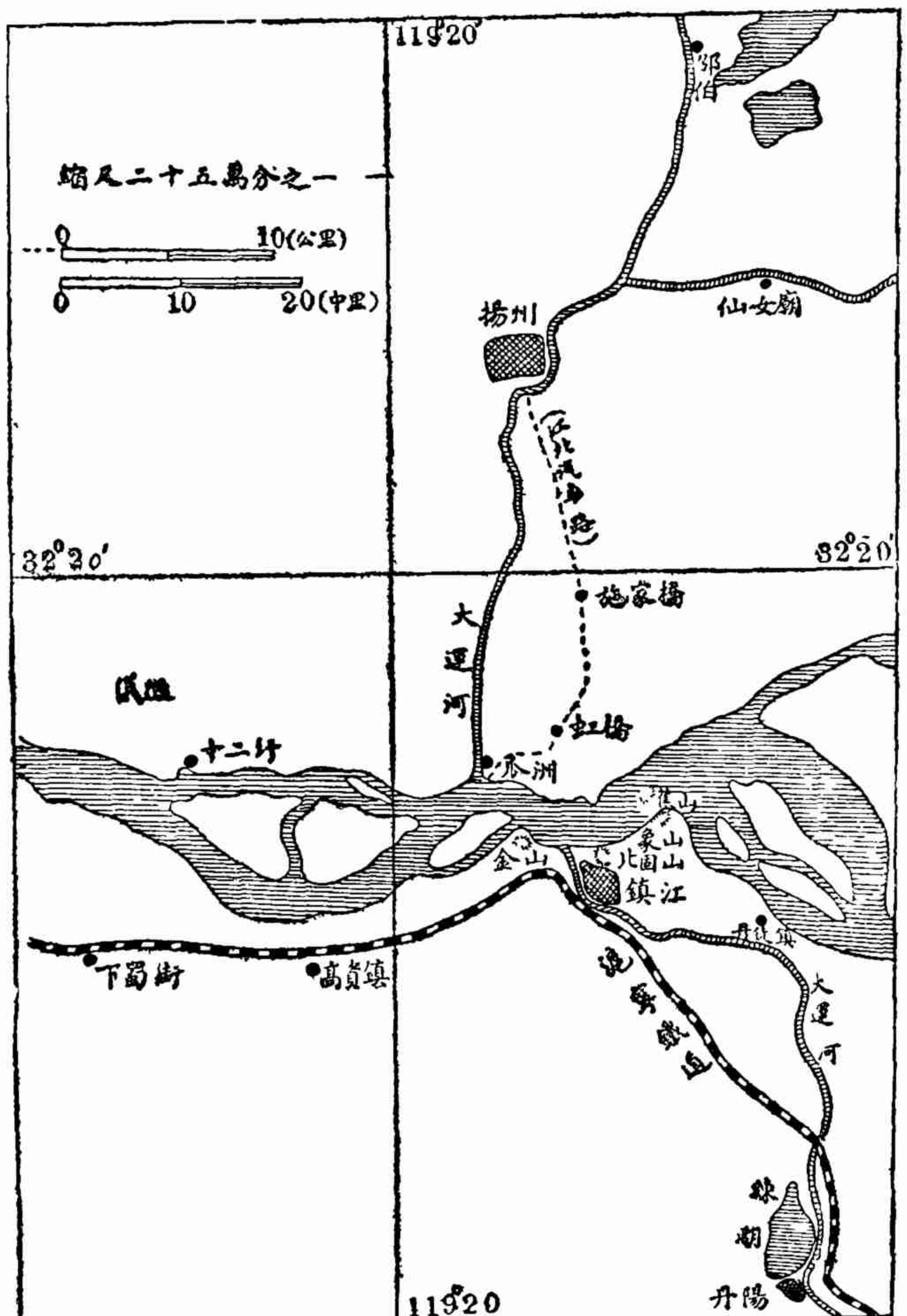
變更省區關係極重大，問題極複雜，欲期其有利而無弊，必需充分之籌備工夫，而先急之務，莫要於製圖。近世文明各國，均有國立測量局，地質調查所，氣象臺以及其他國有機關之報告與統計，大率由科學專家董理其事，纖悉委備，信而有徵，其有裨益於國計民生之研究者，誠非淺鮮。吾國近年亦設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與政府經濟討論處，雖歷史尚淺，而成績已著。地質調查所已製成五十萬分一之江蘇地質圖及說明書，出版以公於世。惟詳細之氣候圖、地形圖、人口密度圖、農業區域圖、工商業區域圖等，尚付缺如。是宜培養人材，積極進行，數年之後，必有可觀，則中央政府一切大方針，大計畫，均得有確切之根據。要之，省制改造問題，乃吾國千秋大計，「欲速則不達；」且此事須就全國通盤籌算，因地制宜，非各省所能單獨施行。深願吾國學者對於此問題加以相當之注意，各就所知，以謀貢獻，「有志者事竟成，」則中國之新區域，不難由理想而成為事實也。

本篇宗旨，專就江蘇之舊省界，而討論新省會之地點，蓋此係目前急待解決之大問題。聞江蘇省各公團已於六月間聯銜建議中央政府，請願國省分治，而將江蘇省政府遷設鎮江。提案原文甚為簡明扼要，茲全錄之，以為發端。

『首都所在，自中央各部署外，宜設京府以治市長所轄之地之外之各縣。其江蘇省會，則宜就接近京師舟車通達南北適中之地，另闢一都市。猶之昔日北京在直隸省，而直隸之省會，則設於天津或保定也。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同處於一區域，其行使職權，必多窒礙，小之有疊床架屋之嫌，大之有侵權掣肘之患。故昔時官制，京縣

屬於京兆，而他縣則隸屬於省長。京兆之範圍小，不妨近附於中樞；全省之事務多，則必別立一政府。是國省分治，亦今日創造之始，當先議及者。或謂中央政府昔在南方，廣東省會並未改建。不知中央之在廣州，與今日之在南京，性質迥殊，不可概論。一時權宜之計，豈所論於萬年經久之圖乎？

適於省會之地，以現勢論，無過於鎮江。密邇新都，一也；輪軌交通，二也；居南北之中，三也。昔時江蘇固有兩省會，金陵之外，首推蘇州。然昔時寧蘇分治，江南之省會不妨在蘇；今欲兼顧淮徐，則蘇州偏在東南，不足爲全省之中心。求全省之中心，舍鎮江莫屬矣。或慮鎮地改爲省會，不敷展布，然固有之將軍署、都統署、府署及公衙門所改之第九師範學校，（現制廢除師範歸併中學）儘可供省會各廳之用。若再拆毀城垣，展拓市場至北固山一帶，加以收回租界，增築江堤，開闢船塢，疏浚運河，其形勢之宏闊，殆不下於昔日江蘇之省會。以全國之財力，造南京之新都；以江蘇之財力，造鎮江之省會。此新國民之責任，亦新江蘇人之責任。有建設之新思想者，當不河漢斯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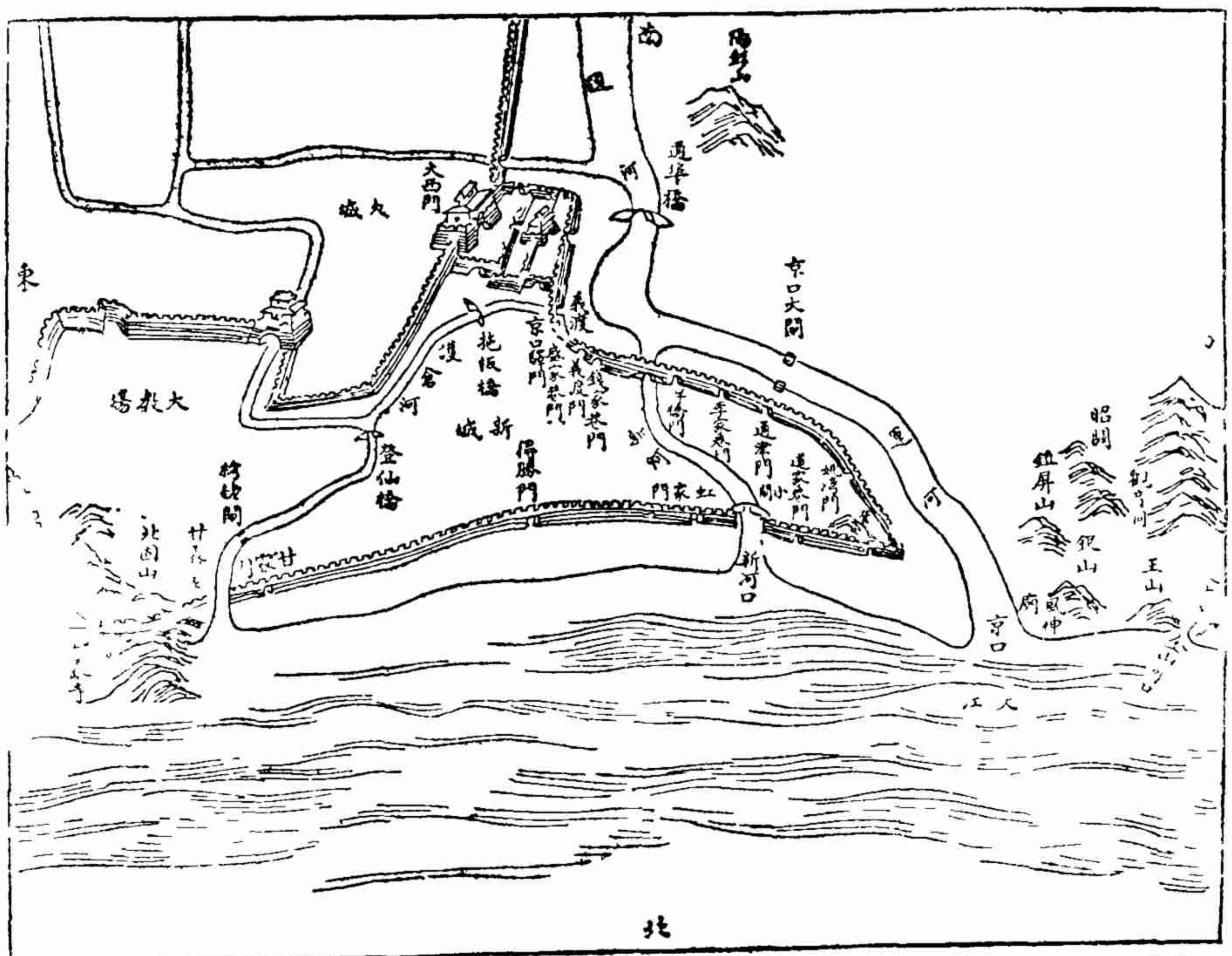


鎮江附近江河形勢圖

至於鎮江之適於省治，其理由尚有五：（一）先烈趙聲鄉里，早著革命精神，建省於此，可以洗滌官僚化。（二）接近國都，消息靈通，省委員之兼服務於國府者，便於往來。（三）控馭直魯，後方孔道，有二，浦口則直接國都，揚州則直接省會，形勢便利，愈易分工。（四）江北各地近罹兵災，撫綏救濟，見聞較近，且蘇人夙有南北之畛域，江北恆患偏枯，及今昭示兼顧，肇造新基，匪惟取便臨時，實亦規劃久遠。（五）古稱京口兵可用，蓋其民風勤樸，無囂張浮靡之習，迄

今猶然。江蘇文化固高然南部偏於儒柔北部偏於勁悍，握其中樞，調節文質建設省治亦不可不注意於此也。』（原文刊載六月二十二日申報）

以余觀之，鎮江實爲建設江蘇新省會之唯一地點。蓋鎮江溝通江河，管轄南北，自三國以來恆爲重鎮。國民政府之大任，即在完成總理生平奮鬥而不幸未竟之大業，今國都已定南京，國基日趨穩固，則孫中山之建國方略，要當次第實行。照中山先生之計畫，運河淮水急需疏導，以期得一深二十呎之水道，如是則鎮江與淮陰海州間，大汽船可以通行無阻，先生所擬自江蘇通杭州福州之鐵道，亦以鎮江爲起點，將來鎮江與江蘇各大都會，均可直接交通，交通者大都會成立之第一要素也。鎮江爲南京之外港，自六朝建都以迄鴉片之戰，鎮江失守，而南京遂岌岌不可終日。今建設省治於鎮江形勝之地深溝固壘以爲國都之保障實爲當



清代鎮江府城圖（据江蘇四府一州水利全圖）

務之急。中山先生對於鎮江一城，寓有極大之希望，其言曰：『鎮江位於揚子江與大運河會合之點，在汽機時代以前，鎮江爲南北水道交通之中心要地。若將運河故道加以疏浚改進，且開鑿新運河，必能恢復其昔日之光榮，且愈見其重要。蓋鎮江實爲溝通黃河與揚子江二大流域之門戶也。況運河之南端，與錢塘江相連，水道所經，乃中國最饒富之區域。所以鎮江一市在最近之將來，當成一偉大之商業中心，地勢使然也。』（註五）

二　大運河與鎮江之關係

鎮江一城，以大運河爲其生命。故研究大運河之歷史，則鎮江之時代精神，昭然可覩已。彰往察來，大運河之歷史可分爲五時期：吳王夫差以後爲一期，隋煬帝以後爲一期，元世祖以後爲一期，咸豐帝以後爲一期，孫中山以後爲一期，分述如左：

運河工程始於吳王夫差，吳將伐齊，開邗溝，通江淮，起今揚州，北接淮安，共長三百餘里，時在吳王夫差十年，卽西元前四八六年。吳之運河蓋利用天然水道。江北諸湖其成因與江南諸湖相仿，同爲濱海淺灘，受淤沙間阻而成之鹽湖也。古時沮洳藪澤，星羅棋布，然未有如今日之成爲巨浸者，當吳子鑿邗溝之時，亦僅因湖爲運，其時運道屈曲無堤，非若今之河身逕直，兩堤縱㠯也。(註六)

春秋戰國時之運河，其性質略如今之單用鐵道，於經濟上無大關係。太史公作貨殖傳，列舉秦漢間之大都會，凡有二十，多在黃河流域，其在大江下流者，惟楚之故都江陵與吳之故都吳（卽蘇州）而已。孫策孫權起事之處皆在吳，赤壁之役（漢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孫權自吳遷於京口（卽鎭江）而鎭之，破曹之後，始自京口徙治建業（卽南京。）孫權在京口築城，內外皆固以甎甓，號鐵甕城。史家謂其城憑山臨江，故有京口之名。（爾雅曰：邱絕高曰京。）東晉南渡，於此僑置徐兗二府，故又有北府之名。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山接金陵，湖連震澤，六朝時立國江東，皆以京口爲屏蔽，所謂『京口酒可飮，兵可用』者也。

隋代統一南北，大開邗溝，加濬深闊，又開通濟渠，（利用汴河水道，西通黃河，南達淮上，卽今徐州以上淤黃河槽，）與江南運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於是東南起杭州，西北至長安，皆可以舟航直達，此隋唐所以能統一中國之大原因也。江南運河開於隋煬帝大業六年，（西元六一〇年）隋於京口置潤州。隋書地理志曰：『京口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古代北方糧食，大致可以自給，蓋秦漢建都長安，盛修水利，鄭白二渠溉田至四五萬頃，卽武帝開拓邊疆，軍需浩繁，亦不聞其借粟於東南也。自西晉以後，北方因亂離而凋落，唐永徽中，（六五〇至六五五年）兩渠所溉，唯萬頃餘，洎大曆初，（七六六）又減至六千頃，則關中水利，至唐而益微矣。至江浙之間，自東晉渡江以後，日趨發達，晉元帝謂諸葛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其殷實概可知矣。故自隋唐統一，而中國經濟已有南北倒置之象。有唐一代財賦，悉仰給於東南，南米漕運，年約二百萬石。韓愈謂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決非架空之談。唐時漕運最重，京口當江淮之粟所會，實漕運咽喉之所。唐元和中，（八〇六至八二〇）以鎭海軍節度使治潤州，統潤蘇常湖杭睦（今嚴州）六州，亦稱浙西節度使，以別於浙東諸州，後之言兩浙者皆以是爲據。是鎭江在唐時不但爲一經濟中心，又爲重要之政治中心也。唐時鎭江對岸之揚州尤爲繁華，現時鎭江瓜洲間大江之闊，僅及三里，唐時大江闊四十里，而瓜洲爲江中之一島，海潮直達揚州城內，當時揚州爲對外貿易之要港，外國商船麕集其間。唐張佑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時人稱『揚一益二，』蓋揚州實爲唐代第一都會。（益州指成都）(註七)　至近世江流變遷，瓜洲與北岸相連，揚州距江幾四十里，故對外商港特設於鎭江焉。宋開寶八年，（九七五）改鎭海軍爲鎭江，鎭江之名始此。北宋南米漕運，年達六百萬石，除淮南一百三

十萬石，其餘皆經鎮江。宋室南渡，常駐重軍於此，與金陵揚州相連衡。靖康以後，南北分立，河淮之間墟爲戰場，故無取於交通也。元都北京，以北方控制東南，聚南方之金帛粟米以供給上都之用，而漕運乃爲國之大事。今時運河水道實爲元代遺制。元代曾通河，（自徐州經濟寧至臨清）成於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蓋隋唐北宋以長安洛陽開封爲京師，故開濬江蘇河南之運河，元明清三朝都於北京，故開濬山東直隸之運河，國都遷徙，運河亦隨之而遷徙，論者徒謂隋煬帝開掘運河，蓋未詳其始末也。馬哥孛羅遊記爲中西交通史上極重要之著作，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三）馬哥孛羅曾任爲揚州軍民長官，遊記有曰：『運河由人工開通，但亦利用天然之河川湖泊。大船可航行自如，直達北京。兩岸皆有陸路，即以開河所出之泥土堆積而成。』『瓜洲爲漕米聚合之所，漕米由此運至北京。』『瓜洲對岸有小島，島有佛寺，此佛寺統轄他寺，殆猶大主教之轄基督教徒。』『沒江至鎮江，居民用紙幣，業工商，其他產絲，紡業甚盛，有富商大賈，凡養生遊嬉之具無不備。此城有奈司托利派景教堂（Nestorian Christians）二所，蓋西曆一二七八年大可汗命貴族馬兒撒吉思（Mar Sarghis）守此土，馬爲景教徒，故建此禮拜堂。』（註八）鎮江在元代爲交通要道，固極繁盛，據至順鎮江志（至順元文宗年號，一三三〇至一三三三）所載鎮江僑寓人數共一萬八千餘人，其中漢人僑寓者一萬一千餘人，此外若蒙古、畏吾兒、回回、也里可溫、河西、契丹、女眞，合計七千餘人。（註九）所謂也里可溫者，（二百十五人）即西洋基督教徒也。（註十）元明清三朝，每年漕運糧額平均四百萬石，漕運之渠，即通商之路，而鎮江據南北通衢，江浙閩海物貨，悉由此以達京師，使命客旅，送往迎來，冠蓋相望，必由之地也。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國大使馬加特尼（Marcartney）起程回國，十月七日離京，十二日離津，十一月二日渡河，五日渡江至鎮江，九日抵杭州。（註十一）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在中國水利史上起一大變化。咸豐以前，黃河自河南開封東南流而趨江蘇徐州，至宿遷奪運河之道，至淮陰奪淮水之道東流而入黃海，南距揚子江口僅二百六十里耳。即今所謂淤黃河是也。咸豐元年，河決開封以東，由銅瓦廂東北折，奪大清河（即古濟水）之道，至山東利津注於渤海，乃爲今河。淮水昔者獨流入海，自黃河南徙，奪淮而淮病，自黃河復北徙，舍淮而淮之故道塞，下流壅滯，漫無歸束，故導淮爲近數十年來之一大事。江北運河以淮水爲源，淮既氾濫爲災，運亦大受其弊。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以後，中國沿海各省，已有輪船往來。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二）招商局成立，海運日益重要，而運河之地位一失。昔者國家保護，無微不至，爲之重湖複堰，以備其涸，層閘聯礎，以洩其溢，使渠水盈虛得所，然後舟楫畢通。近年運河久不治理，枯旱之際，時虞涸竭，每當伏汛，一瀉無餘，實害多而利少。以上所述，皆近代鎮江商港之地理背景，瞭解背景，則於鎮江商業所以不振，及今後如何補救改良之道，思過半矣。鎮江係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允開長江

三口之一，旋於丹徒縣治西門外設關徵稅，其地濱臨大江，商務亦覺繁盛。惟自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以後，鎮江商務日趨衰落，其大原因有一，其一卽由運河之日就淤塞，以故本省及安徽北部河南山東之貨物，向經運河而至本埠者，今以有京漢津浦膠濟各鐵道之便利，於轉輸，漸由漢口浦口青島等埠轉輸他埠矣。其二由於大江南岸日就淤漲，輪船往來停泊，諸多不便。如金山本為江中一島，光緒初年沙洲增長，今巳連於南岸。苟非講求水利，將來本口之江濱，有全被封閉之一日。（註十二）

聞最近英人交出鎮江租界之原因，卽由英租界之地位，已有難於挽救之勢，因江邊淤淺，輪船不能駛近離埠二哩以內，鎮江商務，年來毫無起色之故。考鎮江進出口貿易之總額，在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為三千二百餘萬兩，至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降至二千八百萬兩，是鎮江貿易確有凋敝之象。出口貨大宗為豆餅、豆子、麥子、麵粉、鮮蛋、白生絲、綢緞、花生、芝麻、花生油、芝麻油、瓜子等物，除絲綢外，皆單純之農產品也。

孫中山改造鎮江之計畫，卽從疏濬運河入手，其言曰：『千百年來為中國南北交通樞紐之大運河，應自首至尾，全體整理，使北方長江間之內地航運得以復通。此河之改築整理，實為大利所在，蓋由天津至杭州，運河所經皆富庶之區也。』與治淮休戚相關者則為導淮，張謇在清季已倡導淮之說，且主分入江海，以洪澤湖來源最大水量百分之五十，由裏運河（卽淮陰至揚州一段運河）入江，其餘水量百分之二十四，開濬幹河一道，至海州灣入海，又百分之二十留存洪澤，以補平時灌溉之不足。（註十三）中山先生以為淮河此兩枝，至少須得二十英尺深之水道。如是則在冬令商務最盛之時期，船隻不至於停駛矣。中山先生於整治揚子江之計畫中，又提議開鑿瓜洲，其言曰：

『瓜洲開鑿一事，所以令鎮江前面及上下游三處急曲線改為一處，使河流較直也。此處沿江北岸，約二英里半陸地，正對鎮江，必須鑿開，令成新水道，闊一英里有餘。其舊道在鎮江前面及上下游者，則須填塞之。所填之地，卽成為鎮江城外沿江市街。估其價值，優足以償購取瓜洲陸地及開鑿工程之費。故此一部分，至少認為不虧本之提案。』（註十三）

如是則鎮江商埠被淤沙封閉之恐慌，卽可不成問題。天定足以勝人，人定亦足以勝天，其此之謂歟

三　鎮江文化史摭談

文化指一切學問、態度、精神、作用等而言。本篇非研究鎮江文化史之專著，不克詳加分析，惟就武士精神、學者精神、藝術精神三端，述其梗概。

（甲）武士精神　唐杜佑曰：『京口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建業之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孫吳以來，東南有事，必以京口為襟要，京口之防或疎，建業之危立至。至六朝時，以京口為臺城門戶，鎖鑰不可不重也。』魏曹丕出廣陵，臨大江，歎為天限南北，晉祖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皆此

處也。唐之中葉，以鎮海爲重鎮，浙西安危，係於潤州。宋南渡後，常駐重軍於此。建炎四年（一一三〇）韓世忠屯焦山以邀兀朮渡江北歸之道，時兀朮衆數萬，世忠戰士八千，約日會戰，世忠募海船百餘艘，進泊金山下，大破金軍。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鴉片之戰，英人於六月十六日陷吳淞，十九日陷上海，英艦共七十艘，溯江而上，泊於瓜洲，以砲擊鎮江，時鎮江守兵僅三千人，七月二十一日城破，英人留軍守之，而以大隊攻南京。八月九日，英軍在南京郊外上陸，十四日下攻擊令，清兵求和，八月二十九日遂訂南京條約。英人稱鎮江城高三十呎，厚五呎，周圍四哩，甚爲完固。鎮江之破也，英人欣欣然有得色，蓋以爲鎮江者，乃南方諸省之關鍵，捍衛南都之鎖鑰，鎮江離南京水陸僅四十哩，鎮江一下，而南京有唇亡齒寒之憂。(註十四)

鎮江以江山名天下，自古詩人，詠歌不休，茲錄薩都剌京口夜坐一首，而鎮江在軍事地理上之價值，亦從可見焉：

『鐵甕城頭刻漏遲，涼霜如雪打旗飛；
雁聲墮地夢回枕，月色滿城人擣衣；
塞北將軍猶苦戰，江南遊子苦思歸；
呼鷹腰箭從圍獵，百宿秋深馬正肥。』

鎮江之環境如斯，故其民族精神，不期然而偏於勁悍，即其學士大夫亦有豪勁之風。六朝之時，北府之兵，號爲天下精兵。祖逖自京口糾合驍健，擊楫渡江，威行河朔。隋書地理志曰：『京口人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南唐時，京口仍有端午競渡之俗，國家籍其姓名，齒蒐以爲兵，號凌波軍。北宋時，士大夫有『生在洛陽，死葬朱方』之語。（朱方即鎮江，其名甚古，丹徒之名起於秦，朱方起於春秋時。）紹興將兵，屯大軍於江上，先是公卿甲第，與夫名勝之地，多爲營寨所占，穿鑿殆徧。厥後江上諸帥，多生於此，亦江山之秀，不在此而在彼也。(註十五)而其最能表現武士精神者，則爲陸秀夫。陸秀夫字君實，京口人，登寶祐四年（一二五六）文天祥榜進士第，時年十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即丞相）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奉宋主昺遷南海之厓山，（即厓門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中，延袤八十餘里。）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又多出其手。十六年二月癸未，蒙古兵由海道進攻，是日昏霧四塞，宋師戰敗，秀夫朝服抱宋主蹈海而死，後宮及文武官妻子從死者以千數。『旱旂空葬淵中月，粉黛俱從浦上消；千古厓山同峻節，君臣至死不含拗。』此日人安積艮齋之詩也。歷史事實，有一時之失敗，而有千秋之成功者，厓山之役，足以當之矣。(註十六)

陸秀夫之後，足與爭光者，則有趙聲。趙聲字伯先，丹徒人，以諸生入陸軍學堂畢業。聲爲人富膽智，氣宇軒昂，故黃興常交相引重，又老謀深算，在黨人中最爲傑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趙聲實爲主謀，死事者共八十八人，葬黃花崗者七十二人。聲亦以死報國。黃花崗之役，殉難者皆英年秀士，激於義勇，以血肉之軀，與礮火相搏，明知必死，冀以醒悟

世人革命冀之氣勢遂昭著於世界。是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而革命之功，於以告成。孫中山謂廣州之役足以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之役並壽。而趙聲之名亦當與中國革命史以俱永矣。(註十七)

(乙)學者精神　鎭江人物本盛，蓋自東晉南渡，中原士大夫多僑寓於此，唐宋統一以來，適當南北冠蓋之會，是以上下千數百年，名公鉅卿，鴻儒碩彥項背相望。其有創造之精神，獨立之貢獻者，在南朝則如祖冲之之數學，在北宋則如沈括之地理學。祖沈二君之學術，已經近人表章，毋庸贅述。(註十八)沈括所居之夢溪，卽在京口，京口有山川之勝，合於沈君之所夢想，故云。沈括於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卜居丹徒，後子孫家於京口。(註十九)北宋末年有轟動一時之學潮，史家稱爲有史以來第一盛事之學潮，其領袖爲太學生陳東，陳君亦鎭江府屬丹陽人也。(註二十)　最近鎭江之學者，以馬建忠最著。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始知有文法學。馬氏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後成此書，蓋不誣也。

(丙)藝術精神　都市之藝術文化，亦爲民族精神之所表現。西洋文明各國，莫不耗擲鉅貲，提倡都市之美育，發揚民族之精神。近年以來，德國學者對於風景史一門，作專精之研究，開一代之風氣。風景史屬於歷史地理學之系統，凡天然之山川林壑，與夫歷史上之建築物，皆爲其研究之對象。西洋古代一切藝術政治道德，均受宗教勢力之影響，故以教堂建築爲都市之中心；吾國亦有『天下名山佛占多』之語。鎭江据江山形勝，高僧寂士愛其幽邃，卓錫建宇，茲郡爲多，『幽賞麗觀，不出城市，』金焦甘露，皆古刹也。

金山本在鎭江西北七里大江中，光緒初年右岸漲爲洲，乃可徒步而上。西人稱金山在馬哥孛羅時代近江之北岸，在鴉片戰爭時代，金山之距南岸僅及距北岸之半，風濤環遶，勢欲飛動，今則與南岸相連，滬寧鐵路之鎭江車站，當時爲英國艦隊停泊之處，不勝滄桑之感。金山之名甚古，梁天監四年(五〇五年)於金山修水陸會，卽此。馬哥孛羅謂金山佛寺，有僧徒二百人，偶像無數，此佛寺統轄各寺，殆猶大主教之轄基督教徒。清代康乾二帝屢次南巡，驛吏藻繪山川，崇飾臺館，金山尤爲盛麗。康熙帝敕賜額曰江天禪寺，乾隆帝於寺建文宗閣以藏四庫全書。金山高約三百尺，沿岩周圍千五百尺，隨山構屋，金碧交輝，與江光相激射，其頂則金鰲妙高諸峯在焉，浮圖冠其上，屹立梯霄，洪濤四繞，所謂攬數州之秀於俯仰之間者也。康熙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卽一六八九年)上舟至金山，懸燈數百盞，照江如白日。(註二十一)乾隆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卽一七八〇年)文宗閣已成，故乾隆帝詩有『香楠爲架列函盛』『嘉惠南國崇文地』之句。金山江天寺，稱爲長江第一名勝，咸豐三年(一八五三)燬於太平天國之亂，十餘年未能修復。其後兩淮鹽商，醵貲三萬兩，重興土木，一切形制，悉循故址，經始於同治八年五月，落成於十年六月，凡二十六閱月。

焦山在鎭江東北九里江中，隔江與象山相對，相去不過里許，去金山下流十五里，山亦大於金，周圍三里。漢末有焦先者隱居山中，因此得名。

焦山虛敞臨江，迥出塵表，巖洞參差，奇勝不一，梵宇比連，花木尤美，江寒逼人，不知有夏，最爲休暑勝處。定慧寺爲山之主寺，澄寂之趣，尤足引人。焦山砥柱中流，極目千里，帆檣片片，蔽江上下，煙景蒼蒼，極瑰偉之觀。余嘗遊焦山，稱之爲江上之普陀，蓋焦山之風景，頗得普陀山之具體而微。北固山在城北一里，三面臨江，石壁高數十丈，如臥虎之盤踞江上，勢最險固，故稱北固。自晉以來，郡治皆據其上。山上之甘露寺，相傳漢昭烈就婚東吳，嘗寓此，今已燬。金焦北固，世稱京口三山，北固山絕頂，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元陳天麟多景樓記略云：『登者以爲得江山之勝，蓋東瞰海門（即松寥山，）西望浮玉（即金山，）江流縈帶，海潮騰迅。而維揚（即揚州）城堞浮圖，陳於几席之外，斷山零落，出沒於煙雲杳靄之間。……京口氣象雄偉，甲於東南，北固瀕江而山聳峙斗絕，在京口爲最勝處。』（註二十二）將來江蘇省政府若築治所於其上，足以遊目騁懷，誠絕景也。

四　新鎮江之開闢

七月四日申報通信有云：『江蘇省政府遷地問題，自提交中央政治會議後，吳委員稚暉以提案人主張遷至鎮江，然何不遷至無錫。葉委員楚傖則以蘇州亦爲省會，今既言遷，自以遷蘇爲宜。其他主張揚州徐州者，各有理由。討論結果，多數意見，謂不必限於已有城市區域，宜擇荒僻地方建設新省會，以爲各省之模範。地點雖在窮鄉僻壤，不難因省會成立，以發展交通而開文化，惟需建築費三百萬元，值此軍政時期，不易籌此巨款。省政府遷地案遂保留再議。』惜報上未曾將吳葉二委員反對省會遷設鎮江之理由，公布於世，吾人苦無從商榷。惟吾人有一重要之標準，即鎮江爲一良港，而其他各地皆否。現代之大都會，殆無不集中於海岸線上，據美國亭丁敦（Huntington）君統計，現在世界最大城市約四十餘，大洋汽船直接可達者三十有二。美國現有人口三十五萬以上之城市二十處，無一不有水運之利。易言之，無水運之利者，即無一等港之資格。（註二十三）蘇州無錫揚州三城皆沿運河，而鎮江當運河與揚子江之會口，揚州在唐時雖在江濱，現時距江尚四十里。（且鎮江介居中國政治首都與經濟首都之間，較之揚州接應近便。）揚子江天下第一大江也，馬哥孛羅曰：『長江實不得謂之江，謂之大海可也。』今大洋汽船自上海至漢口二千里間，暢行無阻，故鎮江具有海港之資格，此種水利地學上優越之條件，爲其他諸城萬不能及。至於鎮江在交通地理上與軍事地理上之優勢，已詳第一節，茲不贅述。

孫中山之建國方略，處處表現其開天闢地之精神。其於南京，主張犧牲下關全市，而築新商港於米子洲與南京外郭之間。其於鎮江，主張開鑿瓜洲，而以鎮江前面方六英里新填之地加入鎮江。孫中山之政策，常以地理環境爲其根據。先生之精神，乃在適應環境，改造環境，而不必爲環境所限制。地理環境可以人力加以變化，然不能棄而不顧。孫中山開闢新鎮江之計劃，與吳委員等於窮鄉僻壤開闢新省會之計劃，其精神

原屬一致。吾人以爲兩案可以合併辦理，以完成中山先生之遺志蓋此二種計劃，均非偉大之資本不辦，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也。茲將中山先生之具體計劃錄之如左：

『依吾整治長江計畫，則在鎭江前面，吾人既以大幅餘地在六方英里以上者，加入鎭江。此項大江南面新塡之餘地，當利用以爲吾人新鎭江之都市計畫，而江北沿岸之地，亦當由社家收用，以再建一都市。蓋以黃河流域全部，欲以水路與揚子江交通，惟恃此一港口，故江北一市，當然超越江南之市也。此江北市與揚州之間，須建船塢，以便內地船舶；又當加以最新設備，以便內地船舶與大洋汽船之間，盤運貨物之用。此港既用爲東海岸食鹽收集之中心，同時又爲其分銷之中心，若有此種新式方法，運輸之費，卽可減省許多。江之兩岸，須以石或水泥築成堤岸，又須築應潮高下之火車渡頭，以便聯絡南北兩岸鐵路客車貨車之往來。至於商業發達之後，更須築橋樑於江上，且鑿隧道於江下，以使兩岸貨物來往。街道務令寬闊，以適合現代之要求。其臨江街道及其附近，應豫定爲工商業之用。此區之後，而卽爲住宅，各種新式公共建築物，均應具備。至於此市鎭詳細之計畫，吾則讓之專門家。』（註二十四）

吾人深望江蘇省政府就發理所指定六方英里之新地，利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最新之發明，參考鎭江歷史上之特點，建設莊嚴燦爛之新省會，爲江蘇三千萬人未來文化之發祥地，國利民福，何以加茲！

（註一）詳見萬國新圖誌(Countries of the world, edited by J. A Hammerton.) 第六册頁四二四五至四二五六。（一九二五年倫敦出版）

（註二）見沈同芳江蘇省分合問題一文。（載於地學雜誌民國元年第三四號）

（註三）見法國白菱漢著人生地理學 (Jean Bruhnes: Human Gegrphy.) 美國鮑曼譯本，頁五一四至五一五。（一九二〇年紐約出版）參觀鮑曼新世界中譯本頁七八。（民國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四）見民國十四年上海工部局報告書(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of the year 1925.)

（註五）見孫中山建國方略頁四五至四六。（據英文原稿略有增益）

（註六）見劉季辰趙汝鈞合著江蘇地質志頁五四。（民國十三年北京地質調查所出版）

（註七）參觀梁任公中國之都市一文。（載於史學與地學第一二期）

（註八）見馬哥孛羅遊記(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ir Henry yule.) 第二册，頁一七五至一七七。（一九二一年倫敦版本）

（註九）見至順鎭江志卷三戶口條。（至順鎭江志不著撰人姓名，據柳氏與[illegible]考定，爲俞希魯所著，至順四年（一三三三）刊行。希魯字用中，元代京口四傑之一，所修志書，最有法度。）

（註十）參觀陳垣元也里可溫教考。（東方文庫之一）

（註十一）見英人橋氏中國通商圖 (James Prange: Charter Collestions) 頁五五。（一九二四年倫敦出版）

(註十二)見黃序鵷著海關通志，上冊，頁一一二至一一八。(民國六年北京出版)

(註十三)見張謇江淮施工計畫書。(民國八年出版)又建國方略頁三八。

(註十四)見中國通商圖頁九〇，又一〇七。

(註十五)見至順鎮江志卷二十，死節朱方條。

(註十六)參觀明呂淳纂修厓山志一書。(民國元年廣州新刊本)

(註十七)參觀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民國十五年民智書局出版)

(註十八)詳見竺可楨北宋沈括對於地學之貢獻與記述一文。(載於科學雜誌第十一卷第六期)

(註十九)見沈括夢溪自誌一文。(載於光緒丹徒誌卷三十四，光緒五年重修)

(註二十)參觀柳詒徵學潮徵故一文。(載於學衡雜誌第四十二期)

(註二十一)見張英南巡扈從紀略。(昭代叢書檀編卷第七)

(註二十二)多景樓記載於至順鎮江志卷九。

(註二十三)據亨丁敦人生地理學原理一書。(E. Huntington: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1922.)

(註二十四)見建國方略頁四六。

民國十六年，七月，草於上海。



點老美孚牌蠟燭

老美孚牌蠟燭質料堅淨白潤冬夏不變燃之經久光明與衆不同



SOCONY
TRADE MARK
美孚行
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

每包六支分九兩十二兩二種

東方又(620)銅



薩苛范士底案的經過

味荔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分，在美國馬薩邱塞省（Massachusetts）却爾斯頓（Charlestown）之監獄裏兩個意大利工人，尼古拉薩苛（Nicolas Sacco）和他的朋友拜巳羅米亞范士底（Bartolomeo Vanzetti）公然被人家謀害了。我說「謀害」，因爲他們沒有犯罪，被馬省政府用極高熱度的電流活活地燒死了！紐約圖書晚報記者格林君（Jack Grey）以唯一的新聞記者資格，到場見證；他曾作了一篇很動人的記載，下面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幾段：

『我已經看過二十個人在電椅上死了。我一向相信自己對於一切恐怖不易感動，但是當我進却爾斯頓「屠宰場」時，我覺得有一種寒冷的恐怖，把我全身圍住，幷且把我喉頭塞住，使我快要悶死了。我想找個座位坐下，但是這房裏一張椅子也沒有。我老想着薩苛和范士底：

……

『看守長到牢裏提薩苛去了。剛過了十秒鐘工夫，他帶着他的囚犯回到這個「殺人房」裏來了。五個雄糾糾的看守丁，把這個瘦小的羸弱的薩苛執住，把他摔在電椅上……當看守丁把他綁在椅上的時候，他的神經受了極強的刺激，他兩次打着意大利話高喊「無政府主義萬歲；」一會兒他就鎮定了，他很清楚地說：

『「再會！我的妻，我的兒女們，咱們再會罷！我的朋友們，諸位先生們，也再會罷！再會！我的母親！」

『薩苛說完了這幾句話，劊子手伊利悅（Elliott）很快地，很凶地把電極放在他頭上；他自己跑到裝電表的地方，一手把電鈕撚住，兩隻眼睛瞧着獄長。獄長的號令下來了。他把電鈕一轉……囚犯的兩手在椅邊顫抖着，立刻縐起來了。在他的細長的雪白的手上，一根一根的血管都膨脹起來——膨脹得那麼利害，我怕他快要脹裂了，把我們濺了一身污血……他的頸項，慢慢地粗大起來，變成鮮紅色……電流通過全身，遍體的肌肉，起了很利害的痙攣……唾沫像瀑布似的從他嘴裏

淌出來，汗沿着他的身體流下來了……

『十二點十九分，薩苛被他們活活地燒死了！現在要輪到范士底了。

『最後范士底進來了，他昂着頭。我敢發誓，我無論如何不相信他會殺人的。從他臉上看起來，他好像說：「我替你們大家受苦，你們卻瞧着我，在那裏預備把我弄死。」……看他的樣子，就是一個蒼蠅也不敢傷的。說他犯了殺人的罪，我是絕對不相信的。

『他含着微笑進來坐在電椅上……他要求人家允許他再說幾句話……他說：

『「我老實告訴你們——再告訴你們一次——我是沒有罪的。我不但不曾犯這個殺人的罪，一切的罪，都不曾犯。」

『停頓了一秒鐘，他很感動地接着說下去：

『「諸位先生們，你們對我一切虐待，我都原諒。我是一個無辜者；我從來不曾殺過人，再會！諸位先生們。」

『當他告訴他們他的最後的話已經說完了，這一班伺候殺他的人，便一齊動手。伊利悅走向前去把電極放好。范士底的神經忽然起了一種劇烈的變化。我看他兩手垂下，沿着電椅的靠手上，顫動非常利害……頃刻間電鈕一轉，一切可怕的死的現象又開始了。他的頸項慢慢地變成血一般紅，喉間的血管也縐縮起來了……同時，口沫從他嘴裏湧出來了……』

十二點二十六分，范士底又被他們燒死了！

這是多麼殘忍而且野蠻呵！在自號最文明的共和國裏，竟演出這樣驚人的慘劇！不近人情的泰猶（Thayer）和富婁（Fuller）喲！你們不顧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一致的反對，你們拿武力壓迫數千萬工人為他們受難的同胞示威，請願，罷工，遊行；你們甚至一點也不動情，一點也不可憐這兩個無辜的人過了七年牢獄的生活，受盡了極慘酷的精神的苦刑。你們畢竟把他們冤枉殺了！

這一段傷心的歷史，我現在把牠寫在下面：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三時，在美國馬薩邱塞省南勃蘭屈利市（South Braintree）地方一條大街上，有兩個行路的人打那裏經過，他們是 Slater and Morrill 製鞋工廠的司帳員巴門透（Parmenter）和他的護伴裒拉台利（Beiardelli）他們手裏提着兩隻小保險箱，裏面是他們工廠中工人一星期的工資，計美金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元。正行走間，猛地裏來了兩個強人，對着他們連放手鎗，他們猝不及防，立時殞命。這時候來了一輛汽車，強盜把箱子搬在車上，風馳電掣地逃走了。三天之後，有人在附近樹林中看見一輛空汽車去在那裏，細石地上痕跡，知道他們換了一輛小汽車從別條路去了。

這樁破天荒的劫案，很引起社會上一般人注意。報紙除特別詳細登載這段新聞，並且加點批評。這還了得！靑天白日，在一條熱鬧的大街上，強盜竟敢出來打劫！長此以往，人民生命財產一定非常危險。自然，一班

富商巨賈，實業大王，銀行界要人，聽了這番話，個個嚇得面無人色。他們於是歸罪於警察當局，說他們不應該這樣疏忽。但是，警察辦得不好，政府實司其咎，於是他們在議會裏向政府提出質問。那時候馬省省長，恰是現任美國總統柯列芝他向議會建議，出二萬五千元賞格，緝拿凶首，議會卽刻通過了。Slater 工廠也出一賞格。此外，別的公司，商店，以及有錢的人，也都湊錢幫忙。警察偵探一班一班地到各處去打聽，但是幾個月過去了，消息仍是杳然。

* * * * *

距此幾月前——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不列巨瓦脫（Bridgewater）地方（也在馬省以內），也出了一樁相似的刧案。另一家製鞋工廠的司帳員，帶着一萬八千元美金，從銀行裏坐車回來。走到半路上，忽然來了一輛汽車，把他攔住；一夥強盜從車上跳下，向他開鎗。幸而他早有準備，他還擊幾鎗，便把他們嚇走了。

這個不列巨瓦脫地方的警長，喚做史梯華脫（Stewart），是歇洛克福爾摩斯一流的人物。當南勃蘭屈利城刧案的消息傳到他耳朵裏，他不覺叫聲奇怪：

『這兩件刧案，完全是一樣的：那裏也是一夥強人從汽車上跳下來；也是製鞋工廠的司帳員被刧；也是開鎗殺人……』

於是他就到各處打聽。這位大偵探果然神通廣大，不久他就打聽得一點消息出來了。這兩處強盜，都是深褐色的頭髮，并且都很像意大利人；在不列巨瓦脫行刧的時候，因爲子彈用完了，他們會向可契斯脫（Cochesett）方面退卻。

好了！「意大利人！」「深褐色的頭髮！」「汽車！」「可契斯脫！」……這就很够了。現在他只要到可契斯脫附近地方找幾個意大利人——他們的頭髮是深褐色，他們自己有一輛汽車——就得了。

『他媽的！我認識一個意大利人；這就是巴達（Boda）那小子，咱們到他家裏去罷！』

巴達確有一輛汽車，他的汽車正在車行修理。哈哈！這更對了。他們鬧了那場大禍，自然鬧足馬力逃命，不用說把汽車弄壞了。

『喂！掌櫃先生，巴達的汽車在你家裏修理麼？』

『是。』

『以後有人來開汽車，請你立刻給我打電話。』

『是，我知道。』

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黃昏時分，巴達到汽車行去，想把他的汽車開回來。陪他一塊兒去的，還有三個意大利人：奧仙姆（Orciam），薩苛和范士底。汽車行掌櫃想把他們留住一會兒，他對他們說：

『巴達先生，您老請坐！您的車今天還沒得呢。那個「一九二〇」的牌子，還沒有釘上去；沒有牌子，警察一定會和你搗麻煩的。』

這四個人彼此商量了一下就走了。巴達和奧仙姆坐摩托自行車去了；薩苛和范士底去搭勃洛克東（Brockton）的電車。

但是掌櫃太太早給警局打電話，一會兒大隊巡警到了，可是這四個意大利人已經走了。把他們趕上並不是難事。所以薩苛和范士底當晚就被逮住；第二天早晨，奧仙姆被捕了。

奧仙姆幸而有人替他證明：十二月二十四日及四月十五日這兩天，他全沒有離開他的工作。自然，說他犯罪，未免太講不過去，所以警察把他監禁了一個星期就釋放了！

薩苛的雇主只能替他證明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他在工廠裏做工；但是，四月十五日，他不在那裏。自然，他到南勃蘭屈利城打劫去了。至於范士底呢，他本是一個做小賣買的人，一年到頭，東奔西走，所以這兩處劫案，他都曾參加。他們倆都是意大利人，他們的頭髮都是深褐色，而且他們一同去找汽車。這完全對了！殺人的凶犯，還不是他們麽？這眞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巡警先生們馬上可以到柯立芝那裏領賞——注意二萬五千元美金，合中國大洋五萬來塊錢！——去了。

把薩苛和范士底判死刑的是馬省省承審官泰獪氏（Webster Thayer）。他是本省一個很有勢力的人。但是，據說他確實是一個好人：他自有生以來，不曾打死一個蒼蠅；他自己的狗，他也從來沒有踢過牠一脚。他是一個好爸爸，并且是一個最聽話，最和氣的丈夫。可惜他有一個缺點：判斷力缺乏得很。所以他馬馬虎虎地把這兩個意大利人殺了！

他認為他們犯罪的理由，共有三點：

第一點　在發生劫案那個時候——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有人在殺人的地點，看見薩苛和范士底兩人：薩苛放鎗，范士底開汽車。

曾看見薩苛的人，一共有五位，但是，另外有三十二個人，他們都說在肇事的地點，沒有看見這個意大利人。我們現在也不說這三十二個證人，至少可以抵得過那五個「證人」。我們怕太武斷了。我們且暫聽這五個「證人」說話：

這五個「證人」是：司潑蘭夫人（Mrs. Mary Splaine），台爾文夫人（Frances Delvin），安特羅夫人（Lola Andrews），此外，還有兩個男人，潑爾受(Louis Pelzer)和古特立巨(Carlos Goodridge)。台爾文夫人說，她曾見薩苛『站在汽車後面』放鎗。但是，請問台爾文夫人，那時候她自己在什麽地方？她在 Slater 工廠的第三層樓上。但據這個工廠的兩個工人說：他們那時候正靠在第四層樓窗口——恰在台爾文夫人頭上——看簡直什麽東西是看不清楚，因為距離太遠了，而且強盜的動作非常快。況且，台爾文夫人說這話是在一年後開庭的時候，可是在劫案發生後第二天，她到法庭對質時，完全不是這種口氣：

『你確確實實知道薩苛就是那個人麽？』承審官問她。

『我不敢十分決定，』她這樣回答。

爲什麼她『不敢十分決定』呢？因爲她自己就沒有看清楚。可是一年之後，她腦裏印象快消滅了，她反而那樣肯定。你想這不是笑話麼？

現在我們聽第二個「證人」說話。

* * * * *

潑爾受正在工廠裏做工，忽聽外面一聲鎗響，他就跑去把窗開了看，他在那裏站了『約一分鐘』他看見有一個人和薩苛『非常相像。』『我不敢說這個人就是他（薩苛）但是他就是他的照像一樣。』這是他一九二一年六月間說的話。可是，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六日所說的話，完全不一樣：

『我看得不清楚，所以我不能說這到底是誰。』他說。

此外，還有三個婦人和他在一處做工，人家向他們打聽出來的話卻不對了。

『他並沒有開窗，他自己嚇得躲到凳下去了。』兩個婦人這樣說。再問那第三個婦人則說：

『我聽他說，他什麼沒有看見；此外，他不曾說別的話。』

所以這第二個「證人」簡直『沒有看見，』他那裏配當見證呢？

現在再把第三個「證人」請來。

* * * * *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卽劫案發生前三點一刻鐘——安特羅夫人偕她的同伴剛倍爾夫人（Mrs. Campbell），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打一家工廠門口經過；她看見一個深褐色頭髮的男子，在那裏修理一輛汽車。她曾向這個不相識的人問路，他曾一一指示她。這個深褐色頭髮的人，她說，就是薩苛。

但是她所說的話完全靠得住麼？有人曾問那個『上了年紀的婦人』有沒有聽見她的同伴和一個修汽車的人談話？她說，『沒有；』又問她曾聽見她的同伴和一個男子說話沒有，她又說，『不曾。』

這樣看起來，安特羅夫人所說的話，完全是假的。並且她自己的話，非常矛盾。她對昆賽（Quincy）地方警察局長福埃氏（George Fay）及商會秘書雷勃萊克（Alfred Labrecque）是這樣說的：

『我沒有見過南勃蘭屈利地方這一班強盜的臉孔。』

她對寇蘭斯基（Harry Kurlansky）也談到這件事：

『我剛從獄中回來……他們（政府當局）把我帶到那裏，要我認這班強盜。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我怎麼會認識呢？』

這位女人的話有沒有價值，我們可想而知了。

現在第四個「證人」來說話了。

* * * * *

古特立巨正在滐堂內做工，聽見外面鎗響，他就跑到門口去看。他看見一輛汽車向他當面駛來，車上有一個人拿着手鎗恫嚇他，這個人便是薩苛。

這是他在劫案發生了七個月後，在法庭上所說的話；這和他對別人

所說的話，有點不同。他對他的主人說，他對於他們（強盜）已經不認識了，因爲他看見人家拿鎗嚇他，他怕得不得了，就逃進去了。強盜的面孔怎麼樣，他現在實在記不起來了。他對管澡堂的人這樣說：『那個拿手鎗嚇我的強盜，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金黃色的頭髮，白淨的臉兒。』可是薩苛的臉和頭髮，都是深褐色。他後來又對一理髮匠說：『我見強盜的汽車走近了，汽車裏面有一個人；但是這個究竟是誰，我實在說不出來。』這可見他自己並沒有看清楚強盜的面孔，後來他卻硬派薩苛是拿鎗嚇他的強盜，這未免太胡鬧了。

此外還有一件事情，說起來更可笑。據英國劍橋大學教授佛蘭克甫脫（Frankfurter）先生說：『當法庭要他當見證的時候，他──古特立巨──自己正犯了一樁竊案，幾乎要下獄了。』自然，他不願坐牢，只好順承審判官的意思撒謊了。

現在聽這位最後的「證人」說話。

* * * * *

司潑蘭夫人是一個性情很特別的女人；她的一舉一動，都可以作心理學家絕好的研究資料。老實不客氣說，他是一位患「歇斯特里」症的女人。

當刦案發生的時候，她適在 Slater 工廠的三層樓上，此處距肇事地點約二三十公尺。她說，她曾見一輛汽車飛駛過來，『其速度爲每小時二十五或三十公里』她看牠『走了約十公尺。』但是，她費了多少時間呢？一秒半鐘。親愛的讀者，請你計算一下，你就知道她的話是多麼矛盾。

自然，在相隔二三十公尺的地方，在一秒半鐘內，她怎麼能夠辨別汽車中的人物？她自己也承認。有人問：

『你不能決定他（薩苛）就是你所看見的那個強盜麼？』

『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實在認不清楚，我不敢說這個人就是強盜。』

但是，過了一年多，她忽然回憶起來了：

『他的體重約在一百四五十磅上下；他的左手頗大。他穿一件灰色小衫，和水手所穿的衣服顏色差不多。……這裏有一個酒靨，是的，一個小小的酒靨。他的額角很高，頭髮望後梳──他的頭髮，照我看起來，約有兩吋或兩吋半那麼長。他的眉毛是黑色，他的面孔很白，白的很特別，好像帶點綠色。』

『頗大的』左手，『黑色的』眉毛，白色『帶點綠色』的臉，『兩吋或兩吋半』長的頭髮，『這裏有一個酒靨，是的，一個小小的酒靨』：：這些東西，她居然能夠在一秒半鐘以內在相距二三十公尺的地方，一座二十五公尺──等中國尺約八丈一尺──高樓上，看得清清楚楚，她的本事確是不凡！更叫人佩服的，過了一年多工夫，她還能牢牢記住！

可憐，泰猶竟信以爲眞了！

* * * * *

在這五個「證人」中，頭三個是撒謊的人，第四個是一個假證人，因為他自己沒有看清楚；第五個是一個患「歇斯特里病」的女人。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把他判了死刑就得了！實在說起來，這並不是審判官糊塗，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原因，讀者再看下去就明白了。

上面我們如果駁得不錯——我們自己相信這是不錯的——誰也沒有看見薩苛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曾在肇事地點。但是，人家一定要問他的朋友范士底呢？有三個人說曾見他在那裏打劫：這三個人是多爾比亞（Harry Dolbeare），李特（Reed）和范奇（Le Vangie）。

多爾比亞說：『在四月十五日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間，有一輛汽車掠我而過，汽車裏面坐着五個人，范士底也在內。』別人問他這幾個人有沒有鬍子，戴什麼帽……他答：『他們顯出很凶的樣子。』這叫做「驢頭不對馬嘴」，所以這位「證人」簡直可以「吹」了。

我們再看第二個。

* * * * *

李特說，他看見范士底是在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他看見他『坐在汽車後面。』『很快地過去了。』『他的英語說得非常流利，并且非常清晰。』這位「證人」說得不錯，范士底的英語說得真流利，真清晰，所以開庭的時候，他不得不請一個人繙譯，因為他所說的話，別人全聽不懂。這位「證人」先生，也可不必多勞了。

現在再把最後的「證人」請來。

* * * * *

范奇是在鐵道上司信號的人。那天，他知道火車快到了，正打算去關門，阻止行人通過，忽然『飛似地』來了一輛汽車；汽車裏面有一個人拿手鎗向他恫嚇，要他慢點關門。開汽車的人，據他說就是范士底。但是，有一個證人說，他一看見手鎗，就嚇得不敢聲張，躲起來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怎麼看得清楚呢？并且范士底是完全不懂開汽車的。許多證人——替范士底辯護的人或說他壞話的人——一致地說，開汽車的人是一個瘦後生，他的頭髮作金黃色。可是范士底是一個肥胖的中年人，他的頭髮作深褐色。這樣看起來，開汽車的人不是范士底，已經很明白了。還有一層，范奇所說的話，全是矛盾的。有一位嘉推（Mac Carthy）——火車上司機的人——在汽車過後三刻鐘，問他是否認識裏面的人，他說『不認識』，那人又問他，如果他再遇見他們，他能否認得出來，他說『不能』，因為他看見人家拿鎗嚇他，就躲起來了。但是他在法庭所說的話，完全兩樣。到底那個靠得住呢？他對法官所說的話，或是他對朋友所說的話呢？汽車過後三刻鐘以內所說的話，或是一年之後所說的話呢？

* * * * *

第一個「證人」答得「驢頭不對馬嘴」，他的話自然沒有絲毫價值；第二個人所說的那個英國話說得「頂括括」的人，原來他只能勉

強說得幾句;至於第三個「證人,」他自己前後所說的話,完全不符,并且他看見一輛汽車『飛似地』跑來,可是范士底卻是開汽車的門外漢。此外,有三十一個人立誓說沒有看見范士底;或則說強盜之中沒有他;或則說他確實不是強盜。但是這些替他辯護的人,就算不得證人。這才叫做正誼呢!

這樣看起來,薩苛和范士底兩人,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確不在劫案發生的地點,——南勃蘭屈利城一條大街上——因為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們。

泰猶所根據的第一個理由,已經被我們攻破了。

第二點　薩苛和范士底被捕時,他們身上都有手鎗。自然,一個規規矩矩的人,決不會有這個殺人的器械,他們帶手鎗,他們就想殺人。

這話真是武斷得利害!帶手鎗的人難道全是竊賊或強盜麼?他們難道不可以拿牠作為護身器,或則藉此練習練習自己的技藝麼?

薩苛為什麼帶手鎗呢?他有一個很充分的理由:他是 Kelly 工廠守夜的人。請問法官先生,這是不是合理?

至於范士底呢,他自己說:

『我去波士頓販魚時,身上往往帶有八十元,一百元,或一百二十元美金,(約等中國洋二百多塊錢!)這個年頭很不好,竊賊,強盜,刺客,多得不堪,所以我要帶把手鎗,以為自衛之計』

這話說得非常有理,凡不是有偏見的人,都能信得過的,所以我們也就相信他了。

這樣看起來,這第二個理由,又不能存在了。

第三點　有人在褒拉台利身上找出一顆子彈,據一般「專家」說,這是從薩苛的手鎗裏放出來的。

其實子彈並不止一顆,一共有六顆。「專家」先生們為什麼只說一顆呢?因為那五顆子彈不是從薩苛的鎗裏,也不是從范士底的鎗裏放出來的。六顆子彈中有五顆不是他們放的,那麼剩下來的一顆,我們以為多半也不是他們放的。

果然,一位很著名的專家,把我們這個假設證實了。這就是漢密爾頓(Hamilton)先生。他對於檢驗凶器很有經驗;他在司法機關服務,已經十五年了;他曾辦過一百五十次謀殺案。他把這顆子彈放在顯微鏡下面看過;他並且用照相把牠放大,他很仔細地比較,研究。據他研究的結果,這顆子彈絕對不是從薩苛的手鎗裏放出來的。

親愛的讀者,請你猜一猜,他們的「專家」究竟是什麼人?

他的名字喚做拍羅佗(Proter)他曾做過二十三年的禁卒,後來他高陞了警長;薩苛和范士底就是他手下的人去捉拿的。這樣的人,也配稱做專家麼?現在我們引他自己所說的話:

"My opinion is that it is consistent with being fired by

that pistol."

這就是說這是可能的，——這是不矛盾，——這顆子彈是從那支手鎗裏放出來的但是，「可能」「不矛盾」並不能說就是「的確，」「一定。」

他接着說下去：

『但是，我這樣回答，並不是說我有什麼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這顆子彈是從那支 Colt 式手鎗裏放出來的……』

這還不够明白麼?那麼他爲什麼說『可能的』『不矛盾的』那一類滑頭話呢?因爲法官要他說句肯定的話．他不答應；法官再逼他說，他只得說一句滑頭話，把上司的面子敷衍下去，不然，他自己的警長飯碗，將來便發生危險。這是所謂「專家」者的苦心；但是，薩苛的命卻被他斷送了!

這第三個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不過，泰猶要殺人，拿牠做個口實，亦未始不可。這眞是「黃金國」裏特產的東西!

以上三點駁完了，現在把我們的理由拿出來，證明薩苛和范士底無罪。

* * * * *

南勃蘭屈利城劫案發生的那天——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薩苛恰在波士頓。

他那時候剛接到他的母親逝世的消息，所以他想回意大利去一趟，他到波士頓去，就是爲辦護照，此事有駐波士頓意大利領事館祕書安德羅淮（Giuseppe Andrower）爲證。他說四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至二時半，薩苛確在領事館。他對承審官說：

『我決不會弄錯的。我記得薩苛那天給我一張很大的像片，要我把牠粘在護照上面，那張相片那麼大，所以我當時就笑他，并且我曾注意。』

意國領事也說那天他自己曾看見薩苛。

薩苛那天并且和人家訂了一件合同；還找了一位醫生，這都是有見證的。

這樣看起來，四月十五日下午兩點半鐘，薩苛確在波士頓，——那裏距南勃蘭屈利城十六公里，——他怎麼能够下午三點鐘在南勃蘭屈利城搶刼呢?這一點非常清楚，實在不用多說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那天，范士底也不在南勃蘭屈利地方。

十三個證人都說四月十五日那天，范士底在潑林毛斯 Plymouth) 地方做賣買。他們之中，有人曾賣給他布，有人曾帶他去打魚，有人曾買他的魚。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范士底也在潑林毛斯。二十個人替他見證，這還不够麼?

范士底在潑林毛斯時，每天到福丁尼（Maria Fortini）家中用飯。據這位婦人說，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他並沒有缺一頓飯。

他那天貨到很多，所以他到擺東尼（Bartoni）家中借一匹馬來卸貨。這件事情，擺東尼可以見證。

許多女人那天都買他的鰻魚；因爲那天是聖誕節前一日，意大利有幾處地方的風俗，那天要吃鰻魚過節。這許多女人怎麼都記錯日子呢？幷且這個日子——聖誕節前夜——怎麼會記錯呢？

范士底知道聖誕節前一天——十二月二十四日——自己一定太忙，所以他預先於二十三日叫了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子，勃林尼（Bertrando Brini）來幫忙。這個孩子，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以前就到他家裏；下午二點四十分，他才離開范士底。這樣看起來，上午七點四十五分鐘范士底怎麼會在不刻巨瓦脫地方打劫呢？（這個地方離潑林毛斯四十公里。）當勃林尼到法庭對質時，法官百般誘惑他，恫嚇他，要他說謊話；但是這個天眞爛漫的小孩，卻抵死不肯撒謊。後來法官氣了，他憤憤地說：『這個孩子的父母眞可以自豪了，因爲他們的兒子這樣聰明。但是他所說的話，完全是背熟的功課。』

擺東尼的見證，福丁尼的見證，難道也都是『背熟的功課』嗎？安德羅淮秘書所說的話，意大利領事所說的話，也是別人教他們說的麼？

有一位陪審官退了堂出來，這樣說：

『這些見證沒有一點價值，因爲他們全是外國人，他們是朋比爲奸的。他們全是意大利人，全是“Macaronis”（按 Macaroni 爲一種麵，意大利人最喜食之食品。）』

“Macaronis”』這種開玩笑的態度，把四十來個證人所說的話完全抹煞了！兩個工人的性命，在他們看起來，直簡同兒戲一般，這眞叫人難忍！

但是，薩苛和范士底確實是無罪的。

上面所說的，我們認爲有很充分的理由證明這兩個意大利人不曾犯罪，幷且，在另一方面，我們把泰猶認爲他們犯罪的三點理由完全推翻了。在理，薩苛和范士底早可以釋放了；但是，美政府既存心要殺他們，把他們從遠遠的地方捉拿過來，牠怎麼肯放他們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泰猶於是加他們一個新罪名，將他們判了死刑。

他說：

『依我的意見，這些判決案並不是由於證人的供狀而決定的；因爲實際說起來，替被告辯護的人——他們很肯定說他們不會看見被告在強盜的汽車裏面——比控告他們的人更多。

『宣告被告有罪的憑證，是依據犯罪的情形；這個憑證，在法律上稱爲“the Consciousness of Guilt”（犯罪的意識）』

其實，在法律上那裏找得到這樣憑證？法律下只有「自認」「人證」「物證」等等，這個憑證是 Thayer 自己杜撰出來的。殺兩個清清白白的人，沒有一個騙人的理由是不行的；泰猶想出這條妙策，原來也

是不得已的。

所謂"the Consciousness of Guilt"究何所指呢?說起來眞是可笑!薩苛和范士底到汽車行開汽車的時候,汽車行主人告訴他們汽車還沒有待,他們聽了這句話,躊躇了半晌。如果他們自己是好人,何必要躊躇呢?還有,他們被捕的時候——當天晚上——警察來盤問,他們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不曾說半句眞話。如果他們自己不作虧心事,何必要撒謊呢?

這些話本來值不得一駁,不過,我們要爲死者鳴不白之寃,所以非把牠弄清楚不可。

他們聽了汽車行主人的話,躊躇了半晌,這是眞的。汽車行主人告訴他們如果不釘上牌子,巡警要干涉的,他們怕被處罰,所以彼此商量了一下,假使他們是強盜,這幾塊錢罰金算得什麽,也用不着躊躇了。

至於他們被捕的時候,人家來盤問,他們不肯說實話,這也是眞的。他們爲什麽起頭不肯說實話呢?他們到了警察局,還不知道自己爲什麽被捕;他們問警察,警察只說他們是嫌疑犯,並沒有半句提到南勃蘭屈利地方刦案的事情。所以他們以爲自己的被捕,與政治有關係。他們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卽美國人所謂"radicals"者是也。他們有一位同志薩爾舍陀(Andrea Salsedo)曾於同年二月廿八日在紐約被捕下獄;後來他因爲受不了拷打,遂於五月四日從十五層樓上跳下殞命了!薩苛和范士底得到這個消息,卽預備組織一個大規模的示威運動,於五月九日在勃洛克爾地方舉行。他們以爲自己的被捕,多半和這件事情有關係。所以他們不肯說實話,因爲說出來一定要牽累許多同志。

此外,還有一個別的原因。紐約城的無政府黨人剛開了一次會議,議決把會中一切文書案件印刷品等搬到安全的地方去,因爲政府的便衣偵探佈滿各處,稍一不愼,便遭羅網。范士底就爲這件事情找薩苛奧仙姆幾個朋友來幫忙,并且想借巴達的汽車搬運物件。他們聽說汽車沒有牌子,巡警要干涉,他們不敢冒險,因此費了一番躊躇。被捕的時候,他們不肯說實話,因爲怕說出來,奧仙姆他們都要連帶受累,這怎麽對得住同志們呢?後來他們知道自己爲刦案被捕,他們很坦白地把一切都告訴警察,不想再瞞了。

所以如果根據這兩點說他們犯罪,這眞寃枉了。

我們現在看薩苛和范士底這兩個人平日的行爲怎樣?

薩苛一八九一年生於意大利。十七歲時,他就到美國做工。他住在馬省已經十二年了。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作工非常勤勉,所以工廠裏主人都很看重他。他曾在一家工廠繼續做了七年工。後來他到了斯多敦(Stoughton)地方在一家製鞋的工廠做工。他的廠主人開來(Michael Kelly)在法庭對質時,也說他『做工很勤,每天照例從早晨七時起做到晚上。』他在工廠旁邊租了一間小屋,和他的妻及兒女們同住。他每天從工廠回來,便在自己園中種菜。他不喝酒,也沒有別的嗜好,

鄰近的人都稱讚他。他每週作工所得，約二十餘元美金；他用錢很省，有餘便儲蓄起來，儲蓄銀行中有他的存款一千五百多元。

范士底也是意大利人，他是薩苛最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九〇八年到美國的。最初他在一個製纜工廠作工，因爲鬧罷工風潮被人家辭退了。後來他便自己做小本生意；他在潑林毛斯地方賣魚。住在附近地方的意大利人，照顧他生意不少。他好像一個讀書人；當薩苛在那裏種菜，他便在他旁邊唫詩，談哲學。他的哲學，是他一切未來的夢。他說：

『我願大家都有房子住，大家都有飯吃，大家都有受教育，求知識的機會。』

他給一個朋友寫信：

『我以爲社會的進步，只有靠道德才能做到，一切仇恨都要消除了。我沒有別的要求，我只希望和平，淡泊，自然之美。』

像他這樣愛和平，慷慨好義，道德高尚的人，怎麼會做殺人放火的強盜呢？如果不是有心陷害他的人，決不致把這個搶劫的罪名加到他頭上，把他活活地燒死了！而薩苛呢，一天做工到晚，省錢，不喝酒，這樣規規矩矩的人，怎麼肯做謀財害命的勾當呢？就是因爲他們人格太高尚了，反抗的精神太利害了，他們的仇人嚇得發抖，於是下此毒計，把他們燒了！這就是叫做「公理！」這就叫做「維持社會秩序！」這樣的年頭兒，當小百姓真是危險呵！

* * * * *

其次我們再看他們兩個人在刼案發生後所做的事情。

如果他們是殺人的凶犯，那麼在被搶的一萬五千餘元美金中，他們至少可以分潤二三千元。他們得了這一注意外之財，自然要過幾天痛痛快快的生活。但是薩苛和范士底不但仍舊做他們的苦工，并且當他們被捕的時候，他們身上幾乎沒有一文錢。

這兩次刼案，都是當着許多人面前發生的。無論怎麼傻的強盜，都知道殺了人搶了財自然「逃之夭夭；」決不會留在那裏討死。薩苛和范士底不但仍在附近一帶往來，并且他們在五月九日那天，曾在勃洛克東地方——此處距不列巨瓦脫七英里，離南勃蘭屈利市十六英里——舉行大示威運動，他們倆都高高地站在講壇上，范士底并且對大衆演說。眞做強盜的人敢這樣幹嗎？

我們看他們兩個人平日的行爲，及刼案發生後他們的舉動，就知道他們不是做強盜的人——和這兩處刼案完全沒有關係。

現在我們把眞的殺人的凶犯指出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和薩苛關在一起的一個葡萄牙人，梅台羅斯（Célesteno Madeiros），遞了一張紙給薩苛，紙上寫的是：

"I here by confess to being in the South Braintree shoe company crime and Sacco and Vanzetti was not in said crime.

F. Madeiros"

這就是說他自認曾參加南勃蘭屈利地方的劫案，幷證明薩苛和范士底兩人與這樁劫案無關。梅台羅斯後來在法庭上向法官直陳他自己曾和一羣意大利人結伴爲盜。南勃蘭屈利地方的劫案他雖曾參加，但所演的並不是要角，不過站在汽車後面拿着手槍嚇嚇人。此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脚色：盜首及另一意大利人開槍，一個金黃色頭髮的瘦後生開汽車。

這一羣強盜叫做馬來利（Morelli）賊隊。梅台羅斯所說的那個開汽車的瘦後生，就是綽號叫做「鱸魚」的斯胎夫（Steve）。他的頭髮是金黃色，和上面兩個證人所說的相符合。盜首喚做馬來利（Joe Morelli）是在美國生的，所以說得一口很漂亮的英國話。和他在一起放槍的那個強盜，叫做曼新尼（Mancini）。最奇怪的便是曼新尼的手槍發出來的子彈，和在屍體中檢出來那五顆子彈，大小形狀，完全相同；盜首恰有一把 Colt 式的手槍，那顆致死的子彈，和他的手槍裏發出來的子彈也完全一樣。據劍橋大學教授佛蘭克甫脫先生的意見，南勃蘭屈利地方劫案的殺人犯，就是這個馬來利賊隊。薩苛和范士底兩人跟這個劫案眞是『風馬牛不相及。』現在大家都淸楚了。

最後，我們要答復下面這個很重要的問題：爲什麼兩個無罪的人被馬省法庭判了死刑？

要明白這個問題，不可不知道最近十年來美國的政治史。

在這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花旗國裏，社會主義被人家看作比洪水猛獸還利害百倍。但是在一切社會主義中他們尤其怕無政府主義。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到這個國度裏來，向來是不受歡迎的。大戰以還，美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一躍十倍；她不但是南北美洲的霸主，幷且握歐洲經濟界之牛耳。國內一班慕沙里尼的「高足」，於是大吹特吹其「國家主義」的法螺；同時，有錢的人得了勢，便拼命殘殺小百姓，政府助紂爲虐，拿「法律」，「維持社會秩序」各色各樣的武器，替一般「皤其腹」的商人大保其鑛！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便成爲「國民的公敵」了。

當一九一九年美國國會開會的時候，高等檢察官柏爾茂（Mitchell Palmer）向國會提議增加預算二百六十萬元美金，作爲驅除「破壞道德的老鼠」（Moral-rats）的費用。這個「代表民意」的機關，馬上就通過了。（所謂"moral-rats"即指無政府黨人言。）這位檢察官先生既得上這一大批錢，就跑去向警察總監佛林（William Flinn）商量。因爲這位總監是美國最大的偵探無政府主義的專家，他們想了許多「殺鼠」的妙法，把這二百六十萬元全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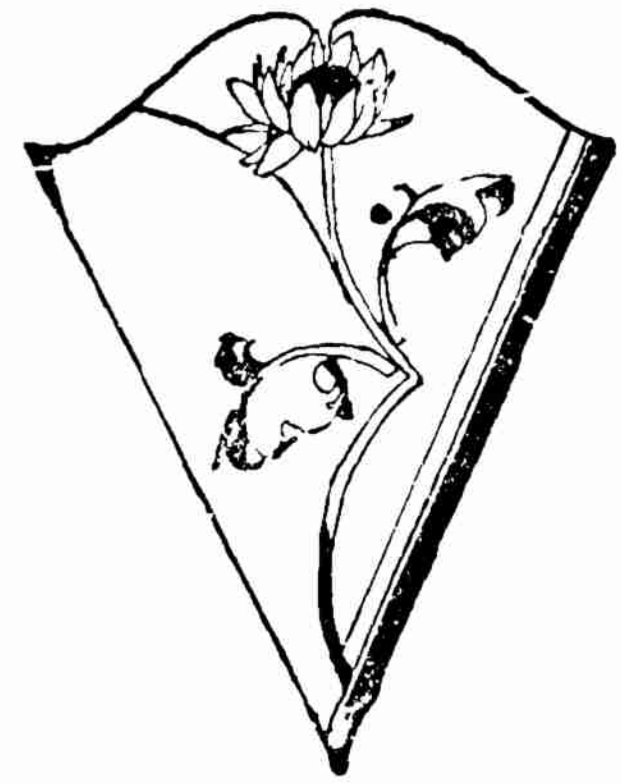
他們所採的的方法，自然是最好的，最有效力的；換句話說，他們所能想到的好方法都用盡了。搜查！封閉！逮捕！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東西，只要巡警先生們高興，方便就好了。如逢公衆集會，政府卽派便衣警察到會場搗亂；如遇遊行或示威運動，政府卽雇一班流氓

擾亂羣衆隊伍。政府百般挑撥，意在激起大暴動，大屠殺，以便將他們的仇敵作「一網打盡」之計。此外，一切暴刑，拷訊，無期徒刑，電氣椅……已經成爲他們的「家常便飯」了。威廉（William）主教說：『這是我們的歷史最不名譽的一頁；』眞的，這一頁美國史全被無政府主義者的血染紅了！

其次，便是排斥外國人，——外國的工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美國政府把二百四十九個俄國人裝在德爾福特（Dulford）船上送回國去了。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日那天，在會場門口，被捕的人爲數約萬餘；不久，被驅逐出境者計八萬人。政府最痛恨的便是鼓吹反對戰爭的人，因爲他們想世界上如果沒有戰爭，資本家豈不是要餓死麼？但是薩苛和范士底偏不識好歹，老跟着「老鼠」們做伴；尤其是范士底，他最愛「掉書袋」，時常在 "Cronaca sowersiwa" （無政府主義週刊）上面發表文章，大談其「非戰論」；他并且在意大利僑民隊裏作很有力的「非戰宣傳」一九一七年歐羅巴大戰正酣的時候，美政府下令凡男子在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都應該當兵；薩苛和范士底因爲怕打仗，就逃到墨西哥去了。一九一八年潑林毛斯地方造纜工廠工人罷工，最先出廠的人是范士底，後來工作恢復了，最後進廠的人又是范士底。像這樣的「搗亂份子」，政府怎麼不恨他們呢？怎麼不把他們捉進牢獄裏去呢？怎麼不把他們殺了呢？

『無政府主義者！』『外國人！』『先前反抗命令的兵士！』這就是薩苛和范士底的罪狀，這就是他們被殺的原因！至於不列巨瓦脫劫案，南勃蘭屈利城地方的殺人犯，……這些話只可以騙騙三四歲小孩子，怎麼可以欺瞞我們呢？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晚九點半，寫完。Dijon，法國。



紅槍會的起源及其善後

向雲龍

紅槍會，是近年河南農民自動所組織的團體。牠發達的速度，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在現在中國的社會裏面，這個問題，很可値得我們注意的。不過這個時候，大家對於紅槍會，多半祇能知道牠的名字，至於牠起源的過程和內部的組織，一定很少明白的。現在我來把牠說一說，希望留心時事的人，特別注意及此。

一　紅槍會起源的過程

紅槍會起源甚早，牠組織的意義，本來就是自衞。在前淸時，河南有種「金鐘罩」（註一）流行各地，極有聲勢。當時一般無賴之徒，都爲迷信所惑，紛往加入。久而久之，彼等異想天開，遂大倡「符籙可制刀槍」之邪說，隨乎鄉間勒捐強索，肆行騷擾。各地農民，爲謀自衞起見，於是都備紅槍，互鬬抵抗。不過當時雖有紅槍，并無若何強固的組織，而亦無別項另圖利益的目的。後至民國，迭年戰亂，政務廢弛，各地土匪乘機而起，其中尤以老洋人、路老九、王老五、孫甸卿等最爲猖獗。那時，有許多農民認爲要除暴安良，非得大家團結不可。他們見到這步，於民國十年豫西豫南即有紅槍會之組織。農民有了紅槍會，勢力就從此強盛起來，當時土匪雖然沒有什麽減少，但是比較以前要好多了。後來岳維峻督豫，因內部軍隊複雜，紀律不嚴，勒捐強索之事，疊出不窮。紅槍會以農民負擔太重，不易謀生，遂恨岳入骨。至民國十四年，吳佩孚舉兵入豫，紅槍會因得吳氏三年不徵錢糧爲條件，馬上就集合數十萬衆，將岳軍解除武裝，擁吳治豫。吳得豫以後，不但前議不曾履行，而且另加苛捐雜稅。紅槍會以利害所趨，旋又起而反抗。茲將當時河南全省紅槍聯會總部勸告汴民宣言，錄之於左：

汴梁城的同胞們，自從前年吳佩孚到河南，是因他答應三年不徵糧，免除苛捐雜稅。現在他到河南，不但不免糧免稅，倒比從前更壞十倍。想起從前手提着把大刀上火線上拚命只是爲着他來了，安好身度日。現在他來了，對於咱們的禍害，比老伙（註二）還厲害；這個捐，個稅；今天要，明天催；把糧食變賣了，把衣服當了，還不够繳

他媽的糧。你看他軍隊比土匪還厲害，他看着各地的大小桿土匪橫行，他也不管。咱們再也不能忍耐也。豫西弟兄們，已經動了手了。新安、宜陽、洛寗、登封、偃師的弟兄們，已經施行抗捐抗糧，咱們全省各縣的弟兄們，也準備着起來響應，一致反抗。同胞們！吳佩孚對於你們的禍害，幷不比鄉下輕。什麼借收一個月的房租，立下洋油特稅，拍賣四郊護城地到五里以外，發行絲茶銀行鈔票五百萬，強制行使有息證券，這都是安心立意要你們的命。不至大商小店完全虧本不止。你們就忍下去嗎？你們就甘心把經營多年的買賣從此倒閉嗎？你們若能鼓起勇氣，敢於反抗，咱們在鄉下的弟兄們，誓願作你們的幫手。汴梁城內同胞們，橫豎是個死，到底死於攤派捐稅，警察衙役之手，就不如和他拼了死了，到還光榮，還算一個男子漢。咱們以後不要聽那帶兵的、作官的甘言蜜語，因爲他們都是笑裏藏刀。只有咱們聯合一致，有了力量，什麼也不怕。同胞們幹起來呀！咱們鄉下的弟兄，誓作你們的幫手，反對強收一個月的房捐，反對洋油特捐，反對拍賣護城地，反對分派有息證券，燒燬絲茶銀行，打倒吳佩孚，大家團結一心幹起來！

依此，紅槍會之緣起，完全是由軍匪壓迫的結果，很可明白的了。吳氏自豫退去，某軍即乘機深入，紅槍會以某軍所至怨聲載道，故當前次鄭州混戰之時，又相率將某軍擊敗，途中輜重軍械全爲所截，長官僅以身免，兵士死亡無數，而紅槍會的聲威，就從此大振了。

二　紅槍會現在的派別

紅槍會起初本無派別的。自從攆走岳維峻以後，聲勢較前略起，內部一般會員以及各地之匪首，因要滿足個人的慾望以爲己願，於是相率起來組織與紅槍會名目相同的會派，以圖號召，而謀榮利。現在這種組織，北方數省，幾已無處不有，尤其以直南之廣大，豫北之三府(註三)爲最發達。大略言之，除紅槍會以外，另有十八種。茲舉於次：

（一）哥老會　爲白蓮教遺苗所組織，奉劉松(註四)爲祖師。民國十五年發現於晉省左雲地方，現在該會首領爲張老霸。

（二）天皇會　神師(註五)自稱天降，頸懸朝珠一串，出陣時，手弄珠，口念符咒。此會成立不久，其黨羽以直隸永年爲最多。

（三）綠槍會

（四）黑槍會

（五）黃槍會

（六）白槍會

以上四種，均倣效紅槍會而起，內容亦很相同。所異者，惟槍纓各有分別而已。此種組織，以魯、豫兩省爲最通行。

（七）天門會　爲老洋人的餘派所組織，其目的多半以擄掠爲主。現在直隸磁州已被糜爛不堪。

（八）長髮會　此會爲王老五倡首組織，巢穴暫在豫省嶠山一帶。

會員均披長髮，戰時神師跪後念咒。

（九）孔明會　神師身着八卦服，手持鵝毛扇，自稱可知未來事件。

（十）九仙會　爲九個神師結合而組成，戰時先喝仙水，其黨徒散佈豫省汲縣甚多。

（十一）大刀會　爲楚旺人張居夫所發起，民國十三年有黨羽五百餘人，現在已增三倍以上。交戰時，手持大刀，極爲勇敢。

（十二）清道會　最近發現於沁陽地方，此時因黨羽甚少，不敢肆行猖獗。

（十三）黃沙會　此會發達甚速，舉動亦很激烈，現在安陽城內藏匿最多。

（十四）毛鑑會　出陣時，神師提毛鑑，敵人發礮，均入鑑內。封邱與陽武之間，常見他們的形跡。

（十五）揑子會　首領爲趙四，黨羽以陳橋爲多。與敵交戰，神師持水一碗，用右手巨食兩指合併一處，對水亂畫，口中念念有詞。

（十六）月明會　白天藏伏，夜出擊敵。

（十七）麻衣會　又名孝衣會，交戰時，身穿白色麻衣，狀類孝子。

（十八）白頭會　用白布裹頭，胸前掛一符籙一塊，戰時可禦鎗彈。此會歷史甚短，最近發現於大名地方。

右列各會名稱雖屬繁夥，而其正宗，仍爲紅槍會。現在普通一般人，都以紅槍會名之，其實還是不對的。至於各會崇拜鬼神一事，本爲神師明知不足恃的東西，但要團結人心，向外發展，不得不藉此以爲號召。所以一般愚民，役其利用，竭誠信仰，臨陣犧牲，亦所心願。

三　紅槍會內部的組織

說到組織一項，紅槍會將出世的時候，表面是很散漫的。自民十以後，牠才有系統的組織。據最近確實調查，會內共分二部：一曰文團部，專管文件、財政以及地方訴訟等事；二曰武團部，專管訓練及演習刀槍、符籙等事。二部之上，有統領一人，參謀數人。其區域以數村或數縣爲限，且彼此均有聯絡。會內一切用費，由各鄉般戶捐助，惟武器歸會員私人自置。平日操練，規定早晨與晚上，但大操須得統領下令召集才行。會中紀律甚嚴，如有違犯規章者，輕則施以毒打，重則處以死刑。

各地紅槍會的辦事處，多半設在宗祠廟宇內，狀極莊嚴，與軍隊司令部略相彷彿。門前懸三尺見方的黃龍旗兩面，旁貼某處紅槍會字條，其站崗均持紅槍大刀，也有背帶手鎗者。出陣交戰，兩腿都纏黑色裹布，身穿白小褂，外套黑色坎肩，腰間束紅黃表紙，謂其中有符，能當槍礮。左臂均帶黃布袖章，紅書「神師口授仙言保家團」種種字樣，頭後多垂小辮，那種古怪現象，令人一見生畏！

其次，關於作戰的方法，亦如軍隊然，且甚有秩序，而能勇敢。譬如某村發現大批軍隊或土匪，該村一鳴鐘鼓，大羣忽至，刀槍火礮，蜂擁而來，敵不消滅，決勿休止。

四　紅槍會在各省的實力

現在紅槍會在北方農村裏面，完全已成一種通行的組織，尤其以河南爲最發達。據最近調查牠的實力，總共不下八十餘萬人。茲分述之；

（甲）河南

張猛虎　豫南紅槍會總統領。

張定山　第一區統領，有四萬人，散佈南陽、新野等縣。

劉鬍子　第二區統領，有三萬五千人，散佈信陽、羅山等縣。

猴子精　第三區統領，有二萬人，散佈西平、舞陽等縣。

劉　三　有五萬三千人，散佈沙河、郾城等處。

陳六爺　有六萬人，散佈襄城、禹縣、許昌等處。

李法師　有八萬人，散佈洛陽、新安等處。

王坤如　有八萬人，散佈滎陽、鞏縣等處。

李三麻子　有十一萬人，散佈開封、鄭州等處。

楊國新、馬飛天等　有十二萬人，散佈修武、汲縣、安陽等處。

（乙）直隸

趙成秋　有四萬人，散佈磁縣、永年等處。

一聲雷　有三萬人，散佈廣平、大名等處。

蔡永發　有二萬五千人，散佈黑龍關、西黃村等處。

王老五　有一萬人，散佈東明、長垣等處。

（丙）山東

路　貴　有一萬人，散佈嘉祥、濟寧等處。

周佛生　有一萬人，散佈高唐、淸平等處。

（丁）山西

丁德光　有七千餘人，散佈固關一帶。

以上所舉，都是紅槍會的實數，其他各種派別，并未列入。其次，紅槍會的器械，每人除了紅槍以外，餘則十人共有新式步鎗一枝，子彈數十粒。此項武器，都是從軍隊中奪來的。前次某軍曾在磁州失敗兩次，丟去槍枝甚夥，亦爲紅槍會所得。現在他們的勢力，不僅可以防匪，而且能左右政局了。

五　紅槍會最近的目的

紅槍會的緣起，原在自衛。近來他們因勢力強大的緣故，忽將宗旨改變，專以壓迫軍隊、解散學校、破壞交通、侵佔機關爲事。現在直豫兩省，祇見紅槍爲王，所至莫敢爲敵。前月我在朋友那裏，得着某君一信，由此即可知道紅槍會最近猖獗的情形了。

『直南紅槍會，從至近地皆是。今春以來，屢與軍隊抗拒，猖獗之勢，爲前所未見。而尤以大名、磁州爲最甚。大名自六月初即被佔據，道尹縣長大小稅局均逃匿一空，成安、肥鄉亦相繼陷失。其稍爲安謐而無彼輩旗幟者，則爲永年。然永年距大名僅一日之程，乃六月二

日夜間十一點，余正在煙酒事務局與同人納涼之際，忽聞人聲喧嚷，雜以槍聲，同人皆相驚愕啟戶窺視，則彼輩均已入城。吾等機關守人，爲彼輩向所仇嫉，驚恐自不待言。當卽逃入房東胡姓後院藏匿，將門封閉。未幾卽有三四十名擁至門前，要入室搜尋；經胡君老母竭力阻止，告以局中人員業已逃走，始行退去；旋至東院將電報局電線斫斷，電報電話機全行摘去。其地僅與吾等所匿之院隔一短牆，微語可聞，同人膽怯者，均恐怖無人色，謂已不可免！少頃聞縣署前紛紛叫嚷，槍聲繼起，知彼輩已收繳警備隊暨警察槍枝，縣署自知事以下，均越牆而出。課長儲某竟將左腿摔傷。知事孟某僅著單褲逃入教堂，關防戳記，均被奪去。其餘應用物品，或搶或毀，無一留存。是時天尚未明，次晨則商店一律閉市，街上惟彼輩往來不絕，任意開槍，人心惶恐，危險之狀，不堪能言！是時一般紳商父老，恐事擴大，乃出調解，幷將知事請出，一一均依紅槍會辦理。又將其首領委爲總副隊長，所有警備隊警察一律遣散，換彼駐紮，始告平靜。現聞類德府又被會匪佔據，此種會徒愈久愈衆，地方受害愈深，當局又無暇顧及，實可慮也。」

依此看來，起源雖屬農民自衛，結果必成社會禍患，我可斷言了。

六　紅槍會與社會的影響

紅槍會猖獗的情形，上已詳述。他們那種舉動，與社會治安上，實有莫大的影響。就大體說，約有四點：

（一）河南爲軍事上必爭之地，今紅槍會一起，一般軍閥爲欲達其勝利的目的，彼此必施聯絡手段；以現在紅槍會的態度，難免不爲榮利所移。如甲利多，必聯甲以倒乙；乙利多，必聯乙以倒甲；倒來倒去，戰亂只有延長，人民只有痛苦了。

（二）中國社會混亂的原因與農民失業，極有關係。試觀民國以來，內戰頻仍，無時或已；從表面上觀察，好像是由政客播弄，軍閥爭奪；實則因失業者過多，民不聊生，以致相率爲姦，挺而走險。有的或投身當兵，爲軍閥利用而爭地盤；有的或流落爲匪，不是殺人，就是放火。近年紅槍會發達的結果，也是爲農民失業的一個主因失業者愈多，社會混亂愈烈。

（三）凡有紅槍之地，外省人到此，無分優劣，均賜一死，其中尤以對陝人爲甚！據最近由豫西來京者報告：每年被害之數，總在一千以上，如果此風一與，將來彼此殘殺的事，更要大了！

（四）今日的紅槍會，正如春筍勃發，不可遏止。至於以後到何程度爲止，尤難逆料。現在若任其自然，不去過問，久而久之，他們必會變成「白蓮教」或「義和團」的。到了那時，中國社會混亂的現象，恐非現在所能想像。

由這幾點看來，我們覺得紅槍會如此發達，很爲中國抱悲觀。不過要知道，現在中國這個社會是不是構造得很好。比方某件東西，必須所有的部分安配得好，才算是一件好而堅固的東西。我們試拿一種作物來

說，土壤、肥料、氣候等等，必須處處相宜，才能茂盛而不至於苦萎。現在我們來觀察中國的社會恰恰相反，不但彼此不相調和，而且簡直彼此互相衝突。今日紅槍會這種舉動，就是一個很顯確的表徵。如要防其未然，除非將全社會改造不可。然而這個問題，目下尚難談到。現在所應考慮的，即紅槍會未來的善後。

七　紅槍會未來的善後

紅槍會的善後問題，依作者看來，可分爲政治、教育、經濟三者說之：

（甲）政治方面

中國現在是個「民國」，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這個國，是「民」的國，爲「民」所有的。可是在實際上，完全相反。一個整個的「民國」，不過爲少數軍人佔有，而用死力與血汗所培養出來的「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的農民，無非隸屬於少數軍人之下，爲牛馬奴隸罷了。有了這點，所以農民於無可奈何之中，而出於暴動一途。現在要想設法挽救，在政治方面，必須先從下列各項着手：

（一）停止內亂，統一政局。

（二）裁撤一切苛捐雜稅。

（三）除爲剿匪必要地點以外，不准駐留軍隊，即駐軍隊，紀律必須謹嚴。

（四）須有精明強幹吃苦耐勞的長官。

（乙）教育方面

教育爲吾人立身之大計，謀進取之方針。苟無教育，則天性不能發揮，事業不能改造，人生與教育，實有莫大的關係。查我國四萬萬同胞，「目不識丁」的約有三萬萬三千萬人。這三萬萬三千萬「目不識丁」的人，完全算是農民。他們因爲不識字的緣故，知識甚淺，往往受人欺騙，受人愚弄，以致無法抵制，吃虧極大。今日紅槍會之所由起，簡直是教育不普及的結果。現在我們知道這點，以後應該要使農民享受相當的教育，了解個人的地位與社會國家的關係才好。不然，這些無知無識的民會，終久沒有辦法處理的。玆將教育次序，略述於下：

（一）關於學校教育

1．鄉村師範學校。

2．鄉村小學校。

3．鄉村平民學校。

4．鄉村補習學校。

（二）關於社會教育

1．通俗圖書室。

2．展覽會。

3．運動場。

4．俱樂部。

（丙）經濟方面

我國農民，素來是不很寬裕的。近年因受軍事上種種不良的影響，經濟更加竭蹶。跼窮迫時不得不借債以資挹注。而其債主，又率爲鄉村士豪，重利盤剝，視爲常事。如此一來，於是有產者變爲無產，地主變爲佃戶，自種變爲僱工，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結果所致，使無業流氓，充分發展，奸狡欺騙，無所不爲。現在農村社會混亂至於如此，裏面固有種種原因，而農業組織之簡單與調濟金融機關之不完備也是一個致命傷。今日要想設法補救，使那種不良現象消滅於無形，祇有：

（一）改良農業；

（二）設置金融機關；

（三）提倡農村合作。

以上三點，如能完全做到，目前的紅槍會自然可以就範，決無什麼變動發生。不過關於（甲）方面之辦法，是暫時治標的一個政策，如要從治本方面着手，非普及教育與解決農村經濟不可。

八　結論

紅槍會，近來蔓延數省，聲勢如此浩大，在北方政治上已成一大問題。現在有許多軍閥，不知分析牠的內容，總說他們是些土匪是些暴徒，竭力用兵征剿，格殺勿論，其實這種辦法是很錯的。因爲紅槍會皆係有家有室的農民，富於保守性，祇要沒有外力去壓迫他們，剝削他們，自然可以相安無事，決不致有現在這種舉動發生的了。

再進一步說，中國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制度不改良，農民階級的痛苦沒有免除以前，紅槍會的勢力，一天只會擴大一天，無論誰去征剿，總不能消滅的。然而現在一般軍人，對於紅槍會的處理方法，偏要從武力方面下手，這能够辦得到麼？旁的不講，單就以民衆爲利益的西北軍而論，亦何嘗不是如此呢！最近雖然頒佈改編紅槍會爲民團的條例十六條，但究其內容，除處處限制他們以外，關於利益方面，全沒說到一點。若是這樣辦下去，我怕紅槍會的勢力，祇有日益猖獗呢！

末後，我很盼望大家熱烈的來討論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是目下急應解決的一件事。

（註一）金鐘罩，即白蓮教餘派，豫人有此俗稱。

（註二）老侉即陝西人，豫人皆如此呼稱。

（註三）三府即從前的懷慶衛輝彰德。

（註四）劉松河南人，白蓮教領袖，清乾隆時，被捕，遣戍甘肅。

（註五）黨徒稱領袖爲神師。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寫於北京燕大。

派克公司積三十五年之經驗始能製造最精良之筆

書寫輕捷，不費腕力，
筆管永不折斷，且其重
量減去百分之二十八。

派克筆寫字輕捷，久用不敝。大小有三種，筆尖分六種，色彩有五種。筆之各部均甚耐用。購者付過筆價之後，修理之費，一概可省。

本公司所以能製成如此精良之筆，其間曾費去三十五年之光陰，研究改良，不下四十七次，製出之筆，達一千六百餘萬。領到自來水筆專賣證三十二種，活動鉛筆及書案所用各筆之專賣證十二種不與焉。

本公司於製筆之道，發明甚多：其一即在筆尖兩刺之間，用手工刻成纖細之凹槽，利用毛細管作用與自然吸力而使墨水流注。故筆之重量雖甚輕，亦已足使其繼續書寫而不絕。其二爲筆尖之構造，能合任何人之手法，不失其筆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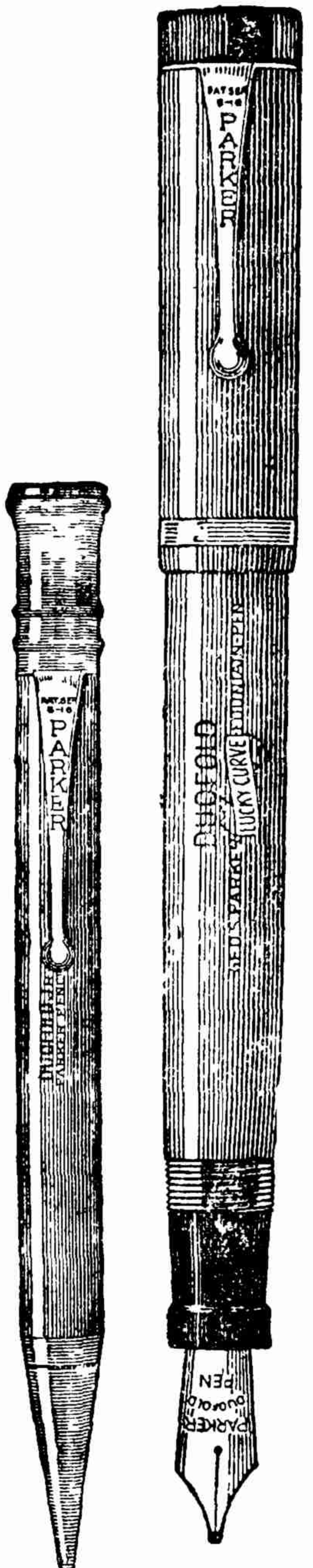
筆管則不用橡皮質，而以永不破碎之物質代之，較前減輕百分之二十八。製煉精良，擲跌不破。管色豔麗奪目，有翠綠，硃紅，淡黃，純黑及寶藍，其非黑色者，均用黑色鑲端。

筆之大者售十四元，小者十元。其尖，其扣，其色，均能使君滿意。試就文具商一展覽，便知其精巧矣。

唯筆之銷路愈廣，冒牌亦愈多。購者務須認明筆管上所刻之西文"Geo. S Parker—DUOFOLD"字樣，庶不致誤。

美國派克筆公司製造

上海廣東路三號 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東方與西方

日本對華的新聞政策

文宙

十一月五日的密勒氏評論報有具名曰J，A，J者撰「日本資助之在華新聞事業」一文，雖未能列舉名家之新聞紙與吾人以明確之觀點，惟其所論諸端，如資助之方式，控制之機關，政策之方向，皆爲吾人所急欲一知者，今爲逐譯如次，以供參考。　　文宙

當華盛頓會議以前，日本政府，早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新聞宣傳政策。有人估計當時日本對華的新聞宣傳費，足以供給一次科學遠征，其數約兩倍於 Roy Chapman Andrews 的科學遠征而有餘。這或許是過甚其詞的說法，不過當華盛頓會議以前，日本確在中國境內，操縱了許多英日華字的報章和雜誌，這是可以斷言的。爲供給或維持此種報章和雜誌的費用，其數必定可觀。這個事實的可能的客觀證據，就是當華盛頓會議終結時，定新聞宣傳的補助費之一般的減縮，中國境內有許多報紙，頓時停刊。此中消息，明眼人不難推想而知。日本對華新聞事業的費用供給約可分爲下之數類：

1. 按例的供給——月給或季給。
2. 不按例的供給——對報館支出定某數量的補助。
3. 對於親善日本政府之著作家與以供給。
4. 對於親善日本之發行家與以供給。
5. 間接的資助。

當華盛頓會議以前，日本政府在中國之北部南部中部及滿洲高麗等處資助了八個英文報紙，和許多的中日文報紙。當日本政府侵入西伯利亞時，曾在海參威發行一種俄文報紙，名曰 Vladivo Nippo。

所謂間接的資助者，其形式往往出之以介紹信。報館的發行人或執筆者，有介紹信，使可到日本人的種種商業組織中去，如工廠，如船塢，如鐵路公司等，兜售報紙及廣告，因而得到間接的資助。這種介紹信無異是積極的命令；無異是說這些報章和雜誌都能以文字援助日本，你們必須幫助。這樣得到間接資助的實

例，可引的很多。如上海某美人所辦的報紙，就以介紹信的力量得到了許多日人的廣告和訂閱。又新近改組的某報，曾由日本政府命令橫濱正金銀行購買該報館的股票，因此以股票的多數權，得指定一個日本人為該報館的董事。

至於這種介紹信之何以有如此的效力，則因為日本半官性質的商業機關實在太多了。如日本郵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南滿鐵路公司，各船塢，各紡織工廠，各殖民公司，都是得有政府的資助的。對這些新聞機關的幫助，直接是日本的商業機關，間接便是日本政府。

日本在華新聞政策，除對華外，又施其國際外交的作用。在太平洋問題上，美國始終是日本的一個目標，所以日本最初的新聞政策，是讓英文報時時流露日美提攜的論調，讓中日文報，時時引起華人對美的問題，以分其對日的注意。於英文報紙，則更由外務省雇用特約宣傳記者，其人大抵為英國籍。最著名的便是英人勃林克來大佐（Captain Brinkley）了。但近來的傾向，則英文宣傳多雇用美國人，如 Japan Times & Mail 的總主筆是一個美國人。南滿鐵路的宣傳部主任，是一個美國人。此外日本的半官性質的商業機關的宣傳事務，也大抵落於美國人之手了。

日本政府對東方（指在中國和高麗等處的）的新聞事業，一方面與諛我者以援助，一方與直言不阿者以壓迫。如某英人所辦的 Korea Daily News 如 Japan Chronicle 等，獨立不阿的報紙，都被日本封閉或干涉。

在華的日文報紙，其流品又至卑下。造謠的新聞，公然發載，絕不為意。攻擊個人的文字，隱名誣陷，使人明知而不敢較。這便是日本人不惜損毀新聞事業的真價值，而收其所謂新聞政策的利益。

日本政府對於在華新聞各機關控制的方法，是由日本外務省以此控制的責任托付於在華的日本使館與領事。（在高麗及台灣當然是總督了。）有問題發生時，隨時隨地，由負責人召集當地為日本所資助的新聞記者，面授要點。

日本政府現在的傾向是拼命資助新聞通訊社。如為日本政府喉舌的「國際」，現由許多日本報紙集合起來承辦，改名為日本聯合通訊社。東方通訊社，受到日本政府大量的資助。這些新聞通訊社，其造謠的程度，雖較一般日本的報紙為差，不過張揚其詞，或特加隱諱，這情形已都是中國新聞界共同了解的事實了。

在中國境內，獨立的日文報紙未嘗沒有，不過當事者所受的困苦，也就夠了。如檢查發行，如驅逐返國，領事的威權，任意的干涉到新聞記者的行動，新聞採登的便利，都被阻礙。日本對華的新聞政策，也像她的國際密探制度一樣，已是深密到無微不入的了。

日人心目中之滿蒙政策

長野朗

此文爲長野朗所著，原載十月十五日出版之日本外交時報，由壽彭君譯爲漢文，登於民聲週報第五期。文中要旨：係以中國內亂不絕，日本非得滿蒙爲經濟上自由發展之地不可。不過因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勢力日增，與日本此項政策實有正面衝突之虞；但日本以人口食糧等問題之迫切，却又不能坐視不顧。是以依彼之意：『宜將滿蒙劃出於中國本部以外，向世界爲經濟的開放。』此實可以代表大多數日人之野心。用轉錄於此，以供參考。　記者

一

今也，日本對華政策之重點全移于滿蒙，宜慎重考慮，而爲根本解決之時機至矣。其原因雖多，吾茲欲自二方面觀察之。

第一中國本部之現狀使日本移其注意之重點向於滿洲。日本與中國有經濟上重大之關係。日本仰給中國之原料，而來賣其製造品且投資焉。然此中日經濟關係由二原因而崩壞，不能急速恢復。所謂二原因者，爲因戰亂中國自體之經濟的崩壞，與以俄國爲背景之反帝國主義運動是。

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有二潮流混在其中。即基於中國之民族主義之民族解放運動，與爲俄國因國際無產革命而打破國際資本主義是。在中國即如國民黨之所求，則以撤廢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國家之獨立自由爲佳，故無根本驅逐列國在華經濟勢力之必要，一旦獲得完全獨立自由之後，且將因經濟建設轉而假借國際資本國之力，若在俄國則其目的與此全異，爲崩潰國際資本主義之故，欲將列國之勢力從爲資本主義之世界的市場之中國一掃而空之。然爲最近數年來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主腦者，實爲被俄國所操縱之共產黨，表面上高呼撤廢不平等條約，而其實行在達俄國之目的驅逐列強在華經濟勢力，中國南部即在爲中國經濟中心之長江一帶，列國之經濟施設亦完全破壞，今僅存殘骸於上海而已。此種反帝國主義運動之波浪已漸次及於中國之北部，遂至波及於滿洲。此後中國之政情，變化如何不得而知，然此種反帝國主義運動似將進展不已，且由俄國所注入之思想與方法亦將殘存不廢。其結果工場之設立甚多困難，即貿易亦不能如從來在彼有利條件之下行之矣。

二

基於中國內爭經濟之破壞，其妨礙日本對華經濟發展較反帝國主義爲尤甚。中國自民國革命以來十有六載，其間內爭返復不絕。至袁世凱時代尙能委曲行其統制，至民國八年，無大戰亂，中國之經濟產業已漸次進步。自民國九年安直戰爭以後，每隔年而有第一奉直，第二奉直戰爭，其戰亂之規模次第擴大，民國十四年之奉國戰爭後，其戰亂殆成爲漫性的繼續，其範圍及於全國，故其戰禍亦益擴大，從來戰爭不過阻礙產業之發達，而此一二年之狀況，則漸進而至於產業之破壞。即如天津以二三年前與今日比較殆有返於十年以前狀況之感。因連續之戰爭鐵道貨車之大部皆爲運輸軍隊，而商品之輸送殆已停止，如京綏線

一年前之貨物最近始有一部份運到。加之枕木不換，如京漢線之枕木已腐朽六七成，機關車，貨車已破損大部份而不加修繕。而各停車場之課稅加倍，故由鐵道輸送貨物之事殆已絕望。若河川之交通，則又沿岸稅所林立，現金沒收之事時有所聞，故運輸大減，至陸路之交通則土匪橫行危險已極，故外國貨品之輸送於中國內地或中國貨品之輸送於通商港，其情形異常困難。且各軍閥最近皆窮於軍費，苛斂誅求無所不至，農民不堪其苦，舍室家而離土地，流散四方轉死溝壑，故產業荒廢，生產不興，其結果購買力減退，對於外國品自不需要，原料品之輸出亦不可能。此種產業之荒廢與交通之障礙，頓使外國貿易全行衰微。其原因皆在中國之內爭與不統一，是故在此種根本原因未除去以前，中國產業，絕無振興之望，而吾以為欲統一中國以絕內爭之跡，又決非目下所可能。即或能統一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手，若如其所主張將大產業歸國家管理，則其結果恐墮於官僚資本主義，弊端百出，產業亦不能發達。要之中國之產業在最近絕無急速發達之望。不特此也，且有進於委微破壞之虞。故日本以現狀言，對華投資不能不全行中止，其已投之資得毋危險乎？且以貿易而言，必要之原料不能求之於中國，則不能賣製造品於中國，而依賴中國以大發達日本之產業，亦不可能。是故日本既不能期待於中國本部，非切求於滿蒙不可。蓋日本之要求，欲置滿蒙於中國本部禍亂之外，而得自由為經濟的發展。

三

中國本部之情態使日本急欲解決滿蒙問題之事已如上所述，再以滿洲自體之情況論，亦非要求滿蒙問題之根本解決不可。此蓋由於中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與日本為生存起見對於滿洲之要求次第高漲。若不取根本解決之法，勢有所不能矣。

中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決不以滿洲除外。彼等久已高叫收回旅大，撤廢二十一條，口唱筆書謂日本之侵略滿洲而來矣。今雖依張作霖之威壓得以平靜，然張作霖之勢力不能永遠不墮，則不能永久威壓之而使其平靜。現張作霖壓制之力稍弛，反日之氣勢即高漲矣。蓋火已燒其牀下矣。即以東三省論之，各地暗中組織國民黨之黨部，學生會亦開始組織，奉天省學生聯合會，吉林黑龍江亦漸次如是。其他各工會中亦間有共產黨混跡其中。因之此等組織一旦發動，則反帝國主義，必變而為反軍閥主義，向日本而來之先鋒次必向張作霖無疑。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軍閥運動有不能相離之運命。一運動發生，則他運動必隨之而起。假使奉天派在滿洲煽動排日，其結果必激發潛伏於東三省內之反帝國主義運動，故不能不加以適當之防制，其漸次而進於打倒張作霖之運動。於此次東三省之排日可以見之。其事與中國本部無異，反帝國主義運動在東三省其勢力漸次加大，至若國民黨之勢力北進，則其勢力更加增大，如果此種反帝國主義運動日日增大，則其勢非將日本在滿洲既得之權利盡行驅逐不止。

四

再自他方面觀之日本因最近人口之增加，人口問題與糧食問題喧嚣一時；而耕地狹窄，農業不行，若以工商立策則國內無充分之原料，大部分皆仰給於海外，且不能不在海外求銷路；若厲行移民，則四面途塞；是故日本唯一之活路爲滿蒙之發展。最近因日本人口糧食問題議論紛紜，故滿蒙問題益加重視乃中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與日本爲生存起見之滿蒙發展要求，適爲正面之衝突；今後日本之要求益增，絕無減少之事，則衝突之程度，亦必激增而不已。且雙方皆出眞意，一時必不能消滅；卽自理論言，雙方皆自認其主張爲正當；故亦不能從理論而解決之。尤其以問題解決之難點，皆爲雙方國內之問題，在中國則反帝國主義運動占國民運動之大勢力，如政府對於滿蒙問題退讓則必招國民全體之反抗而危及其地位；在日本亦復如是，日本人之大部分腦中皆有滿蒙爲一特殊地域之映象，日俄戰爭流血之印象猶留存而不忘，其視滿蒙問題之解決爲對內之一重大問題。

日本今日對華政策之重心全在滿蒙問題，滿蒙問題解決，則對華問題之大部分解決，且其解決有不能容緩之勢已如上述，無論如何不能避免。是故今日絕不能如從來之姑息的解決法，以遺將來糾紛之種子，故於茲有根本解決之必要。

五

是故滿蒙問題之解決，絕非簡單之事，且不特如前此所述中日雙方之主張全然相反而已，尙有其他複雜之情形在。

第一滿洲雖原來爲滿民族之故土，然清朝三百年間漢民族次第移住於滿民族之故土，今日滿民族反被壓迫而住於邊境，滿民族約二百萬人，漢民族約二千餘萬人。故滿蒙如蒙古然滿民族之自治絕難行使，所謂民族自決已不成爲問題。加以混居於滿洲之各國民族不少，複雜頗甚。滿鐵路線則有移住之日本人，北方中東沿線一帶則居有俄人，東則有自東方移住之朝鮮農民約六七十萬人。故滿洲幾成爲一共同植民地。

第二在滿洲各國利權之複雜。在滿洲有主要關係者爲中日俄三國。中國保有滿洲爲自國之領土，日俄兩國以滿洲爲接壤地，且各在南滿及北滿有其特殊關係及歷史的交涉。自實際上之權利言爲滿洲經濟勢力中心之鐵道，爲中日俄三分之。自西則通中國之京奉綫自東及南則有日本之安奉及南滿線。自北來者則有俄國之中東鐵道。若自軍事上言，滿洲爲中日俄三國所必爭之要地。對於中國則爲東北之要地，對於日本則爲國防之第一線，而對於俄國則東爲防護西伯利亞之前進地帶。再自經濟上觀之，對於中國爲中國北部移住之地，在今日中國本部擾亂之際，乃爲北方人民唯一無二之安居地。實際上最近自中國本部移住滿洲之人，其最盛時，月在二十萬人以上，皆非季節赴外覓工之人，皆攜有家眷而圖永久居住者也。對於日本則爲朝鮮人之農業

移住地。供日本之原料，之採伐，製品之銷售。乃至爲開墾移住地，爲解決日本人口生活問題之唯一地域。對於俄國則爲供給西伯利亞食料品之地，成爲經濟的不可分之狀態。在此種中日俄三國複雜情形之外，又加以英美與滿洲之關係亦次第加密。美國對於滿洲之興味，不自今日始，曾三次提出滿洲鐵道中立問題，歐洲大戰後新財團之提倡，其主眼在使日本放棄滿蒙特殊利權。英國在最近亦甚注意於滿洲，第一原因爲中國南部反英甚熱，因戰爭之故經濟爲之崩壞，欲將其在北中國蒙害稍少方面之經濟的發展轉向滿洲。其事實可以英國航路延長至北方，投資滿洲，設立公司，張作霖與英國之關係日益加密等事即可證明之。其他證據尙多，不遑枚舉。因之列國之關係必日增複雜。滿洲問題之解決，絕不能將此等事實忽視之。

六

雖然在此滿洲之特質與複雜之利害關係中，有共通之要求在，似不難得其解決之道。其道爲何？

第一中國之民衆固不待言，即列國間亦爲共通要求者，乃爲將滿蒙置於中國本部政爭範圍之外而完全維持其治安。中國北部民衆之所以多逃命於滿洲者，不堪本部之混亂，而求比較安全之滿洲爲永久居住之地也。列國在中國之貿易幾完全不行者乃爲戰爭之結果也，而使彼可惡之戰不得侵入於滿蒙內亦爲必要之事。然滿洲而有懷抱窺視中原之野心家張作霖在，其事甚難。故甚有軍閥跋扈，野心家將滿洲投入戰爭漩渦之虞。滿洲之平和乃爲唯一之希望也。

第二爲滿洲之經濟的解放。在滿洲各國之經濟的利害雖似互相衝突，然未必一定若斯。蓋各國有各國之特色，綜合此等特色始能完成滿洲之經濟的發展。例如中國人缺乏資本與管理技術之能力，然能供給充分之勞力，且有小營業之才能，故適於爲工場鑛山及其他之勞動者，且能從事農業而兼營小商業以爲充分之發展。日本供給中國所缺乏之資本管理技術，以建築工場開採礦山採伐森林而與中國人以職務。又供朝鮮人得水田之所有權，開大牧場供給爲被服原料之羊毛，開墾北滿未開之地，以行大農經營，而能與中國人長短相補。至於美國則能以其豐富之資本投資於大規模事業。例如於滿蒙鐵道網之完成是也。又其貿易與滿蒙產業之開發相隨增進，而無與日本工業發達程度不同之故而生衝突之虞。至於英國則能行安全之貿易而無其他之問題。

七

由是觀之，則列國在滿蒙之利害衝突，或可因此而相調和相補足乎。故吾人對於滿蒙問題解決之要點，提出下列之二條件：

一、使滿蒙由中國本部戰爭之漩渦分離，維持其秩序與治安，得安心爲經濟的發展。

二、將滿蒙向世界爲經濟的開放，供各國民得自由爲經濟的發展。

以達上列二原則為目的，而圖滿蒙之根本的解決，其實行當不免有許多難關，決不能簡單達其目的，其事甚明。其尤甚者為維持滿蒙之治安問題。在東三省黨派的消長原不成為問題，張作霖之起滅亦不關於吾人吾人所見者更為根本者也。假使一旦滿蒙問題解決，則遠東之暗雲盡去，中日俄三國之關係當非常圓滿。然若解決不得法，則其遺害於東洋者必遠而且大。故吾人當此重要之時機，而不能不希望日，政府超乎黨爭之外，以國家為前題而出以適切之手段也。

評懷德爵士的英國對華政策

鮑惠爾

前英國國會議員及全印立法會議議長懷德爵士(Sir Frederick Whyte)於本年十月間來滬調查遠東形勢，臨行之日上海聯華總會特設宴款之，懷德即席演說英國對華政策。氏本為英國自由黨人，而演詞中於其現政府保守黨之對華政策，仍表示贊助，此為可注意之一點。十月二十二日密勒氏評論報特就氏所演說著為社論加以批評，題曰華人懷疑英國政策之原因。文頗輕鬆入裏，由死我君譯為華文，登載星期評論第二十四期。茲特轉錄於此。　記者

前英國國會議員又印度第一屆國民議會議長懷德爵士，上星期在上海演說英國對華政策，其演詞中頗予中英兩方人士以穩健的忠告。其對於在華英僑也，告以彼等如關於英國對華致策之問題向英政府及本國各團體有所建議時，應明白聲述彼等已覺知一新中國之存在，雖彼等自身現正為此時局變動之犧牲，而新中國確已在逐步上進之中矣。其對於華人也，告以『華人多信中國國民主義之主要障礙，厥為所謂不平等條約；然現行諸條約之修改，雖為可願欲的並為必要的，但此不足解決中國之病困，須知解決中國病困之第二步，其繫於中外間關係之方面者，不若繫於中國國內自身方面者之多也』

懷德爵士又追溯英國政策之變遷，自帝國主義以至自由主義，自約瑟夫張伯倫以至奧斯登張伯倫，自中國拳亂及南非布爾戰役(Boer War)以至今日之羅加拿條約(Locarno Treaties)而總斷之曰：今之與昔，雖不能無關係，然英國政策現已變更，在英倫之人十中有九既已尊重自安哥拉以達橫濱間，蓬蓬勃勃的國民主義精神之意義，則為無可辯論之事實。又謂此項國民主義的運動，原發軔於歐洲，今乃普徧於亞細亞，印度有之，中國有之，英人固已承認之。去年十二月間張伯倫爵士之通牒，即為承認此時局，而表示英國之新政策。蓋十二月之通牒即英國之政策也。續曰：『關於國民運動之前途，余所深信者，亦復深植於一般英人之心坎中而不可拔。今英國執政之黨，雖為保守黨，其政策則為自由政策。英國確以善意待中國，以忠信行其政策。假使今日中國任何負責任之黨能告余，彼信英政府實行忠信行事，則吾敢擔任以吾之所信達於英倫，俾中英間今後關係可立於正當基礎之上也。』

爵士於演說將畢，聲稱彼之所說，已越出關於英國政策，尤其對英僑勸告之原意以外。並云：『就報紙上之某種表示推之，似有可否駁之處。』記者以爲華人所以懷疑英國政策之眞理由，爵士至此乃始一語道及之矣。蓋在懷德爵士未到滬以前，華人殆無法考察英國之政策究竟如何。換言之，卽英國究以何種政策適用於中國，政如春間某記者之言曰：英國有兩種政策，一爲公開坦白的，卽表示英人對華人之眞感情者，一爲幽隱祕詭的，其製造地在上海及倫敦與印度之某某方面，乃自二十五年前陳舊的帝國主義遺傳而來者。而華人向來所聞之政策，乃此陳舊帝國主義的頑固政策；至於公開坦白的友誼政策，卽懷德爵士所欲對華人及英僑解釋者，殊未之前聞。此或出於偶然，亦未可知。然在懷德爵士將在滬演說之一日，字林西報揭載本埠頑固派利益之發言人白路司洛克哈脫（Bruce Lockhart）之一來函，其中有云：『一般不請而來之干涉他人事者，倘能消滅而離去中國，任華人與外商自相接洽，不使外商之地位被其本族本邦本帝國之人所傾陷所削弱，或亦爲解決吾人困難之一道。』夫此種對於懷德爵士及英國自由政策之抨擊，在上海繼續不已，固已多月矣。此特其一例耳。而英人正式機關字林西報近且於社論中大膽鼓吹在滬外人可故意製造藉口資料，使英政府不得不用其軍隊以恢復外人在華之舊日地位。不但此也，另一英報上海泰晤士接連揭載辛博森著名之論文，此君係英人而生於中國，爲英帝國主義及中國軍閥之宣傳者，歷有年所，現且公然服務於某軍閥之參謀部中，而上海泰晤士報仍不斷的載其論文，甚至印成小册，使本埠頑固派購之以送人。尤可注意者，辛氏近且抨擊去年十二月張伯倫爵士通牒中所包含之英國政策。夫上海在如此情形之下，又何怪華人懷疑英國政策乎？又何怪華人以英政府標榜對華友誼，同時在華英僑及英報則痛詆一切中國事物，故指英人爲狂易乎？竊謂英人果欲消弭華人之疑念者，應明告華人曰，『適用於中國之英國政策，乃英國政府所樹立之政策，而非上海頑固派所製造之政策。此等頑固派至今尙生活於二十五年前之黑暗時代，其與中國輿論之相距，猶較英美國內人民爲遠也。』

西報論上海公共租界內盜匪猖獗之原因

上海公共租界近來盜匪之多，綁票案之迭出不窮，至令人存一恐怖世界之感。華文報紙以此等案件太多，至有宜稱悉摒不錄者，亦可見盜匪猖獗情形之一斑矣。問嘗考其最大原因，洵如密勒氏評論報本篇所云，由於英人主持下公共租界內之陳舊的市政形式所致。爰錄此文以供留心社會政治問題者之參考。

記者

據十月二十八日上海泰晤士報載：公共租界總巡巴雷脫氏解說租界中近來罪案之多，其原因有九：一、就大概而言，罪案之多，係最近

政局開始以來軍事政治情形所致；二、自一九二四年秋季以後革命的及其他暴動發生十餘次，而華界當局處置不力；三、政局變後，盜匪等易取得槍械，善用武器之失業者亦增多；四、共產黨之宣傳引起無產階級之貪慾，不復尊重他人財產權利，一般匪徒及可為匪徒者受此宣傳影響；五、臨時法院所用中國暫行法律，適用於平時，而不適用於現在之特殊時代，罪犯不得相當懲罰，巡捕為之束手；六、環上海五十英里之周經內武裝盜匪充斥，殺人越貨，或擄人勒贖，如此情形，租界內自受其影響；七、共產黨依舊活動，圖用恐怖手段使上海工人全歸其支配，觀各工廠工人情形可見；八、上海近來之罷工潮影響工人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人，損失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作工日；九、本月內持械盜劫案達一百二十起，而九月三十日以前九個月內曾報告之案共八百十起。按據一九二六年工部局捕務正式報告，是年持械盜劫案共四百四十八起，捕得二百九十五人；是年持械綁票案四起，一九二五年則為二十起；租界內被暗殺者四十三人，一九二五年則為三十四人，西牢中犯人一九二五年一月間計二〇、六六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增至二二、三二九人。又是年捕房人員被殺者九人。茲再將是年報告中所列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六年之比較，表列如左：

	報告之持械盜劫案	持械盜匪被捕數	報告之不持械盜劫案	不持械盜匪被捕數
一九一七	一〇〇起	一七一八	一九起	一四八
一九一八	一三〇	一八三	一八	二六
一九一九	六八	一四〇	一五	二九
一九二〇	五七	八五	二八	二一
一九二一	九四	一二八	一二	二九
一九二二	四七	一三八	二六	三〇
一九二三	一〇九	二二一	三一	三四
一九二四	二〇四	二六〇	二四	三九
一九二五	三四九	六〇五	二七	三一
一九二六	四四八	四〇一	三九	四三

巴雷德總巡去年報告中即力言租界罪案係受政治影響，謂界內之不靖，共產黨實為禍階。又謂中國報紙除少數外，『不重視其對於公衆之責任，』因彼等恆將『使外人處於不利地位』之小事大書特書；又以同一目的為壓沒眞相的記載之故，又謂中國報紙每將煽亂者之小活動擴大紀述，並將政治集會之到會人數虛記逾實而紀錄演詞及決議案，亦每多過甚其詞，此無異助長煽亂云云。

按巴總巡所謂公共租界內盜匪情形純由

華界政局所致，固未必然；而公共租界盜案大增，則已成爲無可辯論之事。現在公共租界內財產之不安穩，殆已較上海任何他處爲甚。法租界及華界，關於此點，雖乏統計可查；然盜匪情形不若公共租界之嚴重，則爲衆所公認。說者謂此因財富大都集中於公共租界所致。然財富雖大都集中於公共租界，而非財富之全部及富人之全體皆在公共租界。例如上海之金鋼鑽及其他之珍寶大市場乃設在南市，純在華警管理之下，而華人富家居法租界者亦多。故謂公共租界盜匪之多由於財富集中，殆非確論。又一說謂臨時法院未能重懲盜匪，此亦一因，記者亦不敢信。蓋刑罰之嚴厲，其足以制裁罪惡，固不若『犯罪必得懲罰』之確定情形足以寒爲惡者之膽也。又共產黨宣傳，與持械行刦及綁票恐亦無大關係。工界風潮如工頭被殺工廠被毀等，或係共產主義者爲之。至若南京路一店被刦或一富翁被擄，則不得諉其責于赤化。須知盜匪或殺人者，卽使赤化，其爲害於社會，並不必較自由主義化或保守主義化者爲更甚，故巴雷德總巡以盜案諉過於共產宣傳，記者覺其爲大愚之見解。

數年來上海政治經濟之混亂，固使捕務方面負較大之責任。然盜匪充斥至此，其重大原因，實在市政當局未能重新組織其自身，以應付此新時局耳。蓋今之市政機關，組織於半世紀以前，當時上海尚是一小鎮，今則已爲世界最大都市之一。且在革命環境之下，今昔形勢迥異，其不能措置裕如，自無待言。如電氣處救火處雖已改良，而最重要之警務處，則從未有所刷新，仍與在大清帝國時代無異。關於華人參與市政之問題，至今相持不決，使華人對於工部局失其信仰，亦與罪惡情形有間接影響。且聞諸道路，竟有若干有政治性質的祕密團體，故意在公共租界中犯案，以破壞當局信用。此說無論確否，而凡一地方之大多數公衆與當局軋轢不安時，輒於維持秩序上發生困難，此固數見不鮮之事實也。依吾人觀察，目下上海之罪案情形，其深切的主因，乃在所謂公共租界內之陳舊的市政形式。「五卅」事件中駐在上海之美海軍司令麥克浮上將，於二年前離滬時，曾聲言上海決不能永久賴外國兵力之保護，亦不能望美政府以水兵負上海警務工作，此乃上海市政當局之責任也。然迄今上海行政上尚無所改良，中外不和之原因依然存在，竟與十年二十年前無異。長此不已，列強最後爲勢所迫，將不得不出而干涉，打破目下之行政機關，以求解決此問題，而其結果，公共租界內財產利益必因跌價而損失。總之，租界當局必須設法與華人合作，不當敵視，苟租界當局不能解決者，列強勢必代爲之也。



何謂社會問題

孫本文

近來國人有一種普通誤解，以爲凡講社會問題者便是講社會主義，甚或以爲講共產主義著作家著書以宣傳社會主義者，亦輒以社會問題標名。殊不知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並非同物。社會主義是一種改造現代經濟制度之主張或計劃；換言之，社會主義是因社會上發生社會問題而欲從改造經濟制度以解決此種問題之一種主張或計劃。欲實現此種主張或計劃，以期解決社會問題，於是有社會主義運動。故一社會發見社會主義運動，即可以表明社會問題之存在，但決不可謂社會問題便是社會主義。

此種誤解，一由於國人社會科學智識之幼稚，故不知社會問題之眞義。二由於國人素乏科學訓練，對於任何事物，輒抱一不求甚解之態度，故缺乏明瞭之觀念。

然則究竟何謂社會問題？欲明社會問題之眞義，當先明何謂社會。

集多人於一處，能否即謂之爲社會？社會決非單是多人之集合。聚集亂磚，能成爲磚堆；聚集多人，不能成爲社會。社會不止於個人之機械的集合。社會之主要點，在於各個人間有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共同兩字，包括一切交互作用，便是社會成立之主要原素。

例如家庭是一個社會。因爲家庭間之各分子——父母，夫婦，子女，兄弟，姊妹——都有交互關係，交互行爲而營共同生活。父母對於子女，子女對於父母，均有極顯明之尊卑關係。至於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便是家庭中之交互行爲。此種交互關係與交互行爲成爲一種共同現象。而在家庭之中，由種種共同關係與共同行爲而爲種種方面之活動，於是全家之人營共同之生活。

又如學校亦是一個社會。因爲學校中之各分子——教職員，學生——均有交互關係與交互行爲。而全校之人營一種教學相長之共同生活。

他如政黨是一個社會；工會是一個社會；鄉村，都市等等皆是社會。

要之，社會之範圍，雖有大小；但其同具有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之要素則一。蓋此等要素，在實際上僅有程度上之差異，初無性質

上之區別也。大概一社會之人數少時，則共同之程度深；人數漸多，則共同之程度亦漸淺；但其同爲社會則一也。

所以可說：

凡共有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而營共同生活之一羣人，皆得謂之社會。

但是此種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究竟何由而表現之乎？簡單說：均表現於一個社會中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等。凡一個社會，必具有特性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因之，凡生長於此特種社會之人，皆具有此特性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換言之，凡生長於此特性社會之人，皆具有共同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而凡社會中之共同關係共同行爲與共同生活，即由此等共同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而表現之。

此等共同之風俗，傳說，道德，理想，得統名之曰社會制度。

社會制度之效用，在建立社會上個人行爲之標準。無論何人，皆視社會制度爲行爲之標準。譬如兩客相見，在中國舊俗，以「作揖」爲禮，在歐美以「握手」爲禮。如是，「作揖」爲中土會客之行爲標準，「握手」爲歐美會客之行爲標準。故「作揖」爲中土之制度，「握手」爲歐美之制度；而其同爲社會制度與社會標準則一。

故一切社會制度，皆爲社會標準。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非一成不變；因時而變，因地而變者也。凡在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變遷之時，社會上便發生問題。故簡單說：

社會問題，就是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變遷時社會上發生之問題。

因爲社會制度或社會標準，不時變遷，故社會上不時發生問題。但其變遷之主要原因，則不在社會制度之本身，而在執行此社會制度之一羣人對此制度之態度。

大概一種社會問題，必包含兩種要素，即：

一、客觀的社會狀況——社會制度變遷前或變遷時社會上之狀況。

二、主觀的社會態度，——社會制度變遷時，社會上各個人對於社會狀況之態度。

而此二要素中尤以社會態度爲社會問題發生之必要條件。故我人可說：

凡社會上許多人認爲必須調整之任何社會狀況，皆成爲社會問題。換言之，凡社會上許多人對於任何社會制度或標準，認爲必須變革時，則該社會即發生社會問題。

如是，社會問題之產生，其關鍵全在社會態度。換言之，即使社會狀況如何不良，社會制度如何不適用，如其社會上多人不注意，不領會，不承認，則社會上亦自無問題。所以可說：

社會問題之有無，全視社會上多人態度爲轉移。

例如：舊式婚姻，在二三十年前，即使女子如何無智識，不識字，纏足，迷信，不開通等等，在爲丈夫者並不認爲不滿意。換言之，爲丈夫者之態度未

變，故不成爲問題。到如今，歐風傳來，情形大變。爲丈夫者對於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娶之婦，爲不自由故對於舊式女子爲不滿意。舉凡從前不成問題之條件，到現在都成問題。換言之，爲丈夫者對於舊式婚姻之態度旣變，故產生此類舊式婚姻問題。

又例如：勞工問題，如工作時間之長，工資之低，待遇之苛等等，在二三十年前，我國各工廠各作場各大商店內之工人店夥，常常如此。大家視爲固然，所以並無問題。到如今，情形不同。勞工方面及社會民衆，漸漸注意勞動生活狀況；覺得工作不應太長，工資不應太低，待遇不應太苛等等，於是就成爲社會問題。換言之，從前社會態度未變，所以卽使勞工生活如何貧苦，並不成爲問題。現在社會態度旣變，此種狀況便成爲問題。

如是，同是一事，在一時代不成爲社會問題；在他時代便成爲社會問題。以同理推之，同是一事，在一國或一地成爲問題；在他國或他地，不成爲問題。

例如：美國有兩大社會問題，卽禁酒與移民是也。而在中國則二者並不成爲問題。

所以單有不良之社會狀況，不能產生社會問題。問題之有無，全視社會上多人對此狀況之態度變遷與否。社會態度未變，則任何社會制度，全社會之人奉之爲行爲標準而莫敢違背故不發生問題；社會態度一經變遷，則任何社會制度，卽難保其固有之標準價值而社會問題，因此發生。

要之，社會問題之成立與否，全視社會多人態度爲轉移。

或謂此所謂多人之態度，就分量言，究以何爲準則乎？最大多數歟？過半數歟？抑僅僅多人而不必半數歟？著者意見此所謂多人之態度，不必拘定最大多數，過半數，抑不及半數。或者卽係最大多數，過半數，或不及半數，均未可知；其關鍵在足以代表一社會之主要勢力。此種人之言論態度，常足以引起社會公衆之注意，啓迪社會公衆之蒙昧，轉移社會公衆之態度。此種人常常居先知先覺社會領袖之地位。所以社會問題，常視此種先知先覺勢力圈之態度爲轉移。

大概此種先知先覺之領袖，常居少數或最少數；但亦視社會之大小性質而有不同。大社會如國家，則此輩或係最少數，但小社會如家庭，學術團體等則此輩或爲大多數，或竟屬全體。

要之，社會態度之變遷常由最少數人開其端，而後由此最少數人之倡導鼓吹，漸漸轉移餘人之態度。從理論方面言，社會態度之變遷，如無他種勢力之阻撓，常由最少數，而少數，而多數，而大多數，而最大多數，而全體。猶之投石水中，其波紋漸漸擴大終至於佈滿水面而後止。但從實際方面言，社會態度之變遷，常不能由直線進行，往往曲折委迂，旅進旅退；至其後則社會態度必於不知不覺間，漸漸轉變。換言之，如無他種勢力之永久阻撓，社會態度轉變之範圍，亦必漸漸擴大。

由科學的眼光觀之，此種態度轉變漸漸擴大之趨勢，乃爲自然之結果。由倫理的眼光觀之，則此種趨勢，非常危險；蓋任何人皆得利用之也。

賢良者固得利用以改造社會制度以造福於社會；而狡黠者則往往因以破壞善良制度以逞其私謀。此則國家社會之所不可不防制者也。

總括言之，通常社會上對於一種社會制度的態度發生變遷時，則此種制度，即發生問題。此種態度變遷，常由少數而及於多數；一至社會上最大多數或全體之態度既變，則此社會制度即失其效用，而將代以新制度；而此社會問題，便從此解決。

由是以談，社會問題之發生，完全由於社會態度之變遷。但是社會態度，又何由而發生變遷？

社會態度之變遷，概起於與異種社會制度或文化之接觸。故社會接觸，常為社會變遷之主要原素。

通常在閉關自守之社會，呈一種承平無事之氣象；（換言之，在不與異種文化接觸，社會上絕無問題之時。實際上此種社會極為稀有。）則此時之社會態度，對於社會制度或文化，常表示滿意服從。一旦與異種社會制度或文化接觸，新制度或新文化漸漸輸入；於是固有之社會態度，因接觸既多，於不知不覺中，漸漸變遷；而新態度由是產生。

但是於此必須注意者，即新制度或新文化，不必限於由外輸入。有時一種制度積久弊生；社會上先知先覺之優秀分子，能自動發明，創造新制度以改革舊制度。但此種新制度之能否引起社會之注意，或改變社會態度，須視創造者在當時社會上之地位何如以為斷。如其創造者而出於社會上所謂「德高望重」之輩，則其對於社會之影響極大。否則所謂「人微言輕，」無人能注意及之也。

要之，社會上固有之態度，亦往往因內部之新發明而發生變遷，由是以產生社會問題。但在人類歷史上觀之，社會變遷大都起於此外界新制度之接觸，此則人類學家言之鑿鑿者也。

總而言之，凡一種社會新態度之發生，必由於二要素交互作用之結果。即：

一、舊態度——社會上固有對於舊制度之態度。

二、新制度——外界傳來或內部發明之制度。

由此舊態度與新制度之交互作用，乃產出一種新態度。此種新態度與舊制度之交互作用，乃產出一種社會問題。由是而產出一種新運動，因以造成一種新制度。其關係可由下圖表示之：



由是以談，無論何種社會態度之變遷，無論何種社會問題之發生，無論何種社會制度之變革，其始皆由與異種制度或文化之接觸。不論社會之大小性質何如，其變遷之歷程大率如此。

但是，就社會問題而言，其發生之樞紐，還在社會態度之是否變遷。我人固知社會態度之變遷，是由於與新制度之接觸。但反言之，社會接觸，不一定能改變社會態度。譬如中西文化之接觸，為日已久。我國近年社

會制度之變遷，固大率由於歐化輸入之故。但何以歐美各國未嘗因與我國文化接觸而發生變遷。又如非洲黑人之在美國者幾已完全爲美國文化所同化；但在美國人民方面則未嘗因與黑人接觸，而發生何種變遷。

由是言之，社會變度之變遷，固由於與異種制度接觸；但社會問題之成立與否，畢竟是視態度之變遷與否以爲斷。故欲解決社會問題，全在轉移社會態度。社會態度若能轉移，則社會標準即變遷；社會標準既變，則社會問題即已解決矣。

例如：當胡適之輩提倡新文學時，不知有多少人出而反對；可見當時之社會態度，贊成舊文學反對新文學。但到如今，社會上對於文學之態度已轉移，多數人贊助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到此，可謂社會標準已變遷，而此問題亦已解決矣。

又如女子纏足之風俗，在從前即智識階級之人，多視纏足爲女子美觀要素之一。擇娶者以此爲選擇標準；可見纏足爲當時社會標準。而其時社會態度對於此纏足風俗極端贊成。但自與歐化接觸後，知纏足之種種弊害；提倡放足，鼓勵天足；到如今，社會態度已變，少年擇配不但不以纏足爲美觀要素，而且視爲唯一之反對條件。到此，社會態度已轉移，社會標準亦變遷，可說此問題已解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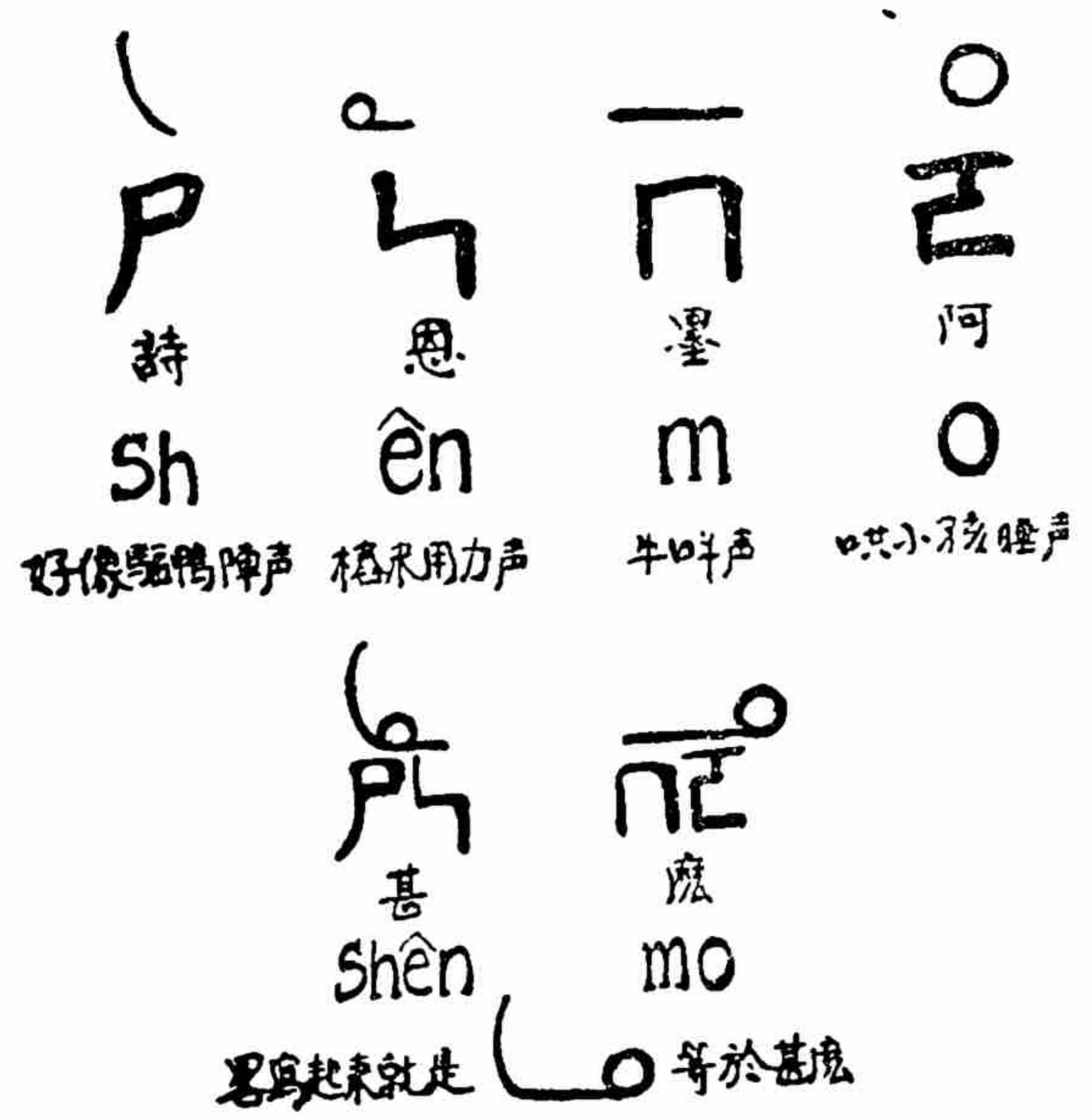
於此，可見社會制度之變遷，全視對此制度之社會態度爲轉移。所以欲解決社會問題即在轉移社會態度。

轉移社會態度之途徑有三：（一）教育，（二）宣傳，（三）立法。教育爲人羣根本之改革；宣傳所以啓牖民衆；立法所以範圍民行。而此三者尤賴有領袖人才與緻密組織以執行而實現之也。

炳勛國音速記學學校

中華民國大學院批准備案

招生



面授部　函授部

炳勛國音速記學是美國康撒司大學楊炳勛碩士耗十餘年之心血發明他的特點就是完全根據國音的聲調只有四十一個基本符號每個符號下有四種方法註明(1)用國音字母(2)用漢字(京音)(3)用羅馬字(4)用比聲祇要懂得任何一種方法就能把他記牢炳勛國音速記學簡明便捷準確不倣效畢德門氏的舊法符號不分濃淡不用雙線寫成速記用紙行中不用紅線或他種符號去分別五聲寫法自左至右橫寫除了四十一個符號外沒有一個別種聲音的符號要強記的實是最新穎最合科學方法在中國現有的速記中獨樹一幟前次在滬公開試驗備受各界贊許現本校第一屆面授部已經畢業茲因社會急需此項專門人材續辦第二屆面授部已於十二月二十六號上課兩月畢業至函授部隨時可以入學並無限期本校注重實際不尙虛僞對於面授部教授認眞堅固函授信用對於函授部的講義解釋詳明使學者一覽明瞭無師自通凡具有中等教育程度國文通順者均可肄習學費面授部四十元函授部二十元另報名費兩元爲提倡此種新學術起見遇有有志嚮學而經濟實不寬裕者得酌量優待函索章程須附郵票六分空函不覆

〔附告〕本校一俟面授函授兩部學員衆多卽用速記文字印刷各種書籍發刊速記雜誌使得炳勛國音速記學學員的學業愈演愈進至於高材學員當儘先在本校留用同時再設立介紹部遇有遠近機關團體需要速記專門人才的時候分別介紹

校址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內

收費處　上海寧波路上海銀行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上古哲學史上的名家與所謂『別墨』

賀昌羣

先秦諸子派別極其複雜，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略分諸子之學為十家，（班氏末謂：『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故通常但言九流。）說諸子之學都出於古之王官。諸子學說不出於王官，近人胡適辨駁之頗明晰，（註一）故我在這篇文中，首已不承認漢書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的話。但胡氏在該論文及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八篇）中，卻根本抨擊古代無有名家，欲以圓成他的『別墨』之說。我以為這樣的翻案，實未免「過猶不及。」蓋諸子不出於王官是一事，先秦有名家又是一事，我們決不能因去刪枝，使連根株都拔掉。胡氏的話，這里可暫不忙引；且先略論自來論名學趣異的人的幾種意見：

（一）墨家之學，自漢以後儒者定為一尊，其學便絕亡了。晉時有個魯勝，他把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加以注釋，取名「墨辯注。」如今晉書（註二）本傳中，還存有他的墨辯注序，其中有些話與本文有關，故節錄一段於此：

『名者，所以別同異，名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子同；荀卿莊周等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按序當作厚。墨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王念孫校序當作厚，是也。）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世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魯勝的墨辯注，隋書經籍志已不著錄了。我想或者在勝之生前，此書已就亡失了。故晉書才說『其著述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序』的話。）

這里，魯勝以惠施公孫龍爲『祖述墨子之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可見，他是以施龍爲墨子的後進，祖述墨子名學——魯勝叫做「名本」——的名家。——句中『以正別名顯於世』的「別」字，據他書皆作別。（孫星衍校改「刑，」是也。畢按：序文下且有『采諸衆說，集爲刑名二篇，』故亦當據此改正。）梁啓超墨經校釋亦引此作『以正別名顯於世。』唐鉞國故新探（註三）駁之，說梁氏是『依據胡氏（適）施龍爲別墨之說，』改「刑」爲「別」的，這卻錯怪梁先生了。但我又查中華書局影印乾隆四年校刋本，確又是『以正刑名顯於世，』這自是依孫校改正了的。

魯勝這種說法，他是根本把惠施公孫龍一班名家與墨者爭辯「堅白」「同異」種種問題的關係看做一方面去了。其實他們恰是敵對的。——當時各家大概都曾參與過這樣的辯論；（說見下文）而且各立門戶，互相辯難。但魯勝卻是明明說先秦是有名家的，不過他以名家是後於墨子，祖述墨經，——魯勝作辯經，——而『以正刑名顯於世，』罷了。

（二）郭象注莊子天下篇的『倍譎不同，相謂別墨，』謂：『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其意是以上文各家，（相里勤之弟子以下）都是同習墨經，不過『各守所見，』（象注此句原文。）你亦與我相別，我亦與你相別：他這樣的注釋，仍是模糊。（成玄英疏亦然。）唐擘黃先生謂爲『望文生義，不足爲據，』是不錯的。

（三）這項可分三條列論：

（1）章學誠校讎通義（註四）極推崇莊子天下篇爲先秦『諸子學術之權衡。……其後敘及墨翟禽滑釐之學，則墨支（墨翟弟子）墨別（相里勤以下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經，（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皆誦墨經是也）（按：以上小註，皆章氏原文。）具有經緯條貫，較之劉班著錄，原委尤爲秩然。』章氏這里所謂『墨別，』他自己說是指相里勤以下諸人『俱誦墨經，而皆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一段。但，我們以爲章氏所謂『墨別』二字的意思，若格外沒有錯誤，在文義上實不可通；且隨意顚倒原文，亦大悖論理的原則。

（2）張惠言墨子經說解自序說：『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張氏的主張，大致亦采魯勝之說，無甚別意。

（3）孫詒讓墨子閒詁經上解題下注云：『以下四篇（經上下經說上下）皆名家言：……其「堅白」「同異」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似戰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恉。』孫氏既云『相出入，』則言中當有認名墨各家爭辯的意思。故他雖以墨經爲『墨家別傳之學，』但並不曾說墨經的作者便是惠施公孫龍。胡氏中國哲學史（註五）引了他的這段來作佐證，未免誤會了原文的意思。

以上是說魯勝孫詒讓諸人，有的以為『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後來鄧析惠施公孫龍一班人便祖述墨經之學而創為名家，『以正刑名顯於世』（魯勝說）；有的則說墨經非墨子所著，『似戰國時墨家別傳之學』（孫詒讓說）。總括一句，魯孫二氏的意思，都以為名家之學出於墨經；而墨經或者是墨子著的，或者是戰國時墨家別派作的。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八篇取魯勝「墨辯」之名，益衍孫氏之說而「變本加厲」，以為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惠施公孫龍作的，一定是他們同時的人作的。』（註六）（按：魯勝所謂墨辯，祇有經上下經說上下，不含大取小取兩篇）胡氏復執此以解天下篇的『倍譎不同，相謂別墨』為治墨辯一派的墨者，與舊墨學『倍譎不同』，因自稱為『別墨。』胡氏說：

『墨家的後人，於「宗教的墨學」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學的墨學」……這一派墨學與宗教的墨學，自然「倍譎不同」了。於是他們自己相稱為「別墨」』（註七）

據我的妄測，以為胡先生的意思是勉強要把莊子『俱誦墨經』的話丟開，說墨經不就是「墨辯」，才好將惠施公孫龍一班人牽為墨辯的著者，而根本否認先秦諸子中有名家之學。故說：

『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無論那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一家的名學（邏輯）……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註八）

家家都有名學是一件事，古來有名家又是一件事。先秦的有名家，除了胡氏所詆司馬談劉向父子班固之言而外，我們在先秦書中在在都可證明。戰國策（趙策二）有蘇秦勸秦王勿輕犯六國內中有段說當時那些名家的話，是很強的證據：

『今「秦」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不可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

齊威王在位是在西元前三七八年至三四三年，過了便是宣王，在位是在前三四二年至三二四年。可見『白馬論』的問題，至少須在齊宣王時已成立了。這點於下文我們考證公孫龍的年代最有關係。當時各家都極力的排斥，儒家最激烈的是荀子，他的正名篇便是明目張膽地攻擊名家，他斥鄧析惠施『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治綱紀。……欺惑愚衆』（非十二子）。又說：『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儒效）莊子天下篇亦論『惠施……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這些話都是直接批評名家的。若說惠施公孫龍就是當時的『別墨，』那末，何以國策莊荀韓非下

至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凡論及名墨各家的話，都是分條論列，旨趣秩然呢？（註九）古無名家之說，無論如何這點是說不過的。

復次，通常以為「刑名」一詞，就是指的法家，（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三一頁亦謂：『後世言法者，亦號刑名。』）這也是不對的。「刑」卽是「形，」史記秦始皇本紀引韓非子曰：『飯土塯，啜土形，』漢書司馬遷傳作：『堯舜飯土簋，歠土鉶。』鉶，史記又常省作刑。（太史公自序『飯土簋，啜土刑。』）說文『鉶，器也，』含有法式形相的意思。（墨子經上云：『力，刑之所以奮也。』又：『生，刑與知處也。』尹文子大道上『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皆可證刑與形同。）故刑名家的學問，多是講形式名相之理，亦止是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的「刑名。」（韓非是法家，尙權術，兼治刑名之學。關於這句的解釋，歷來都看錯了。我起初亦誤認為不同，後承傅緯平先生的指示，使我十分感佩。傅先生說：『韓非傳之刑名，實卽形名，後世誤以法律為刑名，與下文法、術之法重複矣。因韓非傳詿解不明，遂至後人誤會。』）唐鉞亦謂：『呂氏春秋名理篇「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之「刑名」就是「形名，」此先秦諸子說名理的常語。』（註十）再，我們上文所舉國策的『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也是「刑名家」卽「名家」的確證。

經了上文的討論，大概已證明了先秦確有名家；然則胡氏中國哲學史第八篇所謂『別墨』之名，可以不攻自破了。（註十一）

春秋戰國是「處士橫議，」「邪說暴行有作」的時代。所以莊子說：『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為其所欲焉以自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我們知道老孔墨三子的學說，在當時固然很占勢力，但我們決不能說這三家便可以概括當時的思想界。惠施公孫龍——名家之學，秦漢而後雖不傳，（魏志鄧艾傳注，引荀綽冀州記說：『邵俞清貞貴素，辯於議論，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可見魏晉間還有講求此學的。）但在當時確有它相當的勢力，故荀卿才得控以「欺愚惑衆」的罪狀。其實說來，當時的思想，『大抵明義理者為多，』（章炳麟答胡適論墨學語。）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攻擊名理之學最烈。史記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又不可不察也。』（司馬貞索隱云：『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肇按：貞沿舊說誤解，非是。儉當作險，荀子富國篇云『誅賞而不猶，則下疑俗儉而不一。』楊倞注『儉，當讀險，』是也。呂覽去宥篇『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可證。）所謂『苛察繳繞，』（荀子亦說『名家甚察而不惠』）看來是譏貶名家，其實便是名家學問的精髓。中國的哲人，自來是儱侗說話，嚴復名學淺說中論文字正當用法有一段說：

『中國老儒先生之言氣字，問人之何以病？曰：邪氣內侵。問國家之何以衰？曰：元氣不復。於賢人之生，則曰：間氣。見吾足忽腫，則曰：溼氣。他若厲氣、淫氣、正氣、餘氣、鬼神二氣之良能，幾於隨物可加。今試問

先生所云氣者究竟是何名物，可舉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對也。然則，先生一無所知者，皆謂之「氣」而已！……他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義字，諸如此等，雖皆古書中極大極重要之立名，而意義歧混百出！』

西洋學者批評中國人說話，大半是玄學上的名詞，不過掉鎗花吧了，說到一個『察』字，談何容易！然則，名家學問的範圍究竟是怎樣呢？我以爲章太炎先生說的很明白。章氏說：

『游心於「堅白」「同異」，以勝人爲極者，名家之志也。名家無執守，墨氏以尊天、尚同、兼愛、貴儉、敬鬼爲務，則既有其執守矣。所爲辯者，將以成吾之旨，而使人不能破，非泛以辱吾俳名也。』（註十二）

印度的因明，西洋的「邏輯」，老子的無名，孔子的正名，墨家的墨經，莊子的齊物，荀子的正名，固然是各人的哲學方法，各家的名學；然而，名家之學，並不就是「名學」呀！名家自也有他的名學，這一點我們要認的清楚才是！天下篇的惠施『厤物之意』（卒按：厤物當是篇名。經典釋文云：『厤古歷字，分別歷說之。』）及『偏爲萬物說』，便是名家範圍內所研究的學問。（胡適之先生以「萬物說」三字爲學說之專名，誤也。按原文之意，蓋謂舉凡天下之事物，施莫不舉以歷說之，如天下篇所例十事便是。）如今先秦書中雖不少關於名家的紀載；但大都是他們的言行，不足代表他們的學術。祇有天下篇所稱惠施『厤物之意』的十條及公孫龍的二十一事，（按此二十一事，有說非公孫龍所作；但無論如何總是名家的話，我們今姑定爲龍作，似亦不妨。）還可略窺見其面目，——可惜都沒有明白的辨證說明。

惠施厤物之意：（十條）

（1）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此條詳解見下文。）

（2）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墨經上駁辯云：『厚，有所大也。』說：『厚，惟無所大。』）

（3）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孫詒讓云：『卑與比通，』荀子正名篇駁此條云：『山淵平，……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莊子齊物論亦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5）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6）南方无窮而有窮。

（7）今日適越而昔來。（齊物論作：『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來訓至也。按墨經下駁云：『行修以遠，說在先後。』說：『遠近，修也；民行修，必以久也。』）

（8）連環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汜愛萬物，一體也。

公孫龍的二十一事：

（1）卵有毛。

（2）雞三足。（孔叢子有『臧三耳』一條，當是作僞的人誤改。呂氏春秋淫辭篇作『藏三牙，』是。）

（3）郢有天下。（墨經上駁云：『正無非。』說：『若聖人有非而不非。』）

（4）犬可以爲羊。

（5）馬有卵。

（6）丁子有尾。

（7）火不熱。（墨子經上駁此云：『火不熱，說在視。』（「火不熱」舊作「必熱，」今依經說下改。「視」舊作「頓，」今依孫校改。）

（8）山出口。

（9）輪不蹍地。（墨經上駁此條云：『偃秅秖。』說：『偃昫民也。』按：此從孫校。）

（10）目不見。（此條荀子正名篇及墨經下皆有駁論，因語繁，不具引。）

（11）指不至，至不絕。（齊物論駁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12）龜長於蛇。（墨經下駁辯云：『物甚不甚，說在若是。』說：『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

（13）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墨經上定方圓之界說云：『圜，一中同長也。』又：『方，柱隅四雜也。』）

（14）鑿不圍枘。

（15）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此條墨家駁之。經上：『影不徙，說在改爲住。』說：『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按此依梁校。）

（16）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詳解見下。）

（17）狗非犬。（墨經下駁之謂：『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

（18）黃馬，驪牛，三。（詳解見下文。）

（19）白狗黑。

（20）孤駒未嘗有母。（說見下文。）

（21）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墨經下駁云：『非半弗新，則不動，說在端。』說：『新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新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新也。』）（註十三）

以上總共三十一條，前人往往都用『詭辯』二字一筆抹煞了。從前希臘在紀元前五〇〇年初葉，有個哲學家叫做芝諾（Zeno of Elea）的，亦有與惠施公孫龍的同一性質的議論。如今還有八條散見於亞里士多德的書中，希臘的哲學家叫它做 "Paradoxes"。此字日本人譯

作『曲論,』我覺得不大妥當,原意本為『似非而實是論。』(a tenet or proposition seemingly absurd, but that yet may be true in fact)現在試舉他的第一和七的兩條與施龍的說法作個比較(讀者諒不致怪我妄引傅會吧。)

(1)假使萬物都是實在的(Existent),那便必有兩個區分:一是「至小無內」(infinite small),一是「至大無外」(infinite great)——「至小無內」因為它原來便沒有所謂「大小」(magnitude),所以便不能分開。「至大無外」因為它的任何部分都有「大小」可計,所以便可彼此分開,成為二分;從而再分之,第三分當然仍是有它的「大小」,如此迭分,終究仍必有它的「大小。」

這正是惠施的第一條『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的辨辭。芝諾的第七條說:

(7)從來萬物都是一塊兒同在這個空間(space)裏;但這個空間本來是停住的(at rest),故所以一枝飛箭放射的時候,在它橫過空間的每刹那間,也是停住的。準此,在它放射的全過程中,也當然是停住的。

這條在邏輯上完全與公孫龍的(15)『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和(16)『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相同。芝諾的學說,在西洋方面也是被人當做『詭辯』(Sophism)看待,直到近代方有幾位法國的學者塔麥利(Tarmery)和諾爾(Noël)及英國的學者羅素(B. Russell)出來替他抱不平。羅氏說:

後世學者的一個最顯明的錯誤,便是對於埃理亞的哲學家芝諾的批評。芝氏在學理上的精微奧衍的發見,二千年來都給後繼的哲學者的粗心浮氣誤解了。他們硬派他僅是個「異想天開」的辯士,橫加他的學說以『詭辯』之辭,叫他沉冤莫白!後來有個德國的教授章爾斯托斯(Weirstrass),他起初也許做夢也不曾想到他與芝諾的學說要發生關係。那知後來竟以此築成了數學復興的新基礎,使『詭辯』之學重光。他很嚴格地擯棄一切枝節,至終始決定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是不變的,那飛箭放射的時候,眞是停住的。(註十四)

平心而論,惠施公孫龍的哲學,雖然忽略了人類官能的不完全,(the imperfection of human organs)如惠施的(1)(8)條,公孫龍的(7)(12)(19)條,雖然忽略了實際的運動,(the reality of motion)如惠施的(6)(7)條,公孫龍的(15)(16)條,但在哲學上,在眞理的闡發上,確有它相當的價值,確是一種可貴的發見啊!

以上我不嫌辭費,說了許多話,無非想借一些佐證來幫助說明,並不是有意誇耀我們的祖宗又什麼都有,多麼「萬能」了。

如今孔叢子公孫龍篇,列子仲尼篇中所載公孫龍的事,大概都是後

人擴掇之語，很不可靠。漢書藝文志紀先秦名家之書，共有三十六篇：

鄧析子二篇　尹文子一篇　公孫龍子十四篇　成生公五篇

惠子一篇　黃公四篇　毛公九篇

以上各書（究竟是否全屬純粹的名家或兼有他學，是另一問題。）到隋書經籍志大半已不箸錄了。如今的鄧析子（二篇）尹文子（一卷）都不見得完全是眞的。（尹文子我以爲還有一部分是原箸。）

鄧析與孔子同時，這是我們所確知的，左傳魯定公九年（西元前五〇一）『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呂覽及列子都載析爲子產所殺，此事之謬前人已有辨正，這里可不贅說。但鄧析的『無厚』之論，我們以爲是當時應有的學說，後來的名墨各家，也嘗繼續從事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如（一）惠施「厤物」的十事中便有『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一條。（二）墨子

厚，有所大也。（經上）

厚，惟無所大。（經說上）

端，體之無厚而最前者也。（從王校）（經上）

端，是無同也。（經說上）

次，無間而不相攖也。（從孫校）（經上）

次，無厚而後可。（經說上）

（三）荀子修身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而君子不辯也。』（四）韓非子問辯：『「堅白」「無厚」之辭張，而憲令之法息。』以「堅白」與「無厚」對舉，可見「無厚」是屬於名理上的問題。今行鄧析子首篇『天之於民無厚也，君之於民無厚也，……』全是後人本呂覽列子附會假托的，決非析之本說。

以下我們論惠施公孫龍的年代問題。

我們根據上文所舉戰國策的話，知道齊宣王時（西元前三四二至三二四）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已爲當時士大夫所注意，由此可推公孫龍大概生在西元前三四四年左右。又據呂氏春秋（審應覽七）公孫龍曾說燕王以偃兵，又曾與趙惠王論偃兵。（審應覽一）戰國策（趙策三）又說信陵君破秦時（西元前二五七）公孫龍還在，曾勸平原君勿受封。（註十五）史記平原君傳亦紀有此事。可知公孫龍至遲不過死在西元前二五五或六年。這說與胡氏中國哲學史所考公孫龍年代頗爲差異。胡氏說：

『公孫龍大概生於西曆前三二五年和三一五年之間，那時惠施也老了。公孫龍死時當在前二五〇年左右。』（註十六）

胡氏並未曾說明所考公孫龍生年的根據。我們上文所舉呂氏春秋和戰國策的三個引證，都是他所根以考公孫龍年代的原料，大概總算可靠了。胡氏也承認『公孫龍在平原君門下，這是諸書所共紀，萬無可疑的。』（註十七）但我們確知平原君卒在趙孝成王十五年，（此本六國表，平原君傳則在十四年。）即西元前二五〇年。如果依胡氏所說，那不是公孫龍與平原君死在同年了？可是，史記明載：『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

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引劉向別錄也有這段話，胡氏亦承認這事『似乎不是假造的。』(註十八)則公孫龍之去平原君當在平原君未死以前。準此推論，公孫龍死的年代祇有先平原君的可能，（西元前二五五或六年）斷無有與平原君同時或後的理。

至於胡氏以爲公孫龍說時君以偃兵便認爲『很合墨家兼愛非攻之說，』(註十九)這也未免誤會。須知當時各國，互相征伐，人民痛苦不堪，所以那時學識高遠的學者都勸時君非攻息戰，（其中以墨子最爲熱烈。）猶之我們現在一般人的「奔走和平」是同樣的社會現象。比如天下篇說宋鈃尹文『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宋鈃、韓非子作宋榮。孟子作宋牼。）難道我們亦可以說宋鈃尹文是墨家嗎？（據孟子所載，宋牼很像墨家，但我以爲這是似是而非之見。）

於是我們根據胡氏所考『惠施的時代大約在前三八〇年與前三〇〇年之間。』(註二十)那末，惠施七十歲時，公孫龍正三十四歲左右，當然可以彼此辯論。胡氏說『我以爲公孫龍決不能和惠施辯論』(註二十一)的話，恐怕不能使我們相信吧？（張采田史微還說公孫龍先於惠施呢。）

今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首篇跡府，係後人本孔叢列子等書湊成的傳記，實算五篇：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及名實。我以爲還是漢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殘佚了的原本。揚雄法言（吾子篇）稱『公孫龍詭辭數萬。』以量而論，漢志所云，與揚說大致尙相符。到隋書經籍志公孫龍子便不箸錄了；因此，有人便說今本公孫龍子是假的。(註二十二)這實在未免過於武斷。比如周髀算經雖僞託周公所作，但至少是戰國末年的書，而漢志無，隋志始有；那末我們考證公孫龍子也不應當以隋志無便說它是僞的。況且以各篇的邏輯方法與文法的結構看來，再校以諸子——尤其是墨子——書中的話，我們似乎很難說它不是戰國時代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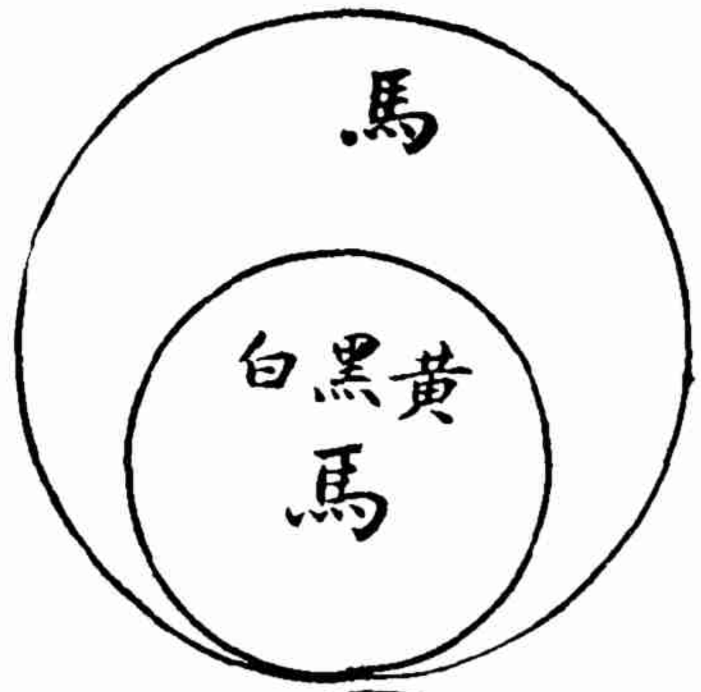
我現在姑舉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與當時各家的駁論作一個例；因爲篇幅的關係，這里不能詳舉，繼續我當把他們的正負的辯論整理出來，以供哲學史家的參考。（二千多年來，學者震於字面，都把他們——名家——的學說看做相同的去了！）這篇文中自然不免疏忽和誤解的地方，甚望學者深切的指教。

（1）（a）公孫龍『白馬非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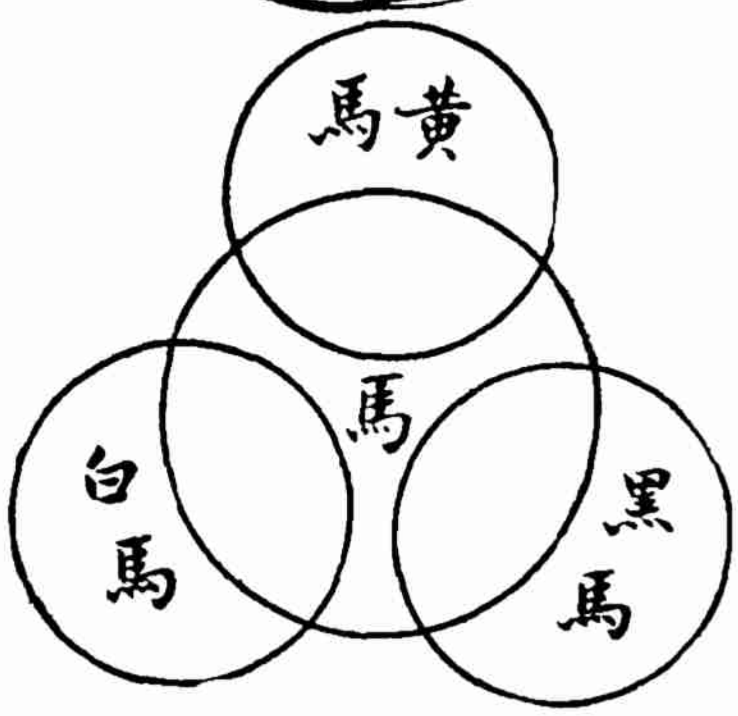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馬，所以命色也。……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皆不可致。……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馬」者，無取於色，故黃黑馬皆可以應；「白馬」者，有取於色，於色，黃黑馬皆以所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公孫龍子白馬篇）

公孫龍的意思是要把「形」與「色」分開來說；因爲我們意識的構成，大概有三個原素：一是外物，（如馬）一是物德，

（如白馬之「白」）一是我們的「意感」（feeling）這三者雖同爲構成意識的要件，可是分開說來，卻是絕不相同的。比如我眼前見着一匹白馬同時便感着那馬的白德，（whiteness）——這在我的「意感」與那匹馬與那馬的白德，截然是三件事。但有時我們因爲已經見過的實物，雖不看見時亦能生我們的意感，（如云「白馬」）同時也能感看它的物德。（如云白馬之「白」）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往往祇想到那馬的白德而不及馬的實體了。公孫龍的論理便是站在這方面說的。所以黃馬、黑馬、白馬雖然都同具有「馬」的全德，但是黃、黑、白三種顏色卻是迥不相同的東西因此，黃馬、黑馬、白馬所同具的全德中便互相差異了「色」的表德。所以我們要馬，黃馬、黑馬、白馬和一切有「色」的差異的馬都可



第一圖　命形的



第二圖　命色的

以應，——這叫做「命形。」但如果我們指定要一匹「白馬」，——這做叫「命色」」那末黃馬、黑馬便沒有「白」的表德，所以便非我們所要的「馬」。如是，我們所要求的明明不是「馬」而是「白」了。這豈不是白馬非馬嗎？現在更作兩個圖來表示他們在論理上不同的地方。

（b）黃馬驪牛三。（莊子天下篇所舉公孫龍的二十一事之一）。

黃馬是具有黃色的表德；驪是純黑色的馬。黃馬與驪的「色」的差異，是迥然不同的，猶之黃馬與牛，牛與驪的不同一樣。這條與（a）是同樣的論理。

（c）孤駒未嘗有母（同上引）。

列子仲尼篇作：『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這條的解法，我想不當如其字面。列子係魏晉間人的僞書，妄本莊子增改原文（此外還有七條非天下篇所載。）不足爲據，我們這里只好存疑因爲下文有墨家駁論的話與這條有關，故附於此。

（2）墨家的駁論：

（a）非白馬焉，置駒馬說之舞說非也。（墨子大取篇。）

「舞」畢校爲「無」非是。按「舞」不誤，當作變弄解。漢書張湯傳：『舞文巧詆』，又『舞知以御人』皆同本意。這是駁（1）的（a）（c）二條公孫龍的『白馬非馬』既不可通，又

設「孤駒未嘗有母」之說以求勝而舞弄其說，故謂「舞說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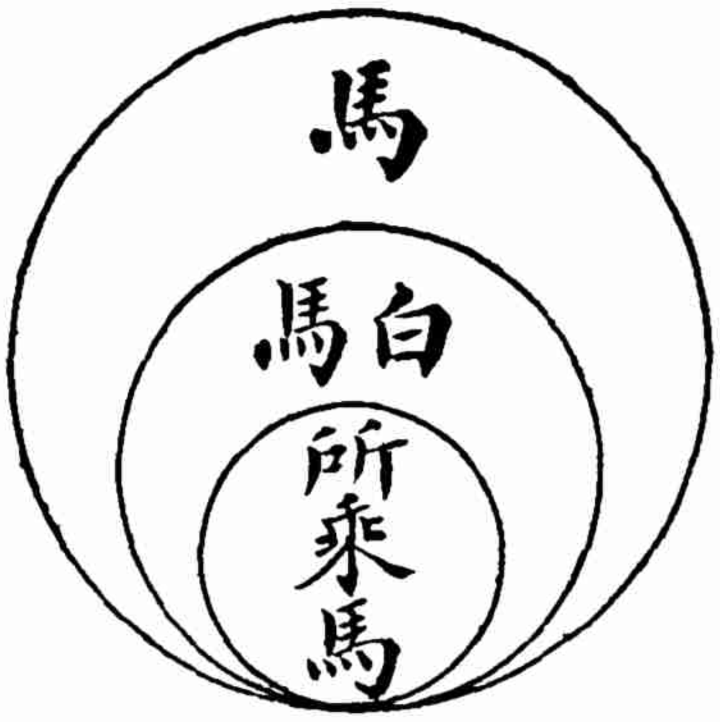
（b）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私名）人也，愛獲，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墨子小取篇。）

這是駁（1）的（a）條的，今試用三段式的寫法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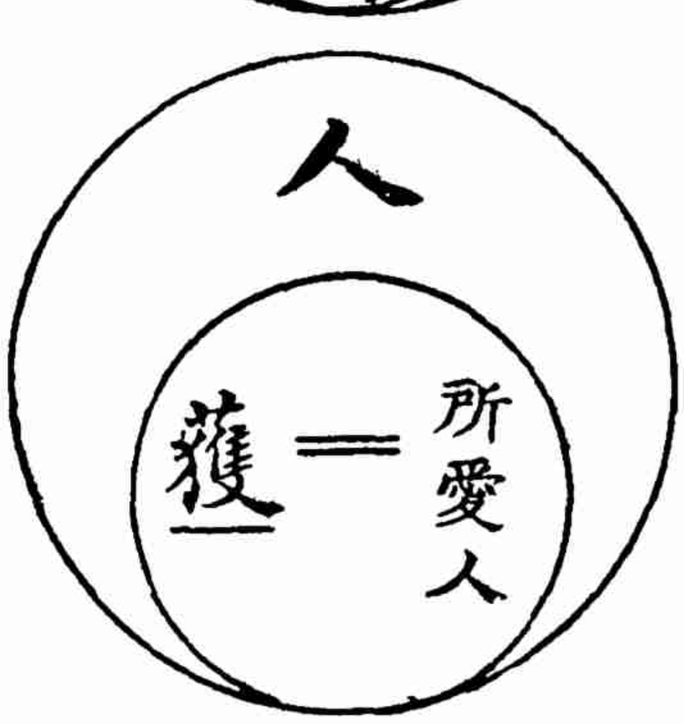
（甲）凡白馬都是馬；
所乘的是白馬；
故所乘的是馬。

（乙）獲是人；
所愛的是獲；
故所愛的是人。

更以圖表示之：（此圖係採自胡適墨子小取篇新詁）



第一圖



第二圖

（c）之馬之目盼，（之馬猶是馬。）則為之馬盼；（畢云：「為」當作「謂」。）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而不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墨子小取篇。）

這是駁（1）的（a）（b）二條。公孫龍說『白馬非馬』，因為『離形之謂也。』（白馬篇。）墨家說，不然。比如「黃牛」是因為牛的毛是黃的，並非「牛」的 "being" （此字殷復譯作「庇音」，今譯「存在」或「實有」。）是黃的；那末，「白馬」幷不是馬白，是因為馬的毛白。你如果要「離白」，那你祇可對於馬的毛說，決不能否認「馬」的全德的「存在」（即「非馬」）猶之『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是一樣的道理。——這是墨家的第一個辨證。第二個辨證，是駁公孫龍的（b）條：比如一匹黃馬是馬，兩匹不同「色」的馬（如黃馬與黑馬——驪）也是馬。因為黃馬與驪雖然「所色」不同，但都各同具有四隻足，——這是馬的共德。至於馬之所以「白」，是因為有其他不同色的馬（如黃、黑馬）相比較，所以才有「白」的稱謂。假如凡馬都祇是一個色，那還有什麼黃、黑、白色的差異，——就是說那還有什麼所謂「白」馬呢？

（d）推類之難，說在名（舊挩今依孫校增）之大小。（墨子經下。）

謂四足獸，與牛馬，與物；盡異大小也。（「牛馬」舊作「生鳥」，「異」舊作「與」今並依孫校改。）（經說下。）

這條是總駁（1）的（a）（b）二條的。墨言「推類」就是現在所謂「演繹」（deduction）。演繹法的第一步是「命題」（proposition）。命題是「名」所組成的。（墨經所謂「名」，卽是代表事物觀念的文字。）經上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今名家說『黃馬，驪牛三』這便是陷於「推類」的誤謬了。因爲黃馬與驪是屬於「馬」的類，牛是屬於「牛」的類；黃馬、驪與牛，又同屬於「四足獸」的類；四足獸又同屬於「物」的類。如今名家硬把它們劃分爲「三」，這便是用「名」的錯誤了。用名一錯，命題也就隨着錯了。所以說『推類之難』！今黃馬與驪明明是「小名」；黃馬與驪與牛，同是四足獸，（荀子正名篇所謂『大別名』）四足獸又同是「物」類（荀子所謂『大共名』）這明明是「大名」。公孫龍舍此而不言，故墨家說他的論理是犯了『盡異大小』的謬誤。

荀子的駁論：

「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反也）其所辭，則能禁之矣。（正名篇。）

「名約」便是論理的方法。「所受」，如今叫做「賓詞」（Object）「所辭」卽是「主詞」（Subject）。公孫龍說『白馬非馬，』「馬」是賓詞，「白馬」是主詞。荀子駁他說，如果把那賓詞——「馬」——換爲（荀子所謂「悖」）「正名」（Positive term）（「非馬」是「負名」Negative term）就是說把公孫龍的話反過來說：『白馬，馬也，』那便對了。所以荀子說：『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以上是荀子直接駁公孫龍『白馬論』的話，其餘間接的隨處都可見，這里不具引。

莊子的駁論：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齊物論。）

上一層是駁公孫龍的第十一條『指不至，至不絕。』下一層是駁『白馬非馬』論的。

以上不過單舉當時各家對於『白馬論』的爭辯作例。卽此一例，我亦感覺得不甚完備。其餘如「堅白」「同異」和論「名實」諸問題的爭辯，如果仔細的爬梳出來，實是很饒興味的。

末了，我要聲明一下：我對於墨經的著者，還未有一定的主張；但我以為墨翟他以多忙之身，或者沒有功夫來作這樣精審的科學理論。而且證以各家爭辯那些問題的時代，我們似乎有理由說墨經不是墨子著的。但此事說來話長，將來有機會再作討論罷。

（註一）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見太平洋雜誌一卷七號；今已附入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末。

（註二）晉書卷九十四魯勝傳。

（註三）國故新探卷三第六十四頁。

（註四）校讎通義卷三，十四之三十二。

（註五）中國哲學史第一八七頁。

（註六）同上。

（註七）同書，第一八五頁。

（註八）同書，第一八八頁。

（註九）如荀子解蔽篇論各家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天下篇首論儒家，次墨家，次宋鈃尹文，次彭蒙田駢慎到，次道家，最末始論名家——惠施公孫龍桓團之徒，都是依據各家在當時勢力之大小而論次的。

（註十）國故新探卷三第六十四頁按此說亦見於章炳麟國故論衡原名。

（註十一）讀者可參閱唐鉞國故新探卷三論先秦無別墨一文，與此篇可以互相補證。

（註十二）見華國月刊一卷六期章氏墨子大取釋義序。

（註十三）以上惠施的（2）（7）條，公孫龍的（3）（9）（12）（21）條下注墨經駁辭，其解說讀者可參看章行嚴名墨訾應考。（東方雜誌二十一卷紀念號。）章氏之說，雖未必盡然，但他能認清名墨的爭辯，確是不錯的。

（註十四）參看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中論 Zeno 條。

（註十五）這幾句話，都是胡氏中國哲學史第二三五頁的原文。按胡氏所考年代，大抵依照竹書紀年。

（註十六）同書，第二三六頁。

（註十七）同書，第二三五頁。

（註十八）同書，第三五七頁。

（註十九）語見胡適惠施公孫龍之哲學一文的緒論中。該文載東方雜誌十五卷五、六兩期；今已收入東方文庫名學稽古小册中。

（註二十）中國哲學史第二二七頁。

（註二十一）同書，第二三六頁。

（註二十二）姚際恆古今偽書攷說『公孫龍子漢志所載而隋志無之，其為後人偽作奚疑？』

十六，三，十九，稿成於上海。



無電可用

中外影戲



本社運銷歐美大小影機玲瓏巧妙能隨意自演極合家庭娛樂或戲院營業之用不論電燈油燈電石燈均可應用附有用法書一見卽明疊蒙國民政府省政府各黨部學校團體教會惠購咸推為滬上最良影機之唯一經理現為提倡擧家娛樂普及影戲事業起見特擧行優待辦法凡剪此廣告來購者除影機照價八折影片六折外加贈各種中國影片以副 雅愛外埠函購寄費加一裝箱付郵保無損壞影片零售每尺五分凡偵探冒險戰爭滑稽裸體跳舞等無不美備中國片每尺一角郵票代洋九五折算

各種影機價目如左

◉高座煤精影戲機 每副連螺絲燈不附片售洋八百元

◉馬達自動影戲機 每副附片二千尺加贈中國片五十套售洋五百元

◉優等乾電影戲機 附片一千五百尺加贈中國片三十套二百五十元

◉二號乾電影戲機 每副附片一千尺加贈中國片二十套售洋二百元

◉特別A號影戲機 每副附片七百尺加贈中國片十套售洋八十元

◉特別B號影戲機 每副附片三百尺加贈中國片六套售洋四十元

以上六種放影最大可爲營業立單保用

◉甲種影戲機 每副附片二百尺加贈中國片四套售洋三十元

◉丙種影戲機 每副附片一百尺加贈中國片二套售洋十五元

◉優戊影戲機 每副附片五十尺加贈中國片一套售洋六元

新出小本 中國影片

本社新自攝製小本中國影片以備家庭娛樂或鄉鎮營業之用已出者如

美女歌舞 凌空飛機 自由之花
火車夜駛 游泳比賽 葡萄仙子
迷魂歌舞 男女技擊 武漢戰爭
北伐誓師 作戰砲兵 衝鋒破敵
他之情史 家庭幸福 戰艦海航
孫中山 上海風景 雙獅奇舞
西遊記

共百餘種情趣横生刻畫入微每小本一百尺原價十元減售六元

出租機片

本社備有新式影機及各種中外影片以備各處影戲院之租賃長期短期均所歡迎

SING KEE FILM CO.
V21 North Kiangse Road, Shanghai

總發行上海自來水橋北首 新奇影戲社啟



PARIS
GARTERS

巴黎吊襪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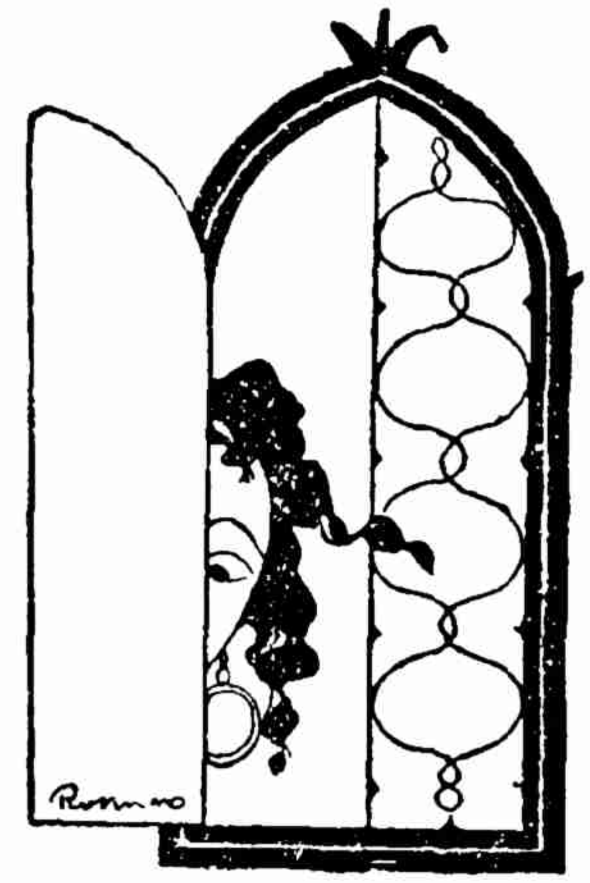
無金屬能與肌膚接觸

係用最佳之原料製造故必舒齊適意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路二十四號 貿勒洋行經理

A. STEIN & COMPANY
Chicago, U.S.A.—New York, U.S.A.



生活素

陳香貽

一　緒言

無科學知識的人評判一物，皆以外觀之優美價値之高昂爲珍貴；幷不在實質上成分上去考求。所以一般人民，對於食物之選擇，常以膏肉白米，爲無上的食品，粗米蔬菜，爲極無價値的食物。殊不知一經科學家證明出來，實爲一種極大錯誤。蓋粗米蔬菜中所含生活營養上之有效成分，較白米膏肉等尤爲豐富而完備，如生活素（Vitamine）是也。此種物質爲人生營養物中最不可少之物，然其存在多在蔬菜及糙米中。一般人乃忽而不知，殊爲可惜。

十餘年前醫學家化學家均以蛋白質，脂肪質，礦物質，炭水化物及水爲食料中之五大營養物。每日祇要有適量之此種物質供我們的食料，能發生適當之熱，即可維持吾人之生命。後來經東西科學家多方研究之結果，知除上述五種之外還有所謂生活素者，尤爲吾人生活上不可缺乏之要素。據最近數年研究之報告，其能力之偉大，不但與五大營養物有同樣之功用，且有醫治疾病，左右雌雄，增加農業上之生產及返老還童之奇效，若百尺竿頭求進一步以研究之，則世界上不可解決之糧食問題，將不難迎刃而解矣。茲將素來聞之於師友，見之於報章雜誌，以及參考各書所得者，拉雜述爲是篇。不學如余，錯謬之處，當所不免，然拋磚之意，在乎引玉，還望高明之士，不吝教正是幸。

二　生活素發明之過程

生活素原文爲Vitamine，有譯爲「生活質」及「活力質」者，亦有音譯爲「維他命」者。

食白米爲主的亞洲人，常生一種脚氣病，一般人皆以爲是感受濕氣或水土不合所致，祇要食了麥飯和醱酵麵饅頭，或遷地調養，就可以醫治。一八八二年日本海軍於食米之外，更加肉類麵包及水果蔬菜等，而患脚氣病的人，因以大減。一八九六年荷蘭化學家愛克滿氏（Eyk-man）以白米飼鳩，三星期後，則見此鳩現一種與脚氣病（Beri-Beri）

相似的病症，飼以米糠即愈異之以爲白米含澱粉過量會生一種有毒物質，此病恐卽中毒而起，飼糠之所以能愈者，糠中定有一種物質，能與之中和的原故。嗣後愛氏又在爪哇以囚犯作實驗，其結果如下表：

食米種類	人數	患脚氣病者	患脚氣病者的人數比例
白米	一五〇、二六六	四、二〇一	一比三九
銀皮米	三五、〇八二	八五	一比四一六
帶糠米	九六、五三〇	九	一比一〇七二五

由此表知米糠與脚氣病的關係。故愛氏卽主張『專食白米，缺乏營養上的有效成分，如添米糠，便可補救』之學說。一八九七年，有一亞細亞某旅店之英國外科醫生，用小雞一羣分爲二組，一組單飼以肉碎，一組則飼以含胚兼有殼之穀粒，結果前者均患軟脚病，不起而死。後者則皆無恙。於此而知肉中必缺乏某種物質，而含胚有殼之穀，則有某種物質，此種物質必與軟脚病頗有關係。同時美國石談唐氏（Stanton）亦從事於此種研究。一九〇七年乃發表米糠的酒精浸出物，能醫治脚氣病之論文。於是德人馮克（Funk）卽用化學分析法，研究米糠的酒精浸出物，發現一種結晶性的物質。嗣後又將釀酒之酵母分析之，亦發現同樣的物質甚多，且均係含淡氣之物質。馮氏卽用爲抵抗脚氣病之主要成分。又證明有維持生命之功效，故名之曰"Vata (life) mine"。於一九一一年公布於世，而生活素之名，乃大噪於天下。其實數年前日本鈴木梅太郎博士，已早於米糠之有效成分中，取得此種晶狀物質，以試驗各種動物，證明其效力，不僅能治脚氣病，且於無病時，亦爲營養上不可缺乏之營養素，稱爲「阿里撒民」（Orizamin），曾發表論文於東京化學會及德國生物學雜誌，惜該氏不善鼓吹，遂讓馮氏獨享盛名。至一九一二年英國化學家何勃金斯（Hozkins）用純粹牛酪素，豚脂，糖類及無機鹽類，照牛乳之成分配合，以爲飼料。取體量相等，發育狀態相同之白鼠數頭，分爲二組，一組除飼以上列數種飼料外，幷加鮮牛乳二瓩：一組不加，比較其發育狀況，結果，未加新鮮牛乳者，體量日減，逐漸衰弱。而加有新鮮牛乳者，不但體量日增，而發育亦頗健全。十八日後，又以同量的新鮮牛乳加於上列數種飼料中，以飼體量日減，逐漸衰弱之白鼠。而發育健全，體量日增者，不加，結果，加者回復其原狀，未加者反見衰弱。由此，則知牛乳中必含有一種營養上之物質也無疑。而何氏遂發表論文稱之爲「補助的食物要素」（Accessary Food Factors）。

一九一五年美國麥加倫（Macollum）及達委斯（Davis）兩氏於蛋白質中取純乾酪素，脂肪中取豚脂，炭水化物中取乳糖及澱粉（或糊精）等物和於無機鹽類混合物中，適當配合，以飼白鼠。在六十日至八十日內，幼鼠仍能生長，但不久卽行停止，而減其體量。此時卽加以卵黃或牛脂的醚液浸出物，又見生長，（但豚脂，棉實油及橄欖油等之醚液浸出物，無此功效。由此，則知雖同爲脂肪，而其營養上之價值，亦各因其種類而有不同。）又據英國阿斯賓（Osborne）及門德爾

（Mandal）兩氏之試驗，則發見專以純粹營養品飼鼠，不能保持其發育。德人斯塔普（Stopp）及英國霍樸肯斯兩氏亦有同樣之發見。此皆證明單食五大營養素，不足以維持生命。吾人之所以能生能育者，於五大營養素之外，尚有所謂生活素者在。最近又有日本高橋及美國康德生（Kundson）兩氏，於小麥中發見一種與生殖有關係之生活素（其法詳後生活素E項內）不但增加生產量，且能左右蚶縮及返老還童也。由上觀之，生活素前途，正未有艾，其在食物中，爲量雖微，然對於營養上實有絕對之必要，將來研究進步，對於人類生存之幸福，眞無涯際也。

三　生活素之種類及其性質

（A）依其溶解性之不同，而大別爲二類：（一）即在脂肪內能溶解者，稱爲脂溶性生活素（Fat-soluble Vitamine），此類存在於植物種子及動物之脂肪內爲多；如魚肝油，蛋黃，黃油，椰子油，及花生油等是。（二）不溶於脂肪而能溶解於水者，稱爲水溶性生活素（Water-Soluble Vitamine），此類則多存在於水果，蔬菜及植物之綠葉中。

（B）依其功用不同，而又分爲生活素A，生活素B，生活素C，生活素D，及生活素E五種，茲爲便利研究起見，分述於後：

（1）生活素A　此種生活素能溶解於脂肪內，故亦名脂溶性A（Fat Soluble A），因有抵抗佝僂病之作用，故又稱爲佝僂病性生活素（Antira chitic Vitamine），其性質對於熱之抵抗力甚強，雖至攝氏百度，亦無大害。對於鹼及酸性之抵抗力，亦比較強固。惟於養氣中，最易破壞。故保藏含有此種生活素之食物時，應注意避養之法。其功用不但能助身體之發育，且有治療佝僂病（Ricket）及枯眼病（Xerophthalmia or Reratomacia）等之效力。故食物缺乏此種生活素時，易生佝僂，枯眼，夜盲，黃疸及血壓低減等症。學校兒童之易罹眼病，鄉村農夫之好鬧夜盲，皆此之故。

（2）生活素B　此種生活素能溶於水，故一名水溶性B（Water-soluble B），有防制脚氣病之發生及抵抗神經炎性之作用，故又稱爲神經炎性生活素（Antineuritice Vitamine）。對熱性不及生活素A之堅定，但積儲能經久不變，在中性或酸性溶液內時，對熱性比較固定，惟在鹼性溶液中，則呈顯著之有害作用。故於十分之一規定鹼液存在時，熱至九十度，而大部分之生活素，竟至消滅。如鹼液濃厚，即在二十度以上，亦能破壞。人於烹菜時，欲使菜易於柔軟，常加 Soda 於其中。不知菜未柔軟，而生活素B已消失無餘。食物缺乏此種生活素時，則生一種神經炎病，在人爲脚氣病，（北京協和醫院報告，謂赴該院診治脚氣病者，多爲南方常食白米之人，蓋以過磨之米或久蒸之飯，此種生活素皆完全消失——糙米蒸至一百二十度，經二小時之久，生活素B全消，其結果與食白米同。——）在其他動物，則呈與脚氣類似之病狀。前述愛克滿氏（Eykman）以白米飼鴿之結果，即爲缺乏此種生活素

之明證。一九二三年 Purdue 大學教授 C. W. Carrichs 氏以一羣之小雞試驗，不給生活素B，則皆患 polyneuritis （類似脚氣病。）一九二五年該氏又以二組小雞試驗，一組不給生活素B，三週後稱之，僅六十七克，一組亦給以同樣之飼料，惟加少許之酵素 (yeast)，三週後稱之，每隻一百二十七克。又據科拍爾氏（Coopar）之報告，此種生活素之功用，不但對於脚氣病有特殊之奇效，卽平常營養上亦爲不可缺少之物質，且與食物中炭水化物之新陳代謝亦有密切之關係。如食物中炭水化物愈多，則此種生活素之量亦愈多。

（3）生活素C　亦名水溶性C（Water Soluble C），蓋亦能溶解於水之故。此種生活素不但對於養化，加熱，及乾燥等極易變化，卽對鹼之抵抗力，亦甚薄弱。然對於熱之抵抗力，常因其物質之種類而有不同。如牛乳中之此種生活素，易由加熱而失其效力，卽低溫久煮時，其效力之損失，尤爲厲害。故煮沸之牛乳，於生活之營養上，大不相宜。久經貯藏及乾燥等亦均有害。近來眞空乾燥法發明，能使此種生活素雖乾燥之，久藏之，亦不致失其效力。故有如法以製甘藍，蕃茄，橙汁等乾物，以供航海長途及其他用者。聞古之航海家及戰塲之兵士，常患壞血症，而失其活動之能力，但食梨，橙，以及其他綠草，便能治愈。此等現象，據近日學說，知由於缺乏此等生活素所致。故此種生活素亦稱抗壞血性生活素（Anticorbutic Vitamine）。

（4）生活素D　此種生活素在脂肪中極易溶解，故又稱脂溶性D (Fat soluble D)。能使礦物質澱附骨骼，俾骨增長，且可防軟骨病(Rickets) 之發生。其性質比BC兩種都要堅定。五十年前 Dr. A. J. Kisley 氏謂『Rickets 於豕中較多見之，惟其發生之原因何在？尙不知也』後經 Wisconson 大學之 Steenbock, Hort, 及 Halpin Purdue 大學之 C. W. Carrick 等種種實驗，始知軟骨病發生之原因，爲缺乏生活素D所致。吾人常見雛雞卵化之後，其骨骼極其軟脆，嗣後鈣質漸漸附積之，以使其堅硬。所以軟骨者因其骨中所附積之石灰質太少，而生活素D實有主持此石灰質附積之效力。一九二三年 Carrick 氏，復將小雞分爲二組，一組飼以不含生活素之飼料，不三週而盡死於試驗室中，其最後死之一隻，亦僅經三十天，而他一組亦飼同樣之飼料，但置內盛魚肝油之玻璃瓶二個於飼槽中，雛雞雖不能食此魚肝油，然其身體則時與此瓶相磨擦，太陽光經過此玻璃瓶，而射於其食物之上，蓋因太陽光之輻射能力（Radianenergy of sunlight）有製造各種生活素之能力，而一定之油質，有吸收此日光輻射之能力，（Coe liver oil 卽其中之一）故 Carrick 之此種試驗，卽借鱉魚肝油以取得此日光之輻射能力，而經玻璃放射於雛雞之飼料中及其身上，此所得之輻射能力，卽爲生活素D也。（日光光波之需以避免 Rickets 者，謂爲 Ultra violet rays。而 ultra 者，乃非常之謂，卽非常紫色光線之謂也。此光線通常爲人目所不能見，其波長甚短，且非常紫色，於分光鏡中，或三稜鏡窺之，則見其較顯著之色爲藍，靛青及紫色。而

Ultra Violet rays 即在此色之後，此光對通常之玻璃不能通過，惟quartz 玻璃及 pyrex 玻璃——Carrick 氏用以盛魚肝油者即pyrex 玻璃也——乃能通過。但前者價甚昂，後者較平。又所謂 collo玻璃者，亦可通此光。故凡 Brooder House 之窗，以用此等玻璃爲佳。)

（5）生活素E　此種生活素亦能溶於脂肪內，故亦稱爲脂溶性E（Fat soluble E）。其性對熱堅定，不含淡與成鹽原質，對於動物有增加生殖之功能。美國加省大學比臭坡(Bishop) 及伊文思 Evans)兩氏，以某種合成食品飼鼠，日久鼠變而不能生育，細考其原因，則知母鼠之子宮，仍爲平常狀態，而其初期發育之胚胎，則被吸收。公鼠則於食合成食品兩月之後，而睪丸變爲衰退萎弱。但飼以生活素E，而睪丸細胞之組織，若仍有存在，則能回復其原狀。日本高橋氏及美國康德生，亦證明此種生活素與生殖有密切關係。曾用不含此種生活素之食料飼養白鼠，則完全不能生育，乃取小麥用水浸出之物質，再以以太（Ether）或烟（Benzen）溶解後，以之飼白鼠，則產子增加六倍之多。又用此物注射白鼠內，即令交配，所生之子恆爲雌，經過數小時後，再令交配，則所生之子皆爲雄。蓋以經過時間太久，而其成分減少。世之所謂返老還童術者，恐亦即此種生活素之功用也。常見喜食雞卵者，往往比喜食牛乳之人蒼老，因雞卵中含此種生活素較多於牛乳故耳。

四　生活素之存在

生活素存在量之多少，視食物之種類而定。有全富於各種生活素者，有僅含其一種而缺其他幾種者，亦有富於一種而少含有其他幾種者。茲將最近科學家研究之報告摘錄於下，以便吾人食物之選擇耳。

（1）各種生活素皆含有之食物：

新鮮白菜，熟白菜，發芽豆類，馬鈴薯，肝臟，牛乳，瘦肉，胡蘿蔔，西紅柿，橘及柑等。

（2）含生活素A較多之食物：

牛乳，乳皮，卵黃，小麥胚種，牛脂，羊脂，魚油，肝臟，心臟，鱈肝油，鯖魚，生白菜，萵參，菠菜，全小麥粉麵包，胡蘿蔔，及其他凡有葉綠素 Chlorophyll)之植物等。（因植物能於葉綠中自由合成此種生活素，故凡有葉綠素之植物，即最下等如藻類亦含有之。）

（3）含生活素B較多之食物：

糙米，蛋黃，小麥胚種，乾酵母，酵母汁，肝腦，亞麻仁，黍子，乾豆類及穀果類等。

（4）含生活素C較多之食物：

生白菜，檸檬汁，柑橘汁，西紅柿，綠茶，洋莓，生菜類，豆芽類，半煮洋芋及半煮白菜等。

（5）含生活素D較多之食物：

椰子油含量最多，鱉魚肝油次之，其他動物之肝與蛋黃中亦含少許。

（6）含生活素E較多之食物：

麥芽油，燕麥，玉蜀黍，萵苣，苜蓿，肉類，乳類等。而魚肝油亦含有少許，菜種油則含量適中。

總上觀之，肉類多A，穀類多B，菓粟類多C，而油類則多D也。

五　生活素與各種動物之需要

動物因種類之不同，所其所需生活素之種類及其分量亦各有異，例如白鼠之食物不需生活素C。而鴿則需C特多，需生活素BC爲量均極少。魚類亦不需生活素C，惟生活素AB極爲重要。而豚鼠則反是。以人而論，則成年在二十歲以後，祇需生活素AB，而不需生活素C。小孩則需C特多，AB稍許。而雞之食料，又必以生活素ABC三者俱備，乃能得其充分之發育。（考雞之得生活素A，大概由於蟲類，因昆蟲體內生活素A含量最富，C則青草中含量特多，故一般養雞家，常用青草育蟲以養雞者，即此理也。A對於雞之生蛋有亦密切關係。）然鈴木梅太郎云，雞之發育，除生活素ABC三種之外，尚需硫黃與矽二物，但究其需此二物質之功用如何？現尚未有人發明，或謂對於毛羽極有關係也。

六　生活素之功用

生活素功用之偉大，雖已略述於前，然爲詳細其用途起見，又不能不分述於後也。

（1）對於各種疾病之功用　人食五穀生百病，因病原之不同，而治療之藥劑，亦各有別。而生活素一物，則能治多種病症，此誠藥料中罕見之物，醫術上極珍貴之品也。如生活素A能治佝僂，枯眼，夜盲及黃疸等病。生活素B能治脚氣病及神經炎等病。而生活素C有防除壞血病之功。生活素D亦有醫治軟骨病之能。至於生活素E不但對於動物發育上有極大功能，且有增加生殖，左右雌雄，及返老還童之效力也。

（2）對於細胞構成之功用　生物由多數細胞集合而成，故無細胞即無生物，細胞之於生物，其關係之密切，可想而知。然細胞之組成，又須賴細胞核，而細胞核之有此功能者，以其含有 Pysimidine Base 及 Purine Base 二物質，而生活素亦有此二物質之功用。故對於細胞之生成，頗有密切之關係也。

（3）有返老還童之功用　現在一般人所謂之返老還童法者，乃內分泌（Hormon）所左右之現象也。而生活素與 Hormon，經科學家多方研究，亦有同樣之影響。考 Hormon 爲內分泌腺所分泌之一種有機質，能左右人之老幼，缺之，則生命不保，故切斷此腺，必致於死，所謂返老還童者，即使少年人之 Hormon 注射於體內耳。而生活素有 Hormon 同樣之效能，故生活素是否就是 Hormon，現尚在研究中。

（4）有五大營養物之功用　五大營養物者，即維持生命及發展機能之炭水化物，脂肪質，蛋白質，礦物質及水是也。（炭水化物能在體內燃化，發生活動所需要之能力。脂肪蛋白兩質能使食料燃化生熱，同

時且能組織筋肉。礦物質則能健清血液，保持中性，而不致病症。至於體內之水，則能與蛋白質等組成膠體狀態之筋肉。）斯爲人生日不可缺之物，其重要也可想而知。然自生活素發明以來，則其價值與功用，皆無存在之餘地。蓋以生活素不但有上述諸種之功用，且有奪取五大營養物之功能而代之。玆略舉最近數年來日人試驗之結果於後而證明之。

（A）以生活素A代脂肪之試驗　食物中如有生活素A，則不要脂肪，亦無害於生育。前日人鈴木梅太郎博士及大關（Agarin）兩氏之試驗，均得同樣之結果，其法如下表：

（一）鈴木梅太郎法　即用

（1）澱粉（Starch）	70%
（2）馬肉蛋白質	25%
（3）Mecollum	4%
（4）Oryzanium	少許
（5）Biosterim（由油中取出）	少許

配合之飼料飼白鼠，則其發育非常完美。

（二）大關氏法　則用

（1）白米粉酒精浸出物

（2）Casin

（3）肉蛋白質

（4）Oryzanium

（5）Salt

配料飼鳩，而鳩之發育，亦頗優美，於此則知生活素A有代替脂肪之功用也發明。該氏近又用此法試驗貓，其結果如何？想不日亦當發表於世矣。然此種試驗，均以動物爲試驗品，究不知對於人類，又當若何？聞日本近亦有人正從事於此，考生活素A係從油類取出，故有油類新陳代謝之功用。

（B）以生活素B代炭水化物之試驗

鈴木梅太郎法

（1）Fat	70%
（2）Mecollum	50%
（3）Protin	25%
（4）Oryzanium	少許
（5）Biosternal	少許

以此種配料飼白鼠，而白鼠之發育，亦非常良好，因其含有生活素B，可知此種生活素，有代炭水化物之功用。

七　生活素與農業之關係

生活素直接與人類之關係，已如上述矣。然對於農業亦有極密切之關係，玆復略分言之。

（1）與農業生產物之關係　如動物營養中缺乏生活素時，則生

產不良，發育不佳，已於前面言之。故欲使農家副業之發達，生產品之增加，則生活素之功用尚矣。例如雞卵之生產與生活素極有關係是也。

（2）與畜產製造之關係　新鮮牛乳含生活素C最多，據試驗得知，每百竔新鮮牛乳，可抵檸檬二竔。蘿蔔汁四竔可抵檸檬二竔。但市上所售之罐頭牛乳及牛乳粉，則含生活素極少，因其殺菌時生活素皆被破壞也。又乳牛當生乳期內消耗體中之養料與石灰質特多，故於停乳期時，須多飼以苜蓿，因苜蓿含生活素D最富，故可以補足其損失之石灰也。所以吾人欲求牛乳業之發達，對於牛乳之調治法與乳牛之飼養，均當注意而改良之。

（3）與家畜飼養及水產之關係　家畜之飼養亦應注意其營養物中之生活素，如含有生活素A，則黴菌不易侵入，疾病難於發生。豬牛羊之易生蛔蟲者，卽其飼料缺乏生活素A之明證。曾用試驗將營養物內之生活素A取出以飼豬，豬卽失其動作。隨卽將人體內之蛔蟲卵混調於水內而飼之，則其蛔蟲之繁殖非常容易。但以生活素A飼之，則不能繁殖，可知生活素有殺滅寄生蟲之效。日人謂支那人食肉，最爲汚濁，蓋以豬身上之蛔蟲係傳自於人也。又鯉，鰻，鱒等魚類之飼料，亦須生活素A及B，而養魚家之常以綠色草飼魚者，卽此之故。著者留學南通農科大學時，嘗見該校牧畜部養魚時以青草撒播魚池，蓋亦此理也。

（4）與農產物之關係　農產物總以對於吾人生理上有直接關係者爲最良。自生活素發明後，吾人之於食物，乃知有所取舍，如果實類含生活素C，蔬菜類則含生活素A C均富，而綠茶含生活素C尤爲充裕，故日人近來不惜鉅資，特出二百萬元爲宣傳綠茶中含有生活素C特多之用，因之綠茶乃爲小孩極良之食物。考其中所含生活素C與檸檬中所含者相等。日人之所以如此者，一方可以廣其綠茶之消路，同時則可以傾軋中國之紅茶。外國之可可（Cocoa）及咖啡（Caffee）等，因可可咖啡所含生活素A C均極少，而B則全無。紅茶烏龍茶亦然。至綠茶含生活素C之所以特多者，是因凡有葉綠素之植物皆富於此種生活素之故。故凡生長於日光（紫外光線）下之綠色植物及綠色種子，皆含此種生活素甚多，而不受日光之植物，不但無綠色，而且營養價值亦大減。吾人栽培作物，於光線方面亦不可不注意也。

（5）與土壤細菌之關係　土壤內之細菌，對於改良土中之理學性質及肥料分解，均有重要關係，故欲得良好之農作物，必自培養土中之細菌始，而菌類大多喜食生活素B，故欲細菌繁殖，不可不多加生活素B於土中，以資繁茂。而肥料細菌，亦須生活素B，故綠肥最爲重要也。

（6）與農產製造之關係　釀酒時酵母不完全，則醱酵不佳，致所得之酒量少。故欲產量多，須先求酵母活動，而酵母活動，則必需生活素B也。德人有以糖蜜作原料製造甘油（Glycerine）者，若多加生活素B，則其產量大爲增加，而乳酸（lactic acid）產量之增減，亦能爲生活素所左右也。

（7）與消費方面之關係　吾人若能澈底將生活素了解，則可隨

意選擇食物，而不致有害。況天地之廣大，草木之衆多，葱葱鬱鬱，種類之繁賾難勝計，其中富有生活素之植物，且能代食用者，蓋亦不鮮矣。若當災害頻仍，作物失收，米貴如珠，食糧缺乏之時，則吾人固不難於曠野葱茂之地，選擇他種植物以應急需也。

八　結論

人之生也以衣食住爲主，然三者之中，尤以食爲先。曠觀世界各國，其民族之身強體壯，高大精悍者，一半固由於嗜好運動，而其他一半則由於食物之選擇與配製。食物之選擇，不可不知其中之重要成分，生活素者則主要成分中之尤要者也。發明以來，人類之幸福，日有增進。而各國科學家尤多殫精竭力，苦志研究，數年之間，發明之成功更偉，如生活素DE是也。蓋此兩種生活素之價值與功用，較前發明之ABC三種尤爲珍貴。研究不已，發明無窮。由此以推，則生活素之前途，正未有艾，而人類幸福之增進亦無涯矣。然返觀吾國，則國人之傳播此問題者，尚寥若晨星，比之歐美日本，能無愧乎？湯姆生（Thomson）本爲生物學大家，然其著名於世者，以其傳播科學之力，而非發明生物之功。於此可知傳播科學較發明科學尤爲重要。著者有鑒於此，故纂述是篇，以廣傳播，願國人知之，且進而行之，則民強國富，不難預卜矣。



國文與職業

職業綦繁，各有其必需之學術；顧有一共同之基礎焉，則國文是也。學校科目繁多，國文之研究，不免忽略，學者出校任事，每苦肆應維艱。本社有見及此，用以講習國文，爲就職業者助。編製教材，務切實用；批改課藝，亦以明爽透達爲宗。期以最短時間，使在校者得先事綢繆，出校者得從容補救，不滿於現處之地位者，亦可抽暇研求，以圖進展。內容大概，具詳左方，有志入社，幸速報名。

學級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畢業期限一年至二年。

教材 分課本、講義兩類：課本以熟練應用文字撰作之技能，講義以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智識。

教授 聘請海內國文學專家擔任。所編教材，能示學者以最捷途徑。改答課卷，尤極精詳。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國文科

社址：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

報名處：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

簡章及入學志願書承索即贈

新語林

▲八卦爲上古數目字說……胡懷琛
▲德國德蘭斯登萬國紙業賽會……大公
▲一個伊斯蘭人人生哲學的觀察……哲生
▲Totem的奇習……徵知
▲現代人對於醫藥費的負擔問題……遂初
▲衣服與黴菌……遂初

八卦爲上古數目字說

胡懷琛

今日治文字學者，幾無不信八卦爲伏犧所造之文字，即記物之符號也。余亦謂八卦爲上古之文字，特以爲非記物之符號，乃記數之符號耳。

何謂記物之符號？即今人所信☰爲天字，引仲爲父字，爲老馬字；☷爲地字，引伸爲母字，爲牛字；☵爲水字，引伸爲月字，爲耳字；☲爲火字，引伸爲日字，日字；其他各卦，亦皆爲物之符號是也。

何謂記數之符號？即余以爲☰爲三字，☷爲六字，其他各卦，亦皆爲一數之符號是也。

考以卦爲記物之符號，始於易緯乾坤鑿度云：「八卦：☰，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風字。☶，古文山字。☵，古文水字。☲，古文火字。☳，古文雷字。☱，古文澤字。」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引之。而楊誠齋易傳亦曰：「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乃伏犧初製之字。」是八卦爲記物符之說之所由來，而爲今人所共信也。

以八卦爲記數之符號，今人未嘗言及。然漢書律曆志已發其端矣。志言：「自伏犧畫八卦，由數起，」是也。其下文言度，量，權，衡之制，亦莫不與八卦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故知卦爲記數之符號也。「卦由數起」一語，顏師古注曰：「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劉邠曰：「志言『卦起於數。』顏云『數起於卦，』非也。」顏劉之言，語相反而意則同。蓋卦即數，數即卦。卦者，名也；數者，用也。此八卦爲記數符號之證。惟宋人多信緯書之說；今人因之，愈昌其言，而遂不知卦之本爲記數矣。

以上述記物，記數兩說之由來，既畢。試更就情理推之，亦以記數之說爲長。

何以言之？

假使卦爲記物之符號，何以畫符號時，只知畫直線，不知畫曲線；只知畫橫線，不知畫縱線；只知畫平行線，不知畫斜線，及交叉線？此不可解者一也。

假使卦爲記物之符號：則以☰爲老馬；以☷爲牛；以☵爲月，爲耳；以☲爲火，爲日：其用意比象形爲深。既先有較深之☰☷☵☲，何以其後復有更淺之馬牛月日等像形字？此不可解者二也。

既言「伏犧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易繫辭。）是謂依天然之現象而畫符號也。然馬牛月日等字之象形，非天然現象乎？不取彼而取此，此不可解者三也。

是三者，可解釋八卦非記物之符號。吾於是試言其爲記數之符號。

蓋在未有文字以前，記數之需要，與記物相等；或且比記物爲更切。因物有形，易以腦力記憶；數無形，難以腦力記憶。而凡言物，必系以數；如一人，二人，一馬，二馬，是也。數既無形，易於相混，故造符號以記之。當日所造，即今日之八卦是也。今再說造此符號之方法及次序。

吾以爲最初畫⚊爲一字；畫⚌，爲二字。畫☰，爲三字。（⚊⚌非卦，待下文說明。）至此遂停

頤不復再向前進。然則何以記四以下之數？曰：將☰之最上一畫截斷，成☱，爲四。再將次畫截斷，成☳，爲五。再將最下一畫截斷，成☷，爲六。至此不能再畫。遂復將☷之最上一畫連續，成☶，爲七。復將次畫連續，成☴，爲八。復將最下一畫連續，成☰，爲九。一至九之數目，已完備矣。然九與三無別。吾以爲在當時，必於☰上別加記號，以爲九字。其記號今已失去，致與☰相混而不分，故卦只有八而無九也。

此外再有一說，可解釋卦只有八而無九之疑問。或當時計數法，以八進，不以十進。此例亦常有之。如英國計數法，以十二進。數目字有十二個，十二寸爲一尺，十二個爲一打，是也。既可以十二進，何獨不可以八進？又如中國以十六兩爲一斤。此亦數不必以十進之一例也。（以十六兩爲一斤，其制自古已然，至今未改。）

今再須補說一事：自三至八之數，皆爲一個卦；而一二兩字，作一二，獨非卦，何也？而卦中之☵☲又爲何字？曰：☵☲是後來之變形也。本作一二；後人因其與他卦並列，不甚整齊；於是於一之上下各加一，於二之中間加一，成爲今日之卦形。是與今人寫一作弌，寫二作弍，同一理也。

歐洲太太的煩惱



到處都是這些餓國鬼子作鬧，真沒辦法

今再將八卦之名，及其代表之數目，列表如下，以便觀覽：

☵	坎	一
☲	離	二
☰	乾	三
☱	兌	四
☳	震	五
☷	坤	六
☶	艮	七
☴	巽	八

自一至九之數目字，既如上所言。然則九以下，將何法以記之？曰：以兩個數字（即兩個卦）相加，而取其總數。如☱☷爲十，☳☷爲十一，是也。於是遂由八卦而演成六十四卦。文王所視爲神秘不可測者，其實乃算學中之玄妙耳。

不特九以下，可以兩數相加而成；即九，或亦用此法。例如☱☳爲九，☰☷爲九，☳☱亦爲九，是也。

統觀上說，可知視八卦爲記數之符號，比視八卦爲記物之符號，較爲確切。然謂卦爲記物之符號，余亦不謂全無其事。特以爲乃後來之

借用，非最初之運用也。借數目字爲記物之符號，是源於卦有陰、陽、然陰陽生於奇偶，奇偶爲數之關係。故最初仍爲數也。至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說，是後人之言，無干伏犧事。

總而言之：八卦本爲記數之符號；較後乃彙用作記物之符號；再後人事稍繁，不復適用，乃又變而爲占卜所用之卦。蓋數之變化甚爲奇妙；在初民時代，視爲神祕不可測，亦應有之事。故遂用以爲占卜之具也。

德國德蘭斯登萬國紙業賽會

大公

紙爲中國所首先發明，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久爲世界各國所公認。隋唐之際，乃入日本。至唐之極盛時代，始越天山南路而入於阿剌伯，後更渡紅海而達非洲。及十一世紀之初葉，乃渡直布羅陀海峽而入西班牙。此由東而西之經過也。嗣後意大利、法蘭西相繼仿造，加以研究與改良，早有青出於藍之譽。自荷蘭打洗池及法人造紙機發明后，於是紙界耳目爲之一新，而中國更瞠乎莫及矣。及至今日，我國之研究紙業者，反如烏之反哺於子，不遠重洋，以事學習，良可慨也！

德意志之有紙業，爲十四世紀之初葉。嗣後因活字版印刷術發明，宗教改革，紙之需用日廣，而其進步遂一日千里，遠駕各國而上之。雖不幸遭三十年之戰爭，斯業浸衰，而再蹶再興，舊觀仍復。所以雖經此次世界大戰，而依然能執世界紙業之牛耳，不讓他人。此吾人所極宜注意研究者也。

美國森林，多爲政府所有，私人不能自由砍伐也。所以一般造紙者多由加拿大購辦木材爲原料。後爲加政府發覺，嚴禁木材出口，於是各紙廠各大印刷廠大起恐慌。後乃設法運動議會，議決凡印刷紙料入口，不徵入口稅。幸而此案通過，於是一般業紙業者，集資至加拿大開辦工廠，耑製紙料以供該國造紙之用。以吾人思之，加拿大木材至夥，來價至廉，水力至便，運輸至便，宜其利權不外溢矣。殊不知美國之各造紙廠恆樂購德國船來紙料，而不樂購加拿大自作紙料，以其價廉而物美也。此何故歟？德國工業之昌明與其社會上經濟之組織，非他國所能及，此加拿大紙料之不如德國也。即此一端，吾人已可想見德國紙業之盛矣。

今年德國德蘭斯登（Dresden）地方，設開萬國紙業賽會。不惜竭全國之力，大事經營，吾人正不宜以尋常一賽會而忽之。其慾望之奢，蓋未可量也。

該賽會於六月一號開幕，直至九月底閉幕。規模宏大，陳列世界各國所造之紙張，造紙原料，新舊造紙機械，紙製用具，書籍報章與印刷術等等。頗引歐美紙業界之注意，所以游覽者之踴躍，亦非他賽會所能及。

該會以中國爲造紙之鼻祖，特爲中國設一耑部，至法國聘請李嘉秀君主持一切。可謂飲水思源，不忘所本矣。

中國紙業部共爲二室。第一圖爲該賽會之一隅，有×處即中國紙業部所在地。第一室

陳列中國所造紙張，紙製用物，玩具及印刷等。第二圖則其正面。第三第四兩圖，則內部陳設也。

第二室爲中國造紙部，第五圖是也。圖中有×者及第六圖之造紙者爲李君。所有器具，悉德國仿造。幷請有中國工人二人，隨時造紙，以示游人，俾知中國造紙法。

李君法國克倫羅卜大學理科造紙工程師也，已畢業兩年餘，實習十餘工廠。本擬客臘東旋，以應該賽會之聘，故至今尚留德國。李君除造紙爲其耑技外，尚精研電機及化學，均得有工程師學位。此次賽會，中國部係德人代辦。所有來物，均係託人，深不滿人望。然經李君之慘澹經營，亦頗有可觀。不惟勉強敷衍，且大受輿論界之歡迎。李君又將紙之重要與其由中國而歐美之經過歷史，以及中國造紙法，用中法德三國文字作爲說明書，參考宏富，由該賽會印單行本以供留心紙業者之索取，尤爲一般紙業界所注意。早已有洛陽紙貴供不應求之勢。該會堅留李君繼續維持至九月底，而君則以去國日久，急欲速歸，僅允將所請之中國工人數至能完全造紙后，即行離德。擬繞道瑞士，捷克，奧地利，芬蘭等國，便中調查紙業，以便爲國發展。吾知君歸國后，將來中國紙業前途，定有一番新起色也。

李君品學兼優，學有心得，故此次能轉劣爲優，成績昭著，得德政府及該賽會之特等褒獎狀。雖不是爲李君榮，而曹邱之責，僕不敏，不敢緘默也。李君雖不欲此，然僕既知之矣，而不爲國人告可乎？謹誌其顛末如是。

一個伊斯蘭人人生哲學的觀察

哲生

在歐洲人旅行東方的游記中，往往有很感興趣的觀察和結論。中亞細亞沿印度洋諸民族，不但在歐洲人看來是一個神祕，就是我們東方人自己也有點不了解。德國佛蘭克甫脫日報有 Leopold Weiss 的，發表一篇游記體的文字，他提出 Quesmat 一字來，說是代表了伊蘭人的人生觀。他以爲他作這個結論是脫去了歐人主觀的色彩，而冷靜的觀察所得的。他的原文如下；



水牛約論遇鬼了。——花瓶裏跳出中國人，棺材裏爬起木乃伊，偶像的髗的口中伸出土耳其人。

現在我的旅行告終結了。我在東方旅行了兩年之後，我的雙足重感到歐洲大城市中瀝青鋪面的道路。我重新覺得靈魂中有點空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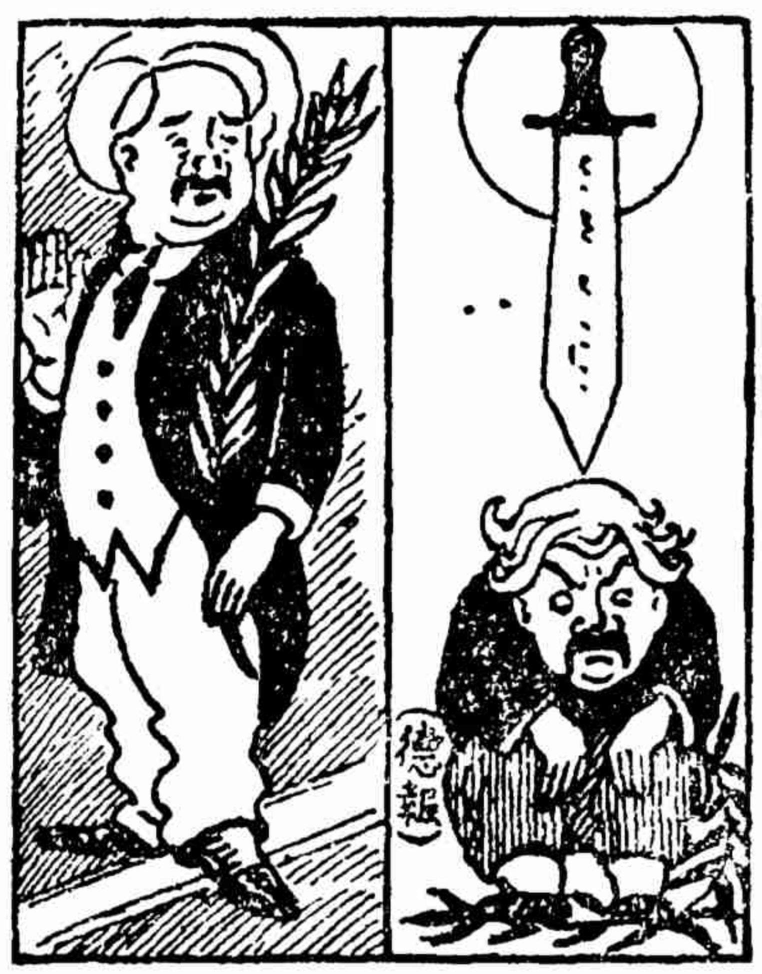
電車內煩擾，自動車在人叢中的亂竄人們在危險的街道中候着跳着大百貨商店送出貨品的運輸車，路上所遇到的人，都似很忽促的像有什麼事要幹辦，弧光燈發出強烈的光來照耀着黑暗的街道，工廠中的汽筒高聲嘶喊，震動了空氣。

我在忽忙的人叢中，無目的地走着。

那時我渴想到我剛正離開的，在尼羅河和興都庫什間的各地，在那裏生活的單純和安閒！——埃及，敍里亞，美索波達迷亞，波斯，阿富汗，——住在這些地面的人民，決不是同似的，埃及的阿刺伯人與波斯人不相同，北方波斯農人與游牧的俾路支人不相同，而俾路支人當然又與阿富汗人不相同。不過我們一置身在這些不同人民的中間，我們便覺得這是一個與我們的不同的世界，他們遵守着一種特別的法律，這法律實與這些不同的民族以調和與統一的。

有一回在南部波斯旅行，從休來慈（Shiráz）到克爾曼（Kerman）去，我所騎的馬失足倒地，我倒並不受什麼傷但這件事實頗引起我許多的感想。我自己設想，我在這裏是一個從歐洲來的旅客，假使此次因墮馬而昏厥，把我過去的記憶全失掉了，然後恢復知覺，再以新生嬰兒不爲西方的舊記憶所染的眼光來看這個異邦情調的生活，不知要成怎樣的情形。

白里安之兩面觀



在巴黎的白里安　　在日內瓦的白里安

對於這個設想的問題，我只有一個間接的答案。即我的這一片感想牠的本身便顯得是一個普遍的歐洲人的渴望——想再生，想忘卻歐洲與此間兩者間連接的橋梁。

我們常說東方人是沒有時間的概念的，他夢想，他被動，他信命運，他讓生命的進程由一個想像的勢力去決定。西方人則不然，他發現了時間，戰勝了時間，使時間做他的奴僕。這換句話說，就是他要想控制事物去經過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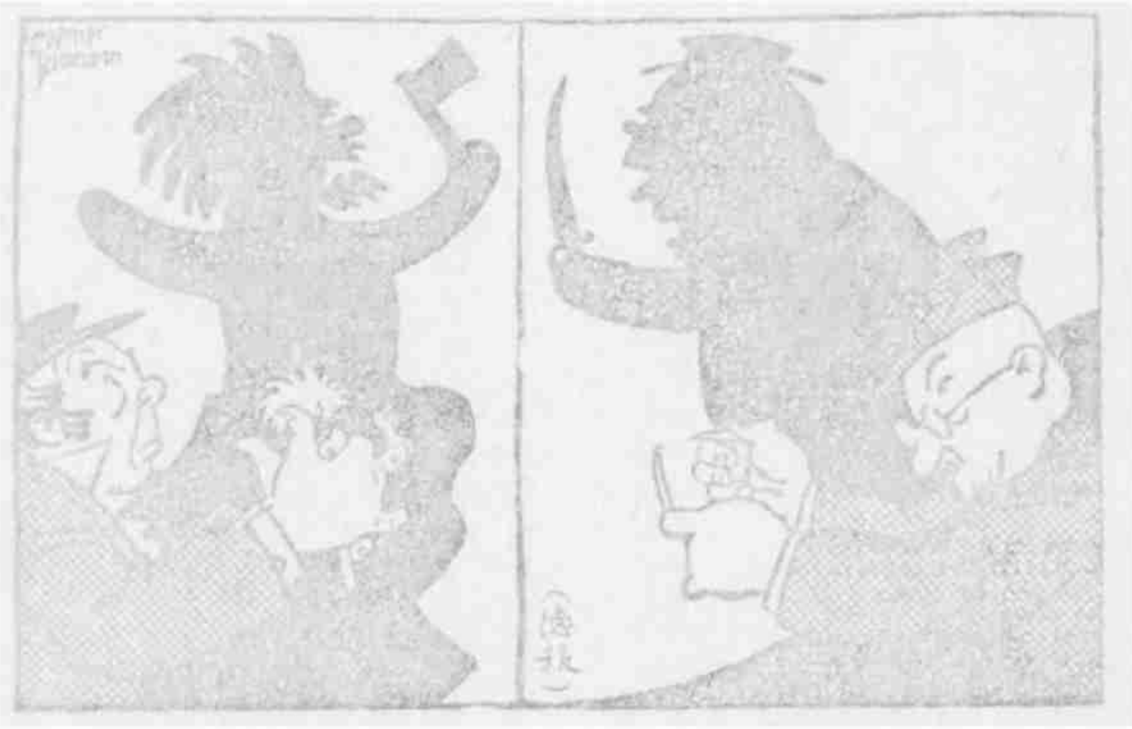
我們所感覺到，以爲有控制和戰勝的必要的東西，必定是對我們有敵意的，有危險的。西方人說：『我爲世界上種種的阻礙和危險所隔絕，所圍繞。我沿着生命之河游泳着，我在自然和社會中謹愼地活着。』這是西方人代表的心理。他以爲自己乃是和宇宙分離的東西，他把自己從他的環境中分離出來。他使自己成爲一個象徵的複雜的東西——他是一個專制者，是一個渴想前進的專制者，——他在心坎的深處渴想着，想逃避這寂寞的隔離，想復爲構成宇宙的一個部分。

在這裏，我不想分析構成此悲劇的心理之諸原因，只要把現代西方心理，如對自我與外在世界間過度的對待意識，如繼續的對於生

或死之恐怖等略一描寫便就够了。西方人住在先佔概念(Preconception)的圈子裏，他看這個世界是含有敵意的東西，是須加以制馭的東西。他必須在生活的全程中，打出一條路來，否則生命反會來制馭他，使他成爲失卻援助的奴隸。

所以西方人從愛神伊羅斯這裏引避開去，他否認普徧的愛之律令。他離開了其他的宇宙間的事物。所謂『蒼天在我的頭上，道德在我的心中』(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的話，在西方人看來，是沒有意義的。他所遵守的是另外的一條律令，便是安全爲上(The law of safty first)。這條律令，他刻刻想念的，只是自身的安全，不讓命運來出其不意地攻擊他。他認這個，便是自我保存的本能。

這種對外在世界不信任的態度，便是解釋西方人所以心神不安定的理由。西方人缺乏信仰，所以西方文明根本性質是自衛的。西方文明的大成功，卽西方人認爲實現他的意志，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設施。其實這不過是



英俄戰爭作如此觀

個表面的掩覆，在這掩覆下，藏着不息的恐怖。戰勝者和被征服者，資本家和無產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這些情形，蒙蔽了人們，使人們不能覺知精神的衝突，一切要逃避命運的努力，就根據在這些上面。

從歐洲來的旅行者，他們從西方到東方來，便發現有一個不可測的鴻溝，在他們自己的人生觀，和旅行地的民族的人生觀間界劃着。什麼東西造成了這個鴻溝？對這個問題，我們一向是沒有明確的答案的。所以沒有明確答案的緣故，並不是因爲歐洲人的觀察膚淺，也不是因爲觀察問題沒有同情之感，實在因爲他們每以自己的觀點渲染了他們的結論。我們習慣於一種見解，以爲東方人是奇異的，特殊的，西方人才是正常的。我們錯認世界的歷史是西方人的歷史，只以非歐洲的民族爲世界歷史的註脚。東方人——此文所謂東方人，是指中部及東部亞細亞而言。——由西方人描述起來，一般是被動而信命運的。摩漢默特的戰士蔑視死之危險，這並不是因爲他們輕視生命，乃是因爲他們有一種信仰，以爲命運預先規

定了一個人的程途。個人的行爲與意志決不能變易牠的預定。不過這個伊斯蘭人對於預定命運的觀念(Idea of predestination)很不爲歐洲人所正確了解。歐洲人目空一切的譏笑這個觀念，但不願仔細去分析牠的象徵的函義。

有一個阿剌伯字 Quesmat 原是一個多數名詞，義爲「諸部分，」「諸份子，」或「諸分類。」歐洲的伊斯蘭研究者解釋這個字義，以爲是加於個人身上的命運(fate imposed upon the individual)。不過由東方人自己的解釋則以爲是施於個人身上的命運 The lot bestowed upon the individual)這個「加」「施」之間的幾微差別，就使歐洲人的解釋錯誤了。伊斯蘭領袖者之所以對於下屬的感情有這樣偉大的把握，就是這一個觀念。一個回教徒，他是這樣解釋自己的生命的，他說：『我個人，是被包在生命的大輪中的，我不是立在生命輪的外面。我不想去控制牠的行動，我不必恐懼爲此世界所衝擊破毀。因爲我是世界的一部，我隨着牠而運動，我的義務只不過是隨着這個進流浮去，把我自己與自然合一。』

這樣的解釋，則 Quesmat象徵了一個社會的關係，這個社會關係，超化了人類社會，抱合了宇宙的整個境界。這是一個唯一的社會哲學，認定社會各員，不僅僅是爲一種契約所束縛團結，然後始得有相互的安全。這條律令之道德的威權，使東方人避免了反社會的種種事實。在東方人看起來，世界也充滿着困難和危險，不過這些困難和危險的本身，也受 Quesmat 律令的支配。他們自身是生命全流中的部分，所以人們要預想種種危險，想把自己在危險中得到安全，這是非必要且非合理的。因爲危險決不能克服你，危險只是自然功能中的一方面。他們向着一個共同的終的進行，這終的，人們自己也在趨向着的。有了這番見解，所以有東方人的寧靜(Calm of the east)。

這使我們了解了，爲什麼亞洲的民族，他們雖也有民族主義的意識，雖也有同文化同語言的意識，但他們對於政治的組織是不與以多大的重要的。國家的政治組織，並非是必不可免的東西——除非要捍衛人民，抗拒西方人的略奪的時候。

西方人是積極的，主動的，東方人是消極的，被動的。西方人捨得毀棄，但一意向前。東方人則保持世界，執着不舍。

若問這兩個系統的人生哲學那一個較有供獻於進步和文明，這自然大家要推西方。不過我們人類處身在這個生存的祕密中，是不是專爲着進步和文明的企圖？這是很可討論的事了。

Totem 的奇習

微知

凡曾旅行過北非洲的西部，或南洋羣島，或非洲土人的部落，必常看到有彫刻着鳥，獸，或

人類的柱物，建築豎立在地面。有些地方，連家屋外面也有彫刻着的不知的一定很覺奇怪。是土人所崇拜的神像嗎？；不是是裝飾品嗎？也不是。這個名爲「圖騰」（Totem）而爲土人所很重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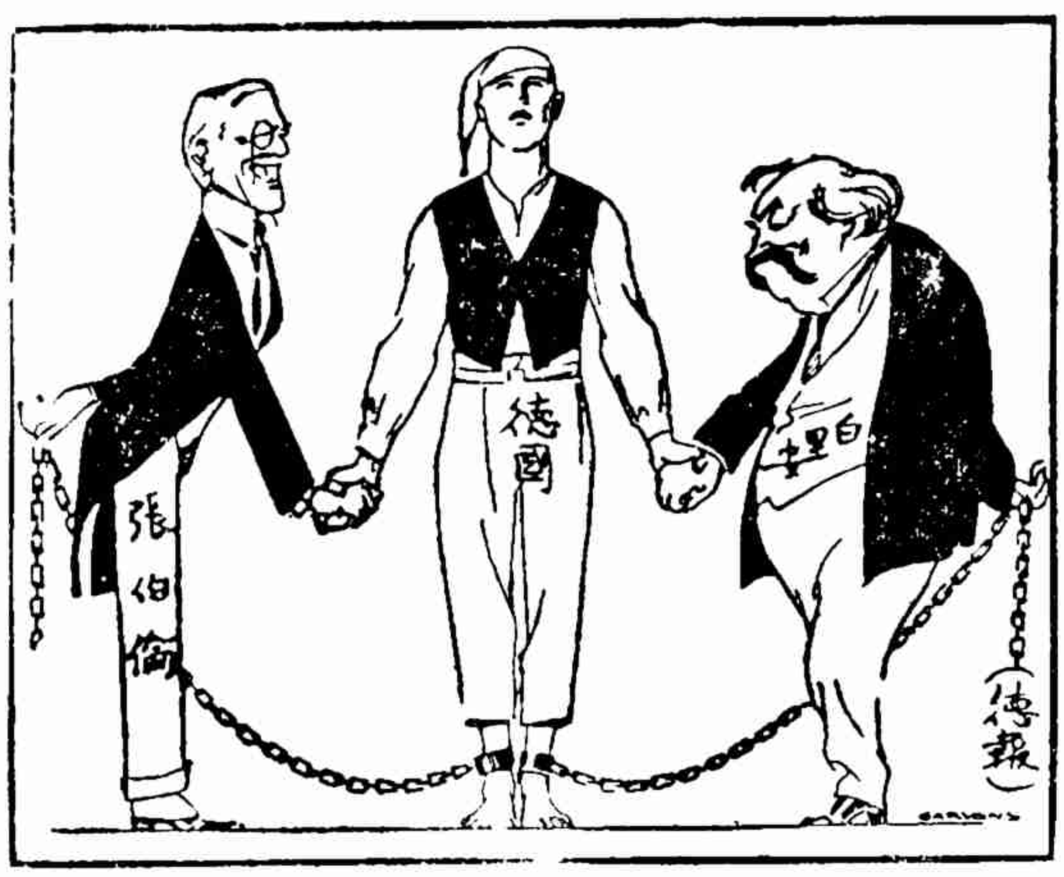
圖騰這個字，今西洋人無有不知，實卽非洲土人標記的意義。在字典中，說是蠻人用作一家一族的標識的天然物，現在我們且譯作「閥章。」

仔細調查起來，知道他們的閥章，計有三種：（一）個人的，（二）男性通用，或女性通用的，（三）合男女而爲全族通用的。其中個人的只限於一代，不傳襲於子孫；其餘二種則是世襲的，而全族共通的，尤爲切要。現在就此稍略爲介紹一下。

無論何種蠻族，他們以爲有同一閥章，卽爲同出一祖。北非洲的土人有一個種族，閥章爲龜，他們說龜就是他們的老祖宗，脫殼而化爲人的。英領哥倫比亞的某島土人，以烏爲其先祖，他們的傳說更奇。說他們先祖的烏，於某時在海濱咬一個烏貝，與之結爲夫婦，生一女子，俟她成長，又與之結成夫婦，其所生子孫，便是他們自己。

因爲他們的見解如此，自然對於閥章十分重視。假如他們的閥章，是某種獸屬，那麽對於

好個三國親善



張伯倫白里安對德國人說：「現在我們握手了。」

那獸，決不殺害，若是草木，那麽對於那草木，也不用作食品，或他種用處了。卽如英領哥倫比亞的土人種族，決不殺死他們的閥章動物；見他人在殺那動物時，他們也必轉身走避，事後還要向殺者要求賠償損失。又有一種土人，假如他們的閥章是一種猛獸而要害人的，那麽，他們可以殺，有時迫於饑餓，爲閥章的縱非猛獸，也可以殺，不過他們以爲這是不得已的事情，殺了以後，他們必須齋戒沐浴，祈禱懺悔，以減輕罪孽。

印度孟加拉的奧龍種族，以某種樹爲閥章，所以他們不休憩於這樹的影蔭之下，由這樹的果實所取得的油，他們也不食用。南非的倍的阿那種族，不食他們閥獸之肉，不衣他們閥獸之皮。若閥章爲鰐，他們忌見鰐魚，說見之是要生目疾的。他們並非嫌惡鰐魚，反是尊敬的意思，所以他們每當祭日，稱鰐魚爲他們的祖宗而禮拜之。

若有人對於自己的閥章，有不敬的行爲，他們相信那是一定要受罪罰的。至於怎樣受罰，各就地方而不同，北美洲的阿買哈種族，有以鹿爲閥章者，他們相信如果吃了鹿肉，或觸犯了鹿，那麽，全身必定要發出白斑，黑斑，或他種可憎的斑點。南洋薩摩亞島的龜閥者，以爲吃了龜肉，其肉到體內必復變原而爲龜，而

在人身中說話說的是「你吃了我，我特來報復，取你的性命。」又澳洲土人中竟有以疾病和死亡視爲食閥獸之報的。

有的又相信閥章的鳥獸，便是呵護自己之神。如澳洲維多利亞的克魯奈種族，以烏爲先祖，相信牠永遠守護他們；無論何事可以問烏，烏的啼聲便是給他們的回答。薩摩亞島的木兎閥，也拜木兎爲他們的守護之神。

非洲普雷里族中的蛇閥者，每當生產時，必請蛇來觀看所產的子女，意思是要牠認一認究竟是不是牠自己的子孫。

旣以自己的閥章鳥獸爲守護之神，所以他們有的就很喜歡同這種鳥獸接近。譬如北美米尼太里斯種族的狠閥者，每遇出戰之時，必著狠皮製成的衣服，否則也須在身上畫成狠形。或者把頭髮結成一種獸形，如麥阿華族的水牛閥章把頭髮打結二條髮辮，以像水牛雙角之形。

此外有以閥獸的形狀鏤成鈐印的，有繪之於帽子和武器之上的。有的刻在柱上，建之於家屋之前，有的剝製實物，用竿子挺着，豎立於家屋之上。

畫諧者



禁酒後的美國民衆

凡當舉行儀式之時，如出產，死亡，婚嫁等，閥章是必不可缺的東西。澳洲烏阿奇派羅克種族中，有所謂熱風派，他們埋葬死骸，必須把頭朝向熱風吹來的方向。太陽閥則使朝向日出之方面。

爪哇島的客蘭種族，有赤犬閥，在結婚之時，必把赤犬之骨燃燒成灰，當場塗擦在新夫婦的身體上面。男女達成年時，也須這般做作。

凡行閥章制的種族，同閥者是嚴禁結婚的。若有違犯，輕則破家，重則處死。但也有例外，如中部澳洲的亞倫太種族，可以同閥結婚。不過他們所產生的子女，不能承受兩親的閥章，而須另行取得新章。取新章的方法，是從他的母親結婚以後，謀生活的地方，選擇一物。譬如母親生活的地域爲山猫的出產地，那麽子女便以山猫爲閥章。因此亞倫太種族中，並無血統關係而爲同閥的，往往而有。

爲什麽要禁止同閥結婚呢？這個理由不易明白，研究者的見解也不一致。據某學者之說

則謂「此種士人，最初結婚並不加以任何制限，但年長月久，發見了血族結婚的弊害，才行禁止同閥結婚。」但別一個學者則說：「他們最初尙不必說，卽後來也並不加以制限。只因爲家人衆多的家庭，男女混雜，容易發生戀愛問題，而破壞家庭的平和。爲此做父親的，不令男子居家，叫他們到別處去求婚，自然形成同閥禁婚的制度了。」

異閥結婚，有時頗多奇妙的結果。澳洲士人間的夫婦往往言語不通，而兩人又卻不願改變本身的言語。且澳州維多利亞地方，且竟有禁止同一語言的種族，不許結婚的。

如兩親各爲異閥，則子女繼承何閥呢？普通以取母閥者爲多，取父閥的也有。也有規定女承母閥，子承父閥的。閥章的讓渡，沒有像結婚規定的嚴厲。若因戰爭或疾病的結果，父閥者人口大減，則父親便把他的兒子作爲其姊妹的養子，而授以父閥。

印度孟加拉的男子，可以金錢買得女子爲妻，這時所生兒女皆承父閥。新幾內亞島的近傍有一個小島叫華德倍拉島中男子，通常多用金錢買女子爲妻，但也有不經過買的手續而結婚的。不曾價買的，妻不能算爲夫的家族，而依舊爲其兩親的家族。但夫有奉養妻的家族的義務。二人間所生的子女，若妻係價買的，則爲夫之所有，未價買的則爲妻之所有。由於這個所有權而子女的閥章也以之決定。但子雖爲妻所有，而夫願重新出價買妻，那麼子也跟着過來，可以授與父閥了。

最奇異的，要算是男子就產蓐的一回事了。譬如所生兒子名分上應爲母之所有，但若父親欲把他算作自己的，那麼必須「假產」。所謂「假產」，就是丈夫裝作產婦的樣子，親臨產蓐。這時家人也當他真的產婦一般看待。經過若干日以後，手續完畢，兒子才可以算作父親所有，而承繼他的閥章。

中央非洲的馬舍種族，也有類似於此的奇習，那便是結婚以後，男子須有一個月的女裝。現在法國的亞爾薩斯州，每年當葡萄節日，也有一種奇風，就是男的須改裝女子，女的改扮男子，這或者是太古未開化時代所遺留下來類似於上述事情的習慣罷。

父親必欲令兒子與己同閥，是有很重要的理由。因爲重閥制的種族，任何地方至少必須有二閥以上，否則沒有結婚的希望。但萬一他們各閥間，發生爭執，以至交戰，他們的爲親爲仇，是不能根據血統的，是要根據於閥章而定的。如果兒子不與父親同閥，那麼，父子便成了仇敵，這是十分苦痛的事情。所以父親有了兒子，無論如何，是要設法把他弄到與自己同閥而後已。

現代人對於醫藥費的負擔問題

遂初

要研究醫藥費的負擔問題，要改進醫藥界的取締方法，我們就要討論由於社會制

幾個重要問題。

據美國最可靠最縝密機關的統計，不論在什麼時候，美國人生病的都要佔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二，然而這個統計還不過是包含必須休養的病人。換句話說，在美國因抱病中止辦事的男女，每天平均是超過二三〇〇〇〇〇人。在紐約城住醫院療養的病人佔總數百分之十五。在別的城市中，這個比例是因時因地而異的。

在近一次的美國各醫院的聯合大會中，主席宣布每年美國各醫院消費的金額差不多要抵到美國政府歲出的三分之一。不消說，一般人對於這筆驚人的鉅款的用途要發生懷疑，於是有撙節支出的要求。

近年來，公衆對於醫院應當適合病人的要求，一天增高一天。這種要求實在是非常合理，而且必然要發生的。因現代國家工業化的結果，大城市中的住屋一天窄小似一天，房屋的層數越造越高，一方面租金亦日趨昂貴。這種鴿棚式的房屋空氣當然不會清鮮，這對於急需調養的病人會適宜嗎？看護婦的問題在生病時確也是一個重要原素，因為調護得好，亦很足以增進病人的健康。在美國，私人要雇一個看護婦即使他肯出善價，亦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她們每天大概可以看護兩班（每班至少亦能賺七元或八元）但她們喜歡醫院，因醫院在工資外還能給她們許多利益，例如：一定的工作時間，優渥的酬報，每年一個月的例假等等。因看護婦的難雇，有許多人情願到醫院療養的。此外，有許多必須開割的病症，因在家裏不便施術的緣故，也非到醫院不可。近代醫學還需用許多附屬的部分，如實驗室，X光線器械等等，這些決非多數私人所能置辦的。因此，最好的診斷和研求的工作祇有在醫院方能做到的。現代婦女有許多到醫院分娩的，有幾處竟達總數百分之六十。

設立醫院的主旨原是為救助貧而又病的人們，但許多人卻把這個重要條件忘卻了。牠們是慈善的機關。但實際的情形是怎樣呢？無產者雖也能住院療治，但所佔的地位不過是卑劣的部分；少數的資產階級卻充滿了其餘的私人病房和半私人病房，每個人都佔據了幾個熟練的看

飛渡大西洋之犧牲者



「可憐白骨永沉碧海」

護婦；騰下來的中產階級呢，他們差不多完全是被排除的。這種情勢漸漸地成爲一種習慣，於是中產階級雖抱恙亦不容許赴醫院療養；他們自然沒有像富豪那樣的經濟能力，但他們又不够窮人的資格獲取慈善家的救濟金。

美國某大學的一位教授，他有割去扁桃腺的必要。經過詳細的考慮幷對於診費的計算後，他就跑去請教另外一個普通醫生，那個醫生在他喉嚨裏亂割了約有四十分鐘。回家後，他已是一個很沉重的病人。他的主任不滿意他的行爲，說他不應違抗專家的意思，不惜將人體最重要的部分孤注一擲。（當教授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這發音機關）爲什麼他會發生這種行爲呢？因他熟知專家僅僅化費四五分鐘功夫需費一百五十金，那個普通醫生則僅需二十五元已够。他的薪水總共不過是四千元，但靠他生活的有一個妻子，兩個兒童和一個年老的親戚，所以專家的診費他是絕對不能支付的。今年他又帶了孩子到普通醫生診所替他兒子割去扁桃腺。他的夫人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也有施手術的必要。她情願永遠犧牲自己的幸福，她不願爲她故增重丈夫的負擔。

在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發行的紐約希拉爾雜誌（Herald）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篇討論醫藥費負擔的文章，是紐約兩個著名醫士主撰的。在這文裏他們主張醫藥費應當視人之貧富分等給付，因爲這樣方能使各階級人民對於醫藥費的負擔比較平均些。他們的主張是：

各種病稱	工人	文字職業者	商人	富豪
臚瘡	二元	三元	五元	一〇元
斷手或刖足（比較容易的）	二〇	四〇	六〇	一〇〇
暈倒（全部的或一部的感覺的喪失）	五	五	一〇	五〇
胸膜腔中濃汁之積聚	一五	二五	一〇〇	二〇〇
氣管的切割	三〇	五〇	一〇〇	五〇〇
施圓鋸術或穿顱術（比較簡便的）	二五	五〇	二〇〇	五〇〇
門診（下午七時至十時）	三	五	一〇	二五
種牛痘	二	二	一〇	二五
闌尾炎	二五	一〇〇	二五〇	五〇〇—一〇〇〇
婦女生產等症	一〇	二五	一〇〇	五〇〇—一〇〇〇

美國有一個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主張一切重大的割症，其取費應當有一種公平的限度，就是不論什麽人都抽收其進款十分之一。

在一九一二年的醫藥的財政裏我們可以發見下面的關於割症的診費表：

闌尾炎……………………………………一〇〇元

移除腎囊……………………一〇〇元
瘺或生管之瘡……………………二五元
氣管的切割……………………二五元
割肚腹或膀胱……………………二五元
割膿瘡，腫疱，蛇頭疔，疽……………………五元
在鼻，耳或喉部的開割（比較簡易的）……………………一〇元
致命的瘤或腫瘍……………………五〇元
斷手或刖足……………………二五元
傷處的接縫……………………五元
施穿顱術……………………一〇〇元
割乳頭或乳房……………………五〇元

醫生的取費本沒有一定的標準，如果你行醫的目的是在獲取金錢，你不妨把診費定得特別高些，如果你的目的是在救人濟世，你就應當把診費格外減低或竟完全免收。自然，診費制度是決不能完全廢除，因醫生也同別種職業者一樣，曾投過鉅數的資本，他們不想發財，至少也要撈回這筆本金和普通生活費。但嚴格的講，他們取費必須相對的以經驗做標準，經驗愈富收費亦可愈大。在美國一個醫生自學習至能行醫最少也須化費一萬金。若照我的主張，他的酬報的比率應當是一種累進的。在大城市中，公平的酬報第一年是五百元。以後，依經驗的增進可逐年多獲八百元，直到每年能獲五、〇〇〇或六、〇〇〇元，若是在十年末，他的進款已遞增到九千元，他已得到特別的成功，但必須知足才好。

現在再讓我們觀察一九二七年的醫藥費的情形罷。

幾個月前，一個少婦因患腸部消化不良症，請醫生診治。診察後，他怕這病或將轉成闌尾炎，因此主張再請一個外科專家商決一切，她的父親也允應了，這是一個慣例，專家駕到即須付清診費，他的診例是從二十五元至一百元。他總算還肯憐窮，因為他僅要了五十元。經過一番商議後，各方面都同意送醫院開割。她住的是一間私人病房。照醫院的定章，這類病必須預付兩星期的醫費。照每天每間十元計算，兩星期一共是一百四十元。她的家屬倖是中人之資，於是開會討論，結果還是拼湊付訖。開割室和藥物的應用付費三十五元。他們僱用一個醫院的麻醉師，因請一個麻醉專家要一百元，現在則僅須付二十五元。起初兩星期，他們僱用兩個看護婦，每天十八塊錢，兩星期又需二百五十二元；以後四星期中，為經濟起見，辭退了一個看護婦。實驗費也須他們支付，如血和大小便的檢驗。她住院六星期，一切種種的費用共是一〇七六元，然而開割費和施手術前後的醫藥費并未在內。開割師本來要

他們付一千元，後來瞧見他們實在可憐總算減去一半。少婦的闌尾炎固然痊愈了，但她家的經濟也不幸因醫藥費的支付而破產了。

有人說生病的窮人有兩層的不幸，他們是病而又窮。但他們卻忽略了生病的中產階級了，平日他們固然比無產者略勝一籌但遇到抱恙時，他們必須更窮些，才可接受慈善家的補助。

假使一般的醫生都能本濟世之旨對於貧病的格外減低醫金或完全免收，一定會有許多錙銖必較的守財奴，他們為貪圖省卻幾個醫費的緣故，在醫生面前裝窮道苦的。下面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有一個喉科專家，他曾診治過一個衣服敝舊的女子。在診治時，她不絕地申訴苦況，說得那個醫生惻隱心大發，居然連藥費也不忍向她索取了。一年後，他從另一病人口中探知那個裝窮的女子實是一個富女。她擁有一所華麗的住宅，她是富裕并且盛誇她狡計的獲售。發覺後，他即在法庭提出訴訟，結果法庭判令她償還那個醫生一筆鉅款，因為這本是他應得的權利呀！

世界上有不少的詐偽者，但那裏有更多貪酷的醫生，他們的心目實早為金錢所燻黑。金錢的刺激誘引他們榨取病人的金錢，假使不是他們的血液。他們知道金錢的寶貴，所以儘有許多懸挂慈善招牌的醫院對着奄奄一息的病人還忍心勒逼他們繳出二星期的醫費，才肯援手呢！



英國與埃及

有許多研究這個問題的人，認為惟有實行社會疾病保險制度方可以解決此種困難。不過在美國這種制度的勢力實遠不及養老金和退俸金的來得大。但在德國和丹麥牠是非常盛行，并且發生良好的結果。

德國在一八八四年社會疾病保險制度已有發生，到了一八九三年丹麥亦起而效法。但兩國實施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在德國必須保險是強迫的，在丹麥卻是隨意的。這種制度所以能在兩國發生顯著的成效者，全在牠們能對保險的民衆實施一種有系統的關於衛生和醫藥常識的公共教育。在德國，譬如受保險者一旦發生不幸，如果他無理由的拒絕醫生的檢驗和療治，保險公司便可拒付他應得的保金。這是說德國的社會是怎樣注重人民的健康！

現代國家漸漸知道注重工人的衛生，例如頒布疾病扶助金條例，設立工人醫院等等，都能給生病的工人許多便利，以後十年中關於工人衛生必將更有所改善；但處於兩大頭中間的中產階級卻不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這是必然的趨勢，這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要解除重大的醫藥費負擔的苦痛，我以為必須先實行下面三種方法：第一，我們調查全城市人口進款的大概，生活程度的高下，

然後依據此種調查再分等規定病人的醫費。據最近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團的翔實報告，紐約省全省人口百分之九六・八其進款每年都不到五千元。這種調查對於研究醫藥費負擔問題的人們，實在是異常重要。第二便是做效德國實行社會疾病保險制度，在受保險者的腦筋中竭力輸灌衛生知識。第三，設立能容納大多數工農和一部中產階級的慈善醫院，一方面再改良一切公共衛生的設施和教育。

近代不但一般人認識了關於醫生和醫院費的可怕現象，就是醫藥界自身也漸漸感覺到情勢的危重了。美國有一位醫生，他倒很贊成中國古代的習慣，就是醫生把我的病醫好，我便付他錢；看不好，爲什麼再要病人擔負醫藥費呢！紐約省有許多女醫師正在進行建造一座最新式的醫院，她們的取費就根據各個病人的進款。她們預備設置二百隻病牀，其中一百五十隻是備普通病人用的；還有五十隻則供給一輩富豪作用，取費特別的高，亦即是取不傷廉的意義，一方面就將這筆錢來稍彌補巨大的虧累。中國的醫院如果能實行這種辦法，我想定能減少許多枉死的無產階級。

總之，醫生和醫院的取費，不論是醫藥的或開割的，都應當依照各人的進款分等收取的。這樣，方能適合正義人道的本旨，雖然這種辦法在文化未發達的國家實行要發生許多流弊。

衣服與黴菌

遂初

當我們的衣服從洗衣作拿回來時，如果我們在衣服上發見了幾個離奇的破洞或幾塊不牢靠的地方，我們大概是要把這些過失歸罪於洗衣方法的差誤。於是由憤慨而思所以對付之法：第一步，打電話或當面向老板警告。假使用了這種外交手腕，而仍不見發生效果，再進一步便是掉換洗衣作了。這種種抵制方法的實行，憑空教洗衣作受重大的苦痛，其實是很冤枉的，因爲眞正使衣服破損的，並不是洗衣的工人，卻是因有一種微小的黴菌專在那裏分解植物的纖維質。美國惠司斐爾實驗室教授愛倫博士曾在斯達羅洗衣雜誌上發表過一篇論「冬天濕洗的害處」的文章。他說：『在洗衣業感受的許多痛苦裏，沒有比入冬後衣服容易破損這件事再來得古怪和困人了。這個痛苦的來源在近年來已漸漸地得到一般人的公認，而且牠在美國的中部和東部似乎比較的盛行。牠的發生自然已有久遠的歷史，不過直到科學昌盛的現今，始公認爲洗衣業許多痛苦中的一個特別來源。』

他繼續着說：『這種損害的發生是有一定的時期，普通常限於自十二月至四月的一個時期；我們從不聽說牠發生在溫暖的時期，我們也從不聽說牠除濕洗方法外再會在別種方法中實現的。牠不但要受時間的限制，就是牠要進攻的目標也僅限於棉織物製的衣服，一切絲織品麻製物和羊毛物都不在牠特定目標範圍之內。同時，牠的進攻也大都有一定

的部位；譬如說一件襯衫破處大部是在腰部以上的部分。在背部，破處總近兩面的肩胛骨，在前面總是發生在胸部或肘節上面，至於領圈，袖口，手臂下部等處似乎不是黴菌的目標物。

這些地方並不成爲一種整齊的形狀，而且破壞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的，從銅板大小的小洞起一值到手掌大小的破孔，甚至於再大些的，各種都有。有幾處尙不過呈脆弱的狀態，全靠中間幾根堅強的纖維獨立支撐着，然而不過苟延殘喘罷了。衣服的破損都有一種程序，統是漸漸地從脆弱進入一種狀態，到了這個時期纖維質的抵抗力是非常薄弱，因此牠很容易被外物裂碎，而成爲一種粉末。

依普通慣例說，在每十件洗濯的衣服中，受損害的至多亦不過一件，但若拿我們實驗的結果來觀測，凡是一切棉織品製的衣服在洗濯時統要受一種無形的毀損。大多數的損害自然是從洗衣作得來，但這種情形在家庭的洗濯也常會發生的。

普通的新衣服（指西服）大概都塗有一層臘或油，因爲要使穿的人發生一種愉快的感覺，同時也要使纖維質更來得潤滑些。這層敷塗的東西更能保護一般的衣服，使不致因洗濯的緣故而易於破損。棉織物像襯衫，馬甲等等都含有一種可寶貴的油，這種油很顯著的帶有一種特殊的「人」的氣味。牠并不是人體排洩出來的一般汗味，牠倒確是身體的或皮膚的氣味。要抽出這種油並不困難，我們祇須用一種適當的鎔解物如哥羅方，依的兒，或苯蘇油即可。各人發出來的油的顏色看起來都不相同，有的是灰黃色，有的卻呈紅褐色。這種種油質，我們在未洗的脆弱的東西上，是比較容易發見的。

經過一番詳密的研究，愛倫博士才決定洗濯的衣服格外容易破損的主要原因，凡有六種：（一）偶然的或意外的撕破，（二）纖維質的低微，（三）爲熱力所烘焦，（四）無形的毀損，（五）爲化學物所養化，和（六）黴菌的沾染。在這六種原因中，他認爲祇有第六種黴菌的沾染爲最重要。他說：這是一般人公認的，當細胞膜質碰到了酸的作用，或煙的作用，或各種黴的作用，纖維質便會發生一種分解作用或變化，直接酸的濺沫使衣服發生許多漬迹，牠的結果便是許多特殊的「槍彈洞」的造成。這種彈洞的形狀我們如果在洗後仔細觀察，或在洗前施用一種化學物便可發見的。

我們說衣服曝露在空氣下，在不知不覺間會受煙燄的侵蝕，這在普通的狀況下，我們是絕對不能得到可以使人心信的證據，但如果在試驗的狀況下，這件事卻是可能的。

我們並不是說煙燄能發生一種嚴格的確定的傷痕，說一個斑點在肩上或手臂上有一塊脆弱的地方，這種傷痕大都發生在十二月至四月之間，倒可以說牠生的是一種「冷病」。經過兩年多的考究，愛倫博士方才明白，還是由於黴菌的作祟。

從科學與工業調查團的「棉織物破損與顯微鏡生物的關係」一篇報告裏，我們更得

到一層保障，因爲他們也擁護棉織物的纖維質是能被顯微鏡生物所侵蝕的學理。他們的報告說：『假若沒有顯微鏡生物的存在，那麼棉織物就應用濕洗方法也不致有損壞的危險；但如果牠們已沾染有黴菌時，鉅大的損失是無法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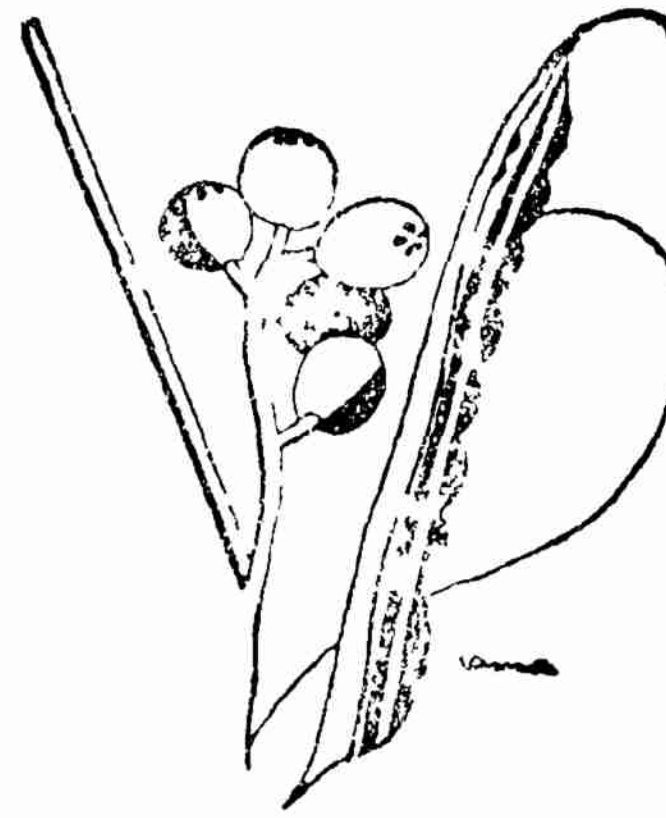
美國麥考密學院擬設之「傳染病標本委員會」在答覆惠斯斐爾實驗室的詰問時說：『在我們搜集攏來的各種黴菌中，能夠侵害細胞膜質的黴菌共有九種或十種之多。』牠們的蕃殖是很快的，種類又這樣的多，所以我們決不能因牠們的微小而小覷牠們呀！

含有細胞膜質的物質確是充各種顯微鏡生物最適宜的食物，而棉織物像棉花如果裏面含有的濕度升過百分之十時，便很容易受黴菌的侵蝕。這種有機體雖在洗衣時都被殺死，但牠們早已侵入在各處的空氣中，牠們的勢力有時甚至能達到精製的棉織物。顯微鏡生物侵入的結果，裏面的細胞膜質隨即就發生一種化學的變化，這種變化和施用一種精密的化學方法同樣的能增加棉織物纖維的脆弱的程度。

補正

本誌二十四卷，第十一號，第二頁，上格，第二十行『我希望我鼓吹農業國，不。受。任。何。方面誤會與反對』句中，於印刷時脫去「受任何方」四字，致有空白地位。特此補正。

東方雜誌社啓



可憐的婦人

俄國柴霍甫著

趙景深譯

吉士滕諾夫昨晚中了風，今晨頭隱隱作痛，腦筋極爲昏亂，但他仍支撐着到銀行裏去辦事，一方面和存款的人接洽，一方面檢閱請求書。他疲倦極了，說出話來簡直和低語差不多，彷彿是要死的樣子。

一個婦人穿了一身舊外套，背影彷彿一匹極大的甲蟲，走向他面前來。他向這婦人說：『你有什麼事？』

這個請求者看見人家在問她，迚忙很快的回答說：『先生，請聽我說。我的丈夫是高等顧問，害了五個月的病，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無論如何，總不能因此被人家辭退的。我跑去領薪水的時候，他們扣了二十四盧布又三十六戈比。我便問他們，「爲什麼？」他們告訴我，「他借了會裏的基金，別的書記做他的公證人，證明他確實是借了錢。」眞奇怪了！他怎麼能不得我的許可便借錢呢？這是不行的，先生，這是什麼原故呢？我是一個窮苦的婦人，我替人家做短工度日。我是一個軟弱可憐的婦人……我受盡了人家的氣，不會聽得一句好話……』

這位婦人眼睛眨呀眨的，幾乎要掉下眼淚來，插手到大衣裏去取手巾。吉士滕諾夫從她手裏將請求書接了過來，看了一遍。

他聳了一聳肩問：『請你恕我，這是幹什麼的呢？我不曉得你這請求書於我有什麼關係。夫人，大約你找錯了門路了。你應該去找你丈夫做事的那個地方去。』

『是的，先生，但是我已經跑過五處地方了，無論那一處，他們連請求書看都不看。我簡直弄昏了，幸虧我的女壻要我到你這裏來。我眞感謝他的好意。他說「你到吉士滕諾夫先生那裏去罷：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他能幫你的忙……」先生，請你幫助我罷！』

吉士滕諾夫又聳了聳肩，轉身去和一個軍人接洽。

『先生，』徐朱錦夫人又哀求起來，『我有醫生的證明書，可以證明我的丈夫確是有病，證明書在這裏，請你過目！』

吉士滕諾夫微怒說：『很好，我相信你。但我再說一遍，你的請求書於

我是沒有關係的。這簡直是荒謬絕倫！你的丈夫總該囑咐你到什麼地方去罷？』

『先生，他什麼都不懂。他只會說：「不關你的事！快點走開！」——這就是他囑咐我的話。這究竟是誰的事呢？我便不得不代他辦理了。』

吉士滕諾夫又轉向徐朱錦夫人，向她解釋軍醫處是與私立銀行不相關涉的。她靜靜的細聽，一面點頭一面說：

『是的……是的……是的……先生，我明白。先生我請你至少給我十五個盧布！』

『唉！』吉士滕諾夫嘆了一口氣，頭向後垂，『怎樣也不能使你明白。你要曉得在銀行裏請求發軍需處的欠薪是很奇怪的事，猶之在化學師或是驗金處請求離婚一樣的滑稽。你找錯了人，我們於你有什麼關係呢？』

徐朱錦夫人又哀求起來：『先生，請你可憐我這被遺棄的婦人罷，我將沒世不忘大德。我是一個可憐的婦人……我勞作得幾乎要死，我又要替主人做短工，又要照料丈夫，終日跑來跑去，一刻也不得安寧，……我弄得連飲食都吃不下……我整夜都睡不熟。』

吉士滕諾夫心裏快要冒出火來。他用手壓住了心，帶着不快的神情，重新解釋給她聽，但他已不大說得出話來了。……

他搖着手說：『請你恕我，我不能和你多談了。我的頭痛了起來。你耗費了你的光陰，妨礙了我們的辦公。唶！尼古拉齊！』他喊他的一個書記，『請你解釋給徐朱錦夫人聽罷！』

吉士滕諾夫將一切請求者的事都接洽完畢，還看完了一束請求書，這時尼古拉齊依然在同徐朱錦夫人談話。吉士滕諾夫坐在房間裏，聽見兩種聲音：一種是尼古拉齊單調的低音，一種是徐朱錦夫人哀求的尖音。

『我是一個軟弱、可憐的婦人，我是一個身體不大健康的婦人。看起來彷彿很強壯，但是你如果考查一下，便知道我身上沒有一根健強的纖維。我連路都走不動，我的胃力又弱……今早我喝咖啡一點味道也沒有。……』

尼古拉齊解釋軍需處和銀行性質之不同給她聽。他講了不久，便力竭聲嘶了，於是又由一位會計代替他向那婦人解釋。

吉士滕諾夫氣得要命，他說：『這個婦人眞討厭！她完全是個傻子！她把我纏得疲倦了，現在又要去纏他們了，這個討厭的東西唶！……我的心幾乎要冒火了！』

半點鐘後，他按鈴呼喚屬員。尼古拉齊走到他的面前。

吉士滕諾夫困倦的問『怎麼樣了？』

『我們怎麼樣也不能使她明白。我們談這件事她又扯到那件事上去了。』

『我……我不願再聽見她的聲音……我難過得很……我可受不了。』

『你可以派看門人將她拖出去。』

吉士籐諾夫驚慌的說：『不行，不行！她一定會喊叫起來，這裏住的人很多，誰曉得他們是在怎樣猜度我們，或者他們要誤以爲我們是在虐待貧民了。……你去解釋好了。』

一分鐘後尼古拉齊深沈的聲音又可以聽得見了。一點鐘的四分之一又過去了，他那低音又變成會計的次中音了。

吉士籐諾夫聳了聳肩，憤怒的想：『好討厭的婦人！腦筋比綿羊還要簡單。我簡直又好像中了風的一樣……我的病又復原了。……』

在隔室尼古拉齊什麼方法都用盡了，終於用手向桌上一拍，又向他自己的前額上一拍。

他說：『你的頭簡直沒有放在肩上，如此而已。』

老婦人氣極了。『什麼？好，好！你向你的妻子發脾氣去，不要在我面前擺架子。……你這鄙吝鬼！……你的手不要太隨便了。』

尼古拉齊一腔無名怒火幾乎要把那婦人吞了下去，沈毅嚴冷的說：

『住口！』

『什麼？』徐朱錦夫人叫了起來，『你敢？我是一個軟弱、可憐的婦人；你竟欺負起我來！我的丈夫是高等顧問。你這鄙吝鬼！……我去告訴律師客里其去，一定要弄得你什麼都沒有！你這樣無禮，我一定要使你受法律的裁判。我還要告訴你們的行長，哼哼！』

『混蛋！滾出去！』尼古拉齊說。

這時吉士籐諾夫開了門，望着辦公室。

『什麼事？』他帶着哭音問。

徐朱錦夫人面孔紅得好像一隻螃蟹一樣，站在房間中間，眼睛滴溜溜的轉，手指着天花板在發話。銀行的書記們圍了攏來，面孔也是紅紅的，大家都彼此相覷，無法可想。

徐朱錦夫人一把抓住了吉士籐諾夫說：『先生，這裏，這個人，就是他……這個人……（她指着尼古拉齊）拍桌子，敲前額……你喊他來辦我的事，他却譏笑我！我是一個軟弱、可憐的婦人……我的丈夫是高等顧問，我自己是陸軍少佐的女兒！』

吉士籐諾夫低聲下氣的說：『夫人，很好。我要替你辦這件事。……一步一步的來……你先回去……將來……』

『先生，幾時我纔能拿到錢呢？我今天就要的！』吉士籐諾夫顫動的手加在額上，嘆了一口氣，又重加解釋。

『夫人，我已經說過了，這裏是銀行，私立的商業機關……你要我們什麼呢？你要明白，你妨害了我們的公事。』

徐朱錦夫人聽他說過，嘆息着說：『自然自然。先生，我只請你可憐我，我是沒世不忘大德的！如果醫生的證明書還不夠，我可以請警察再寫個始末狀來。……向他們說給我錢罷！』

一切開始在吉士籐諾夫眼前蕩漾。他把肺裏的氣全都呼了出來，嘆了一口長氣，倒在椅上。

他微弱的聲音問：『你要多少？』

「二十四盧布又三十六戈比。」

吉士滕諾夫從口袋中的懷中記事册裏取出一張二十五盧布的鈔票給了徐朱錦夫人。

徐朱錦夫人將錢包在她的手巾裏，又放入口袋。吉士滕諾夫以爲一切事都解決了。誰知她又賣弄着風情嬌聲嬌氣的問：

「先生，還可以再替我的丈夫找一個位置麼？」

「好了……我病了……」吉士滕諾夫微弱的說，「我氣壞了。」

當他驅車回家的時候，銀行裏辦事人個個都見了那婦人頭痛，尼古拉齊打發僕人拿些如意油來，每人搽了二十滴，書記們這纔坐下來辦公，徐朱錦夫人又在門口等待了兩點鐘，一面和看門人談話，一面等待吉士滕諾夫回來……

第二天她又跑到銀行裏來了。

今年世界上的十大偉人

郁迦

這一年來一般人所公認爲震驚全世界的勇士有十位：一位是法國的網球健將拉克士脫，他今年竟戰勝了一向稱雄的美國網球家。一位是美國的基羅丹，他在網球界上稱霸七年，一向無敵，可惜今年爲强敵拉克士脫所敗。一位是終生盡力於兩極探險百折不撓的阿孟曾，他今年又乘飛機往北極找尋人類最初的遺跡。一位是飛行全世界的飛行家勃羅庫。一位是由廣東北伐連戰連勝席捲長江一帶的蔣介石。一位是長途飛行開航空史上的新紀錄的偉人林白。一位是奪取世界重量拳鬭選手權的名家達尼。還有兩位便是被美國法廷非法判決處死的薩苛和范士底，他們死了以後竟引起全世界的同情。

煙(續)

俄國都介涅甫著
仲雲譯

十二

他們倆到巴頓一家最講究的旅館去訪問雷米羅夫夫人。侍者先問他們的姓名，立卽回答他們說"die Frau Furstin ist zu Hause"(夫人在館中)一面就親自引他們走上樓梯，給他們叩門通報。"Die Frau Furstin"當卽請他們進房去。她正獨自一人，她的丈夫因爲有個有勢力的大官正路過此間，到加爾斯魯去會見去了。

當蒲士琴和李維諾夫跨進門限時，伊林娜正坐在一張小桌旁邊刺繡。見了他們進來，她立卽丟去刺繡，推開小桌，立起身來，一種眞摯的歡悅表現在她的面上。她穿的是高領的常服，從薄薄的衣衫中間可以見到她肩胛手臂的優美的曲線。蓬鬆的鬆髮，散而下墮在她纖美的頸旁。她疾速的向蒲士琴瞥了一眼，輕輕的說了一聲"merci"(多謝)便向李維諾夫伸出手去，和愛的斥他不應善忘到如此。

『原來你是這樣的一個老朋友呀!』她在最後添着說。

李維諾夫開始向她道歉。"C'est bien, c'est bien"(算了，算了，)她急急的用温語撫慰着，一面就接過他的帽子，用一種友愛的神情，請他就坐。蒲士琴也隨着就了坐，但是立卽立起身來說他有一個非去不可的約會，他當於飯後再來，便告辭出去。伊林娜疾速的又對他瞥了一眼，和愛的對他點了點頭，但是意思可不在留他。他的形影立卽在門簾後消失了。伊林娜用一種急切的神氣轉向李維諾夫。

『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她的柔美如音樂樣的聲音，用俄語開始說話，『現在只有我們倆了，我可以告訴你，得與你相見，我是多麼高興，因爲這……這給我以機會……(伊林娜說時直視在他的面上，)請求你原諒的機會。』

李維諾夫不禁有點駭然，他沒有想到這樣迅速的進攻，他沒有想到她自己會談到舊日的故事。

『原諒……什麼事?』他輕聲的說。

伊林娜紅暈了臉。

『什麼事麼？……你應該知道，』她說時稍稍側過面去。『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我眞對你不起，……雖然，這是我必然的運命，（李維諾夫想起了她的信來）可是我並不懊悔……本來悔也遲了。但是能夠這樣出乎意外的與你相見，我當自思我們應該依舊做朋友，絕對的應該如此。……倘若不能再與你相見，我是多麼的難過，……因爲在我應該對你有一番解說，卽一次也夠，那末以後就可不至有……gêne（不安）苦痛了。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卽一次也夠了。你應該說你是原諒我的，否則我便要以爲你一定……de la rancune（心懷怨恨）Voilà（唉！）在我，這也許是一樁好笑的事，因爲你或者把一切過去的事，早就忘懷了；但是也不關事，我要請你明白告我，你是原諒我的。』

伊林娜一口氣說完這話，連氣也不透一透。李維諾夫看見在她的眼中似有閃閃作光的淚珠，……是的，是眞正的淚珠。

『奇怪，伊林娜，』他急急的說，『怎麼你忽而要求我的原諒來了呢？……事情已完全過去了，埋葬在遺忘中了。現在我只覺得奇怪，在高貴富麗的環境中的你，乃竟保存着女郎時代微賤的友朋的記憶……』

『這個，你可覺得奇怪麼？』伊林娜柔聲的問。

『這實使我深深的感動，』李維諾夫接着說，『因爲我從來沒有想到——』

『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是原諒我的呢。』伊林娜搶着說。

『伊林娜，我是眞誠的爲你的幸福而欣喜。我用我的全心，希望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你難道對我一點也不記着惡感麼？』

『我是一點也沒有了，我只記得那快活的頃刻，是你從前給與我的。』

伊林娜把兩手都伸向李維諾夫，他熱烈的握着，許久，許久。……有一種久已消失的東西，在這溫柔的接觸中，偷偷的激動了他的心胸。伊林娜重復直視着他的面孔，但是這次她的面上是浮着微笑的。……他呢，也開始凝神的直望着她。……他重復認識了從前的優美的面容，渦深的兩眼，優美的睫毛，面頰上兩個小小的笑渦，前額上異樣的秀髮，以及她那柔和而詼諧的撅起兩唇皺着眉尖的習慣，一切一切，都重新認識了。……她是長得多麼美麗呀！她那優美的女性的身體，是怎樣使人迷戀呀！可是在她美貌的面上，還是脂粉不施，一點也沒有虛僞的裝飾的呢。……眞的，這是一個美貌的女人。李維諾夫心神恍惚的不禁神往了。……他目不轉睛的依舊望着她，但是他的思想卻在很遠的地方。……伊林娜也知道這事。

『好，很好，』她大聲的說，『現在我心安了，我的好奇心也滿足了。』

『好奇心，』李維諾夫重復了一句，似乎不解的樣子。

『是的，是的……我首先想知道你的工作，你的計畫是怎樣的，我要知道你的一切，如怎樣，什麼事，什麼時候……總之是一切，一切。我要你眞實的告訴我。我向你說，我是無時不在探聽你的消息的，……只要是我可能。』

『可是時時在探我消息的你……是在那裏……在彼得堡的呀？』

『正如你剛纔所說，我是一向在高貴富麗的境地中。但是，我敢說，卻無時不在探聽你的。不過這個富麗的境地，我們且留待後說，我現在要你告訴我，把一切都告訴我，趁這沒人來打擾我們的時候。啊，這是多麼有趣的事！』伊林娜說着，就興致很好的隨意的移坐在一把圈手椅上。

『請說呀。』

『不過在說我的故事以前，我應當向你道謝，』李維諾夫說。

『謝什麼？』

『謝那花束，就是放在我房間中的。』

『什麼花束？我一點也不知道。』

『什麼？』

『我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我現在是等着……等着聽你的故事……啊，蒲士琴真是個好人，他竟把你帶了來！』

李維諾夫搔了搔他的耳朵。

『你認識蒲士琴可已久了麼？』他問。

『啊，我們已長久了……但是請你把故事告訴我罷。』

『你可和他很熟麼？』

『唉，是的！』伊林娜嘆氣說。『其間有特殊的原因。……愛利沙倍爾斯基，你大概總聽見過她的事罷？……她是前年死的，是慘酷的死，你也知道罷？……唉，我忘懷了，你是一定沒有知道我們的醜事的。……眞的，你還是不知道的好。O quelle chance! 忽地後來有一個人，他對於我們的事是一點也不知道的！我們可以用俄語和他說話，自然是不好的俄語，但總是俄語，不是那令人聽了難過的彼得堡的法語。』

『但不知蒲士琴是怎樣與之發生關係的。——』

『現在說起來還使我非常難過，』伊林娜打斷了他的話說，『愛利沙是我在學校中的最大的朋友，後來在彼得堡，我們也常彼此相見。她抑鬱寡歡的苦痛得很，她祕着可沒有告訴我。蒲士琴對於這事曾有眞誠的俠氣，盡他的力量。他不惜犧牲他自己。從此時起，我才知道他的爲人！但是，我們的話，說得太遠了。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我在等你的故事呢。』

『伊林娜，可是我的故事，卻一點也不足動你的聽聞。』

『這不關你的事。』

『伊林娜，請想一想，我們已是十年，整整的十年不相見了。時光逝水，眞不知已過了多少。』

『不但時光過了不少不但時光過了不少！』他神情悲傷的重複着說，『我的所以要求你告訴我你的故事，便是這個緣故。』

『可是我眞不知從何處說起呢。』

『就從開始時說起。就從那時，你……我離家去彼得堡那時說起。以後，你也就離去莫斯科……原來自此以後，我到現在還沒有回過莫斯科呢。』

『眞的麼?』

『最初是不可能，後來我結婚了。——』

『你結婚可長久了麼?』

『四年了。』

『不曾有小孩麼?』

『沒有』她淡淡的答。

李維諾夫默然的過了一會。

『在未結婚前，你可是住在那個什麼雷森巴克伯爵的家中麼?』

『不，……』最後，她回答。

『我想你的父母，……唉，我還沒有問候他們呢。他們——』

『他們都好。』

『還像先前樣住在莫斯科麼?』

『是的，像先前樣住在莫斯科。』

『你的兄弟姊妹怎樣了呢?』

『他們都好，一切由我供給他們。』

『唉!』李維諾夫泛着眼對伊林娜瞥了一下。『實際上，伊林娜，應該把故事告訴人的不是我而是你，倘若——』他突然覺得煩惱似的停止了說話。

伊林娜舉手至眼前，把結婚戒指在手指上轉着。

『什麼?我決不拒絕，』最後她答應說，『將來……也許……但是請你先講……因爲，你知道，我雖然竭力在探你的消息，但幾於是一點也不知道的。至於我呢，……唉，我呢，你一定已知道的很多了。可不是麼?我想你一定聽到關於我的事，告訴我好麼?』

『伊林娜，你佔據在一個世界上最注目的地位，實是言談的對象………尤其在我的鄉下，一切無稽的謠言，都像眞事樣相信着的。』

『你可相信謠言麼?不知是怎樣的謠言?』

『伊林娜，老實的說，這種謠言實很少傳到我耳中來。因爲我過的生活非常孤寂。』

『怎麼樣的?你不是到過克里米亞，在軍隊中作過事麼?』

『你也知道這事麼?』

『正是。老實告訴你，我是時刻在探聽你的。』

李維諾夫重又覺得有點不解。

『你已知道了爲什麼還要我說呢?』李維諾夫低聲的說。

『那末……就我所問的說罷。葛雷各來，就我所問的。』

李維諾夫於是俯着頭開始他的談話……初時，他神情惶惑的對伊林娜大略的述說他枯燥無味的冒險談。他常常中止下來，用問詢的目光望着伊林娜，似在問解說足夠否的樣子。但是她總是要求他繼續說下去，她時時用手把耳邊的髮拂到後面，她把兩肘擱在椅上，她似乎一字一語都非常注意的在聽着的。但是倘從一邊來觀察她，則由她面上的表情的變遷，也許誰都要以爲她是深深的在默想，對於李維諾夫的

話，怕一句也沒有聽進去。……眞的，她是在默想，但是她所想的可不是李維諾夫，雖然李維諾夫以她的凝目而望，紅着臉心頭有點慌亂。她覺得整個的人生是現在她面前了，這是一個困難的人生，但不是他的人生，而爲她自己的。

李維諾夫沒有說完他的故事，他因爲心中的不安，覺得有點厭煩，便把故事中止下來。這次，伊林娜不說什麼，並不叫他繼續下去，她只把兩掌捫着兩目，像身體疲乏似的慢慢的背靠在椅上，一動不動的坐着。李維諾夫等了一會，覺得自己這次的訪問，歷時已在兩小時上，他於是伸出手去拿帽子，正想告辭，忽然在隔壁房中有一種薄羊皮靴的吉吉格格的聲音，接着一陣同樣高貴的香氣，使進來了雷米羅夫。

李維諾夫立起身來與那漂亮的將軍彼此打了躬，伊林娜，不慌不忙的把手從面上拿下，淡然的望着她的丈夫，用法語問道：『啊！你已回來了！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近四點鐘了，ma chère amie（吾愛），你還沒有穿好衣服——公爵夫人在等待我們呢。』將軍答說，接着就把他衣服整然的身軀，巧妙的轉過李維諾夫方面，用他如女性愛說話的音調，說：『一個好相知的客人，使你把時間也忘懷了。』

說到此地，讀者諸君當允許我在這裏略述一點雷米羅夫將軍的身世。他的父親是個私生子：……你以爲怎樣？你想的不錯——不過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是亞歷山大一世時的名人與一個美貌年輕的法國女伶的私生子。這個名人把他的兒子引到社會上來，但是他沒有遺產，因此，這個私生子（便是我們的主人公的父親）遂沒有工夫去致富，但只官到了憲兵大佐便爾去世。在逝世一年以前，他曾與一個美貌的青年寡婦結婚。這個寡婦，先前他正是法律上的保護人。他與寡婦生了個兒子，即雷米羅夫，以上官的恩寵得爲扈從隊員。但是他的所以得上官的注意，卻不是爲的他在科學上的成功，而是因爲他那漂亮的儀態與風采及優美的舉止（在國立軍官學校中嘗有許多難免的誘惑，然而他竟能不爲所染，）這樣，他就進了警衛軍。他的事業正是很相當的，他那謹慎而喜悅的態度，跳舞術的專長，以及閱兵時騎在馬上的樣子，並且，他對於上官更有一種懇切誠敬的特技，柔和而小心，簡直像忠實的侍奉樣的含有一種淡漠如空氣似的寬容。……但是這種寬容，在一次被派去鎮壓暴動時，卻不能禁他不鞭笞白俄羅斯的五十名農人。他個人的儀容，看上去特別年少，是很令人歡喜的；光澤的面，緋紅的兩頰，柔中寓剛，所以對於女人尤著成功。有許多中年的貴婦人，曾爲他而顚倒。他小心謹慎，沉靜少言，動他像忙於採蜜的蜂般活動於最高等的社會——沒有道德觀念，也沒有一切智識，他只是以善於處事著稱。他因爲能夠洞澈人心，能夠明白事機，並且能夠把自己的利益一刻也不放鬆，所以最後，他能夠明白的認識一切在他面前的道路。……

李維諾夫勉強的裝作微笑，伊林娜只把肩聳了一聳。

『喂，』她用同樣冷淡的音調說，『你可見到伯爵麼？』

「我當然見到他他囑我致意你。」

「啊！你們的那個恩主，還如先前樣的愚拙麼？」

雷米羅夫將軍默不作答，他只微微的笑着，大如以爲女子急切的評判人物的態度，是可寬恕似的。當大人對於小孩無意識的言動發生感想的時候，這樣的微笑是常有的。

「是的，」伊林娜繼續下去說，「你的朋友伯爵的愚拙眞是不得了，尤其是給熟於世情的人來看的時候。」

「但是我是你自己叫我去的呀，」將軍喃喃的說着便轉向李維諸夫用俄語問他的身體可會以巴頓的溫泉浴強健了些。

「托你的福，我的身體本來是很好的，」李維諸夫答。

「這是最大的幸福，」將軍親切的笑着說，「老實說，一般人也並不全爲溫泉而來巴頓；不過巴頓的泉水確是很有効的！ je veux dire, efficaces（倘從効果上言的話，）所以不論誰，譬如我這樣凡患神經性的咳症——」

伊林娜急忙的立起身來。「我們再見，萬雷各爽，米哈羅雜去，希望就在不久以後，」她用法語說着，意如不悅的剪斷了她丈夫的談話，「現在我只得去換衣服了。老爵夫人那種長年不絕的 parties de plaisir（娛樂會）眞可厭，只使人覺得煩惱。」

「今天你似乎什麼人都不對意，」她的丈夫輕聲說着，就溜到隔壁的房間中去。

李維諸夫正迴轉身軀，想向門口行去……伊林娜止住了他。

「你是已什麼都告訴我了，」她說，「但是那最主要的你還是祕密着。」

「什麼事？」

「據說你不久就要結婚了，是麼？」

李維諸夫滿面都紅漲了。……眞的，他是故意的沒有說及唐耶。因之此時，他遂覺得惶惑異常，第一，是伊林娜已知道了他的婚事；第二，這似乎表示他對伊林娜隱祕其自己婚事的過錯。他全然失去主張，不知怎樣是好，而伊林娜則又目不旁瞬的望着他。

「是的，我將要結婚了，」最後，他說，一面立即告辭而去。

雷米羅夫回轉室來。

「唉，你爲什麼不去穿衣服呢？」他問。

「你獨自個去罷，我頭痛得很。」

「但是伯爵夫人……」

伊林娜把她的丈夫從頭至足的望了一眼，即轉過身去，管自到她的梳妝室去。

十三

李維諸夫出來以後，心中覺得非常煩悶，正像在賭博場中輸了錢，或是負了對人的約言。一種內心的聲音對他似說，他——在結婚之前夕，

已不是小孩，而爲確有主見的大人——不應該爲好奇心所惱，爲迴憶所誘惑。『這次的去卻是必要的！』他自己在想。『在她一方面，只是獻媚討好，違背理性……她是心覺煩惱，什麼東西都不當意，因此她執着了我……正如日食珍饈的人有時卻想吃黑麵包……唉，這是當然的事……但是我爲什麼去的呢？除了輕蔑以外，我對她還能有旁的感想麼？』最後的一句，雖然不過是一種思想，李維諾夫簡直非竭盡力量不能說出口來。……『自然，其中可確說是沒有危險，且決不至有危險的』他繼續的想。『對方的人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們總不能以火爲嬉戲：：我決定不再踏足於她的閫閾了。』此時，李維諾夫還不敢，且不能自己細思，在他的眼光中，伊林娜是何等的美麗，在他感情上是怎樣的激動他呀。

這天又是沉悶無聊的過去。晚餐時分，李維諾夫恰巧坐在一個風采奕奕的紳士身旁。紳士一口濃髯，一句話也不說的只喘着氣，眼珠骨碌的轉着……忽然他打起噎來了，不能自禁的用俄語在說『唉、我說不要胡瓜！』這證明了他是一個俄國同鄉。夜間，對於這無聊的時日的過去，也不發生什麼可以補償的事。屏達所夫，當着李維諾夫的面前，贏了一筆比他從李處借去四倍的錢，但是他卻不但無絲毫償還的意思，反惡狠狠看着李維諾夫大有威嚇的樣子，意思頗似李維諾夫既看見他贏錢，可以無懼他少錢，他於是便好打算更借一筆了。

第二天早晨，李維諾夫又給他的同鄉擾了一陣，好容易纔脫離他們逃遁到山上去，他第一個就遇着了伊林娜，——他裝作不認識的樣子，急急的走了開去——接着是蒲士琴。他想和蒲士琴說幾句話，但是蒲士琴可沒有明快的表示。此時，蒲士琴的手給一個漂亮衣服的女郎牽着。她的頭髮灰白色而柔軟，長着一雙大的黑眼睛，面孔細小帶有病色，其有一種頑劣小孩剛愎暴躁的神氣。李維諾夫在山上遊玩了二小時，然後沿着列克敦巷回轉家來。……有一個太太，戴着藍色的面幕坐在凳上，急忙的立起身向他行來……他認識是伊林娜。

『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你爲什麼避我的呢？』她聲音顫抖的說，是一般人心中憤怒着的樣子。

李維諾夫不禁給她噤住了。『伊林娜，我避你麼？』

『是的，你……便——』

伊林娜態度激昂，簡直是發怒了。

『我敢說是你錯了。』

『不，我沒有錯。今天早晨——便是我們相遇的時候——你裝作不見的樣子，難道以爲我還不知道麼？然則你的意思是否真的指你不識我面目呢？請你告訴我。』

『伊林娜……我真的——』

『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你是一個正直老實人，從來不說誑話的；告訴我，告訴我，你真的不認識我麼？還是故意避開的呢？』

李維諾夫默默的望着伊林娜。她眼中閃着異樣的光芒，面頰兩層在

她厚的面幕後面顯出蒼白如死的顏色。在她面部的表情上，在她急切的輕聲的語音上，都帶着一種難堪的悲傷與哀求……李維諾夫覺得不能再裝癡作聾了。

『是的，……我認識是你，』他振起精神說。

伊林娜有點打顫，緩緩的就垂下手來。

『那末你何故不招呼我呢？』她低語說。

『何故，……何故麼？』他說着離開大道向一旁走開，伊林娜默默的隨着他。『何故麼？』他又重述了一次，忽然，他面孔血紅，他覺得在胸腔喉頭間塞住了一種近似厭惡的感情。『你……你……在我們當中一切都已過去之後，你竟提出這樣來問？自然在現今是不應當，在現今是不應當的；這只是……只是……在莫斯科……』

『但是，你知道我們已決定了。你明白你已答應——』伊林娜開始說話。

『我沒有答應什麼！請恕我言語失禮。你要我說實事——請你自己想一想：對於這事只是一種怪想——在我簡直是不能了解——只是一種意念想試一試你對我還有多少力量，難道我便能把你這種行動……我不知道叫作什麼……認爲你不忘舊好的表示麼？我們的道路是已遠遠的分開了！我早已把一切都棄之九霄雲外，在長久以前我固然在苦痛中生活過，現在我已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你已結了婚——至少在外表上是幸福的——在世界上據着被人歆羨的地位。我們爲什麼要相見呢？見他幹什麼呢？我於你有什麼用呢？你於我有什麼用呢？卽在現在我們還不能彼此相諒，在我們中間是絕對的沒有共通的東西，從前如此，現在也如此！尤其是……尤其是在從前！』

李維諾夫急急的頭也不動一動的說他的話。伊林娜直立不動的聽着，時時失神地伸出手來拉他，樣子像在懇求李維諾夫停下來聽她的說話。李維諾夫說到最後的一句，她輕輕的嚙着下唇，像有迅速劇烈的痛苦要竭力忍住似的。

『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最後，她音調鎮靜的說着更離開那時有人往來的大道，向旁邊行去。

李維諾夫隨在她的後面。

『葛雷各來米哈維羅去，請你相信我，倘若我對你尚有一絲毫毛樣的力量剩着，那末先要避去的還是我自己。我的所以不他避者，是我已決定了心，不管我……從前對你的過錯，仍想和你來恢復舊交情。這是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李維諾夫厲聲的問。

『因爲』伊林娜用急切的語調說，『因爲這使我，在你剛纔所說的社會，及萬人歆羨的地位的我，是太難堪太痛苦了。因爲和你相見，你是一個活人，不像那些沒有生命的偶人——三日以前，你在 au Vieu Château（古堡）是已見過他們的了——我是把你當作沙漠中的沃洲，但是你懷疑我在媚你，因爲我對你曾有過錯——眞的，是我

的錯——便厭惡我，拒絕我。要知道我是比你更難堪呢！』

『伊林娜，這是你自己選擇的運命呀，』李維諾夫仍舊頭不稍動的悻悻的說。

『是的，是我自己選擇的運命……我是沒有話說沒有申訴的權利，』伊林娜急急的接着說，從李維諾夫嚴酷的態度中，她似乎已得到了私心的慰藉。『我知道你一定要責我，我也用不着自己辨解。現在我只要把自己的感情向你披陳，我要告訴你我是一點逞媚的風姿都沒有了。……我向你獻媚麼！是絕對沒有的事！……我只覺得見了你，一切得意事都回復了，我回復到女郎了，……便是我沒有選擇我運命的那時候，現在是一切都在十年前一線光明之下了……』

『老實的說一句，伊林娜！照我看來，你的光明的生活，正是在我們分離的頃刻開始的……』

伊林娜把手帕掩在口上。

『說的未免太苛刻了，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但我決不惱你。啊，這那裏是光明的時候？要知道我並不是爲着幸福而離開莫斯科的。幸福的事，我是一分鐘，一剎那的時候都沒有呢。……你剛纔所說，都是得之他人的傳說，是不能相信的。我倘是幸福，還像現在這樣來向你說話麼？……我確實的告訴你，你是一點也沒有知道講那些話的人，……他們是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沒有感到，他們一點也沒有理智，ni esprit ni intelligence 神志智識一點都沒有）他們只有奸詭與狡猾。說句眞話，凡是音樂，詩歌，藝術，一切都是和他們相距很遠的。……你一定要說我自己便是與這些東西渺不關心的，但是葛雷各來、米哈維維去，可不盡然……可不盡然！現在立在你面前的可不是馳名世界的女人，你只須看一看我便能明白——不是交際社會的女王……固然，他們是這樣的稱我……但我實是一個可憐憫的動物，是眞正值得憫惻的。你可以我的話爲奇怪麼？……我現在是覺得一點也沒有什麼可以驕傲。我像乞丐樣向你伸着手，你明白麼？像乞丐樣伸着手……我是在乞求憐憫，』最後她突然用急不可遏的調子說，『我是在乞求憐憫，你——』

她說到這裏聲音咽斷了。李維諾夫不禁抬起頭來望着她。她呼吸急迫的，口脣顫動着。李維諾夫心頭怦怦的急跳起來，先前厭惡的感情忽像雪樣的消失了。

『你說我們的道路已很遠的分開，』伊林娜繼下去說，『我知道你是已打算就要結婚了，你在你整個生活的面前已佈置好了相當的計畫。但是，雖然如此，我們倆總不能說是陌生不相識，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我們還能夠彼此了解呢。不然，你難道以爲我已完全變成頑不懂事——完全墮落在汚泥中了麼？唉，請不要作這樣的思想！讓我來披心的說罷，我懇求你——就是——就是爲那過去的一段日子，倘若你不願把往事忘記的話。這樣，我們的相見才不致一點也沒有意義；眞是太苦痛了，無論如何是不能久長的……我不知道怎樣說好，但是你當明白我，因爲我所要求的是這樣一點點……只是這一點點的同情，只要你

不拒絕我，你能夠讓我披露我的心腹——』

伊林娜語聲中充滿了哽咽的說完了話。她喟歎着，偸偸的用一種搜尋的目光望着李維諾夫，一面就向他伸出手去。……

李維諾夫慢慢的拿着她的手，無力的把握着。

『我們來做朋友罷，』伊林娜輕語說。

『朋友，』李維諾夫像夢樣的重述了一句。

『是的，朋友……否則，倘若以此爲太過，那末我們至少當如朋友樣的……讓我們像從前一點也沒有什麼關係似的來相交罷。』

『像從前一點沒有關係似的……』李維諾夫又重述了一句。『伊林娜，你剛才說我不願意忘記從前的日子……但是，倘若我不能忘了，那便怎麼樣呢？』

伊林娜的面上浮着快活的微笑，但是立即就不見了，代着的是一種困惱，而近似驚異的表情。

『爲雷各來，米哈羅維去，請像我這樣只記住先前快活的事，現在第一要你答應我……答應我……』

『啥？』

『不要避我……不要無故的使我痛苦。你答應麼？請說罷！』

『好的。』

『還要請你把心中恨我的思想，統統去掉。』

『如的……不過要了解你的心的事——我是絕望了。』

『這樣的事現在似沒有必要……請等些時罷，你終能了解我的。但不知你能答應我麼？』

『我早已答應你了。』

『多謝你。要知道我是始終相信你的。我希望你今天，明天，能夠前來，我決定在家不出門去。現在我要告別了。大公爵夫人正從那蔭道中過來…… 她已看見我了，我不能避去不和她敷衍幾句……再見罷……請把手給我，vite, vite（快，快。）再見罷。』

伊林娜熱烈的握過李維諾夫的手，然後向着一個儀態華貴的中年女人行去。她正緩步的沿着沙路過來，由兩個其他的貴婦和一個穿着制服的極漂亮的馬夫伴着。

“Eh bonjour, chêre Madame”（夫人，早安）那人說着，伊林娜很恭敬的對她行了禮。“Comment alles-vous aujourd'huis” Venez un peu avec moi.”（今天怎樣？同我去玩一忽怎樣？）

“Votre Altesse a trop de bonté”（多謝您家的恩寵）這是伊林娜音調柔媚的答語。

十四

李維諾夫等大公爵夫人和她的扈從走到看不見的地方，然後也沿着蔭道行去。他糊裏糊塗的不明白他所感到的是什麼，羞恥，恐怖，一時都集心頭，而虛榮心又使他覺得高興。對於伊林娜的出乎意外的解說，

使他大大的吃驚；而伊林娜滔滔的如燃燒似的說話，在他恰如一陣青天的霹靂。『這種交際社會的女子眞是希奇得很，』他想。『他們沒有統一的思想……自然容易屈服於其所生活的環境了。然而他們自己也知道其環境的醜惡的！』……但是實際上，他所想的可完全不是這回事，他不過爲的要防止其他更令人苦痛的思想，所以機械的重復着這陳舊的言辭。他覺得現在他決不能如實的加以思想，否則也許反要責備到自己的身上來。他脚步遲緩的走着，幾乎看見了什麼東西，都想用心去思索一番的樣子……忽然，他走到一張凳子的面前，有一雙脚在着，於是由此上望……脚是屬於坐在凳上的那一人的，他正在看報，原來便是蒲士琴。李維諾夫微微的吃了一驚。蒲士琴把報紙放在膝上，注意的，正經的望着李維諾夫。李維諾夫也用心的，一股正經，一點笑容也沒有的望着蒲士琴。

『許我坐在你身旁麽？』最後，他問。

『好，就請坐罷。不過我有一句話要通知你，你倘若和我談話，你切不要惱怒我——因爲我此刻性情很懊惱，什麽東西在我看來都是討厭死人的。』

『這也不要緊，蘇查伊凡尼，』李維諾夫說着卽坐了下去。『實際上，這好得很呢……你爲什麽這樣的？』

『如實的說，我本不應該懊惱，』蒲士琴說。『剛纔我在報上看到一個俄國司法改革的計畫，我覺得非常高興，因爲這到底有些意義的。這不像普通的計畫那樣，借着獨立，國粹，或獨創的名義，把我們自製的小東西添加在明快的歐洲邏輯上面便算了事；這是以取長於無害的外國成法爲準的。只要一項能夠實行，在農民方面便足夠了……實用不着廢除土地共有制度！……眞的，眞的，我是不應該懊惱的。但是不幸，我遇着了一個俄國「粗劣的金剛石，」同他談了一回，這種粗劣的金剛石，這種自設的天才，眞使我死了也要懊惱！』

『所謂粗劣的金剛石，這是什麽意思？』李維諾夫問。

『剛有一人在此地玩耍，他自以爲是一個音樂的天才。他說道：「我是一點事業的成績也沒有，因爲我未嘗受過教育，我只是一個無用的人；但是在音律上，思想上，我的技能卻儘可以比之梅耶皮而不相上下。」於是我說，第一，你爲什麽不曾受教育？第二，不要去說梅耶皮，那個在平凡的德國樂隊中吹奏笛子的德國樂人，他的理想總比我們未受教育的天才，高明不止二十倍，只是這個吹笛樂人的理想藏在自己胸中，沒有顯露在產生馬柴爾與哈伊屯的國土而已。然而我們的粗劣的金剛石，他不過能亂彈幾齣小曲小調。他於是立卽把兩手插在袴子袋內，唇上發出一種輕蔑的冷笑，他說，我是一個天才。在圖畫上也是同樣巧妙，其他一切亦莫不如此。啊，這種天生的天才，我眞討厭極了！只有沒有眞科學與眞藝術的地方，他們才能夠這樣不要臉的誇耀。他們以爲這是誰都不知道的。眞的，這種癡狂，鄙陋，以及一切陳腐的語句，如：「在俄國沒有人餓死的，」「來往最迅速的沒有地方能比得上俄國，」「我

們俄國人能夠把敵人埋在帽子底下，」現在正是應該加以終結的時候。我先前也曾聽見人說俄人天性的豐富，直覺的正確，以及古利平那樣的人的衆多。……但是這種豐多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我要問諸君：不過是半自覺的囈語，或半野獸的智慧而已！眞的，是本能的直覺！好漂亮的自誇！試置一頭螞蟻於離蟻垤一里之森林當中，他能覓路回轉蟻穴；然而人卻不能。這是什麼緣故？難道是人遜於螞蟻麼？本能的直覺，雖然常是正確無誤，在人實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只有智識，單簡明白的常識——這是我們的遺傳，我們的光榮。智識雖不能成就那樣的技能，但是一切事情實全有賴於智識。譬如古利平，他一點機械智識也沒有的，能夠製造粗陋的錶。現在我把這錶懸於柱上可以說道：諸君請看，這樣沒有價值的東西，還是不做的好。這當然不能歸罪古利平，但是他的東西卻是沒有價值的。因爲台柳雪金能夠攀登海軍本部的尖塔頂，於是稱讚其大膽與敏捷，這是應當的。爲什麼不應當稱讚呢？但是若說他的技能使德國彫刻家看得發呆，他們的技能是除了鑄錢的時候以外便沒有用處的等等，這卻大可以不必。……原來他的意思，並不是在使人看了發呆，他們是因爲要在塔上搭架，以爲修理之用。我願一般人再不要在俄國獎勵那種觀念，以爲什麼事都是不要教練便能辦得了的。不管你有沙羅蒙那樣的頭腦，你總得學習，從頭的學習起。否則，閉住口，靜坐着，不要誇口！啊，好熱呀！」

蒲士琴脫去了帽子，用手帕當扇子扇着。

『俄國的藝術，』他接下去又說，『眞的是俄國的藝術！……我知道，這是俄國的自誇與無恥，還有是俄國的無能；至於俄國的藝術，請你原諒我，我實在沒有見到過。二十年來，他們對於虛聲驕人的勃留羅夫曾敬得不得了，以爲我們現在已獨樹一派了，而且比他人的都來得好。……

……這是俄國的藝術，哈，哈，哈！呵，呵，呵！』

『請恕我，蘇查伊凡尼，』李維諾夫說，『那是你連葛林加都不承認他的了？』

蒲士琴手搔他的頭。

『這是例外，你也知道，正好證明這法則；但是即就此例而言，我們也難免有誇大的嫌疑呢。譬如我們說葛林加眞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只是爲環境——內的與外的——所限，不能成爲俄國歌劇的創造者，這是誰也沒有異議的。但是我們卻不這樣的說。我們的屬望太大了！一般人要立卽把他舉到音樂界總司令或元帥的地位，把他國的都壓貶下去。他們說，再沒有人能夠與葛林加相比了，他們於是引幾個可驚的本國的天才以爲例，實際上這種天才的作品，只是外國第二流作家的可憐的模擬。是的，第二流作家，因爲這是他們所能夠模擬的。沒有人能與他相比了，眞的麼？唉，可憐愚蠢的野蠻人！他們不知道世上有藝術的標準，他們以爲藝術家大概與體力家賴頗同其類例的。他們說在外國有這樣的異人，能夠一手舉十五塊石頭，但是我們的能舉三十！眞的，誰也不能與我們相比現在我要告訴你一樁事情，是我緊記在心頭永遠忘

不了的。去年春季，我到倫敦近處的水晶宮去。在宮中，你也知道，有各種的陳列品，都是聰明才智之士所發明的——我們儘可以說這是人類的百科全書。我在這種機械器具，以及偉大人物的影像中間來往的漫步着，我心中不絕的在想，倘若有幾個國家忽然在地球上消滅了，這個國家所發明的東西在水晶宮中也沒有了，這個國家，倘若就是我們的祖國，神聖的俄羅斯，那末在宮中便將連釘也不動一枚的消隱在地底深處，宮中的一切還是原樣的一點不動。因為即如 Samovar（茶缸）靭皮織靴，馬帶，笞鞭，——這都是我們著名的產物——也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然而三得威島民，我們就不能這樣，因為島民曾經創造過異樣的獨木舟與標槍，倘若沒有了，遊客便將明白的注意到。這是一種誹謗！未免太刻毒了！你也許要說。……但是第一，我不知道去學一般蠢物的狂叫，第二這是很明白的事，人所不能作正面視者不只是惡魔的面孔，因為人連自己的都不敢正面以視，而喜歡撫慰以安眠的也不只是兒童呀。我們古代的發明品，都來自東方，我們近代的則借自西方，已半廢棄了。然而我們還喋喋不休的說俄國藝術的獨立！固然有幾個大膽的學者也曾發明俄國獨特的科學，二乘二等於四，這是什麽地方都相同的，但是人家的結果似乎比我們巧妙一點。』

『且慢，蘇查，伊凡尼，』李維諾夫喚着說，『且慢點說！這是你知道的，我們曾送東西到萬國博覽會去，歐洲各國也向我們來輸入貨物。』

『是的，原料與未製品。但是要知道我們的出產品，其被稱為良美者，只因為別種東西在極壞的狀態的緣故。譬如就剛毛而言，大而且強，而這是因為我們的豬瘦的緣故。又如我們的皮是厚而靭的，而這是因為我們牛瘦的緣故。如我們的脂肪所以豐富，則因為煮時一半是肉。……但是對你，我殊用不着說這些話，因為你是一個專研究實業的學生，你一定比我知道的多。一般人常向我說我們的發明力！俄羅斯人的發明力！為什麽我們的農夫還要常常訴苦因為沒有乾禾稻的良好的機器而受損失呢？為什麽我們不想個法子使他們不致還如魯列克時代樣的把轆轤放進火爐中去呢？這種爐子實在是非常的費錢——正像我們的皮靴，或俄國席一樣——因為要不絕的生着火。農夫雖然訴着苦，然而乾禾的機器還是無影無踪。為什麽做不起來呢？則因為德國的農民無需乎此，他們能夠像現在樣的打麥，用不着去發明，因此我們……便不能發明一個出來了！只是不能——沒有旁的原因！不相信，請試一試罷！從今以後，我要是遇着那些粗劣的金剛石，自己設造的天才，我要告訴他們：「朋友，且慢！乾禾器在那裏？請造一個來！」但這不是他們所能辦得到的事！拾了幾雙從前聖西蒙或富里歐所棄去的敝靴，頂在頭上而奉之如神聖的遺物的，——這是我們力量所能的事。或者胡亂寫一篇法國某城無產民衆的歷史的及現代的情事，——這也是我們所可能的。然而有一次，我問一個政治經濟學者——正像你的朋友伏羅希羅夫一類的——請他列舉法國的二十個都市，你想他說些什麽？這個經濟學者失意之餘，最後舉出蒙弗爾茂來，也許他是記住了保爾特、

尚克的小說，所以才這樣的。由此，使我又想起了一則故事。一天，我攜了一頭狗，一枝槍慢步森林之中。——』

『那時，你是一個獵人罷？』李維諾夫問。

『也是偶一爲之。這時，我正向沼澤行去，想去探索竹雞。池塘的所在是另外一個獵人告訴和的。我憩坐在一所小屋前的空地上，有一個木材商的夥計，光滑的有如剝了皮的硬殼果，也坐在那裏，他管自笑着——我不知道他笑的什麼。於是我問他道：「池塘在那裏，竹雞很多麼？」——「當然當然，」他立卽如唱歌樣的答，面上的表情正像我給了他一盧布一樣。「那個池塘，地方最好，我對你說。什麼野鳥都有——眞是多得很。」我於是起身就去，但是在那裏，不但沒有野鳥，並且那個池塘也乾了長久了。現在請你告訴我，爲什麼那個俄國人說話不忠實呢？爲什麼政治經濟學家的話不足恃，而對於野鳥也鬧出笑話來呢？』

李維諾夫不知怎樣回答他，只同情的嘆了一聲氣。

『現在我們試再來說那個政治經濟學者，』蒲士琴繼續的說，『關於社會科學上最精微的問題，只知講理論而不識事實！——他正如一頭高飛的鳥，一頭老鷹一樣。有一次，我曾捉住了這樣的一頭鳥。我用了一個小小的圈套，但是很顯明的，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們近來，據一般人的稱呼，有所謂「新青年」者，我嘗與這類的一個少年談論各種問題。他言論激烈，正是他們的本色。其中對於婚姻，以一種幼稚的極端論調，攻擊得最利害。我一椿一椿的提出事情和他討論……我簡直如與石壁對話！我想這樣必定得不到要領。於是想到了一個好意思！「久仰得很，」我說——對這種「新青年」說話，第一你應當特別客氣恭敬——「先生的議論，我向來非常佩服。你是研究自然科學的，所以你的用心，似乎直至現在沒有注意到這事實，卽一切肉食獸——野獸與鳥類——都要去搜尋俘虜，而爲着自己及幼兒的食品起見，不得不努力以求……我不知你可把人類也列在獸類當中？」「自然，應該歸在獸類，因爲人也不過是一種食肉獸，』那個新青年說。「那末是否是掠奪的呢？」我繼下去說。「當然也是掠奪的，」他答。「說得有理，」我說，「可是我覺得有點奇怪，你也許還沒有注意到這些野獸都是一夫一婦的呢。」新青年不覺吃驚了。「爲什麼這樣？」「不是這樣的麼？試想一想獅，狼，狐，鷹，鳶無不是這樣的。你能夠提出一個意見說不是這樣的麼？因爲要使牝牡二者共同生活以養其子嗣，這實是很難的事。」新青年於是陷於深思中了。他說，「唔，在這場合，我們是不能以獸類來律人類的。」因此，我便叫他作理想家。聽了這話，他自然是很傷心，他幾乎哭出聲來！我於是安慰他，答應他決不把這事告訴他的友人。實際上，被稱爲理想家也並不是好笑的事，然而現代青年所誤解的正是這點。他們以爲作舊日的無關於世的地下工作的事，現在是不合時代了，現在讓陳舊的父執們像田鼠樣的去掘地好了。但在我們，這是莫大的恥辱，我們應當在白晝的光明中勞動，我們應當……可憐的孩子呀！你的孩子怕也不能勞動呢？爲什麼你自己不願回轉去用舊方法來掘地呢？』

接着靜默了一會。

『我的意思是，』蒲士琴又接下去說，『我們受文明的孕育以成者，不但是科學藝術法律甚至如美育詩歌的感情，也是在同樣文明之下發展增強的。而一般人所謂通俗簡單，無意識的創造則爲無意義的瑣屑。卽在荷馬時代，我們也可以看出優雅與複雜的文明的痕跡。戀愛自身便是由文明而富贍的。斯拉夫黨人倘若不是這樣膽小的話，因爲這異端邪說，怕要把我給死呢。但我卻無論如何要堅守這主張，不管他們是怎樣壓迫科哈諾甫斯基夫人，或把「休息的羣蜂」賦到我身上來——我既不是上流社會中人，我實在受不了 triple extrait de moujik Russe（俄國人民三重的脂膏）的濃烈的氣味。一般上流社會中人，他們時時要絕對的使不完全法國化，而爲着自己的利益起見，於是遂產生了 en cuir de Russie（全是錯誤的俄語的）文字。試就最新最有名的「蜜蜂」中的幾段試給普通的農民——眞正的農民去聽，他們一定要疑心你在給他念驅熱解醉的呪語。我敢再重複的說，沒有文明，決沒有詩歌。你倘若要明白的認識未開化時代俄國詩的觀念，那末你應該去研究我們的歌謠和傳說。什麼愛情是魔術呪詛的結果，是媚藥所造成的。這些，我們且擱過不提。又如我們的所謂敍事文學，是歐亞文學中獨一無二的，這個，我們也暫不提。但是所謂獨一無二者，不過其中始終沒有代表的男女愛人，然而凡加坦加則又是例外。普通述神聖的俄羅斯武士其與新娘之初相識，常是「狠毒的」鞭打她雪白的身體，因爲「女子這一個族類是矜大了！」但是這些，我們且都擱過一旁，現在我要請你注意的是古昔未開化的斯拉夫人所想像的 jeune premier，卽少年公子華裝麗服的姿態。請仔細想一想少年公子進來了，他着了他自製的，縫綁精密的紫貂大氅；腰間束着七層綢帶，手指隱蔽在下垂的小袖下；衣領高出他的頭上，在前面，沒有人能看見他紅色的顏面，在後面也看不到他白色的頸項。帽子偏戴在一邊耳上。脚上登着摩洛哥的皮靴，頭尖如料匠的尖錐，脚跟則尖出有如釘樣。繞着脚尖，雞蛋可以轉着；在脚跟下面，則麻雀可以飛過。而少年公子的脚步，又妖嬈婀娜異於尋常，我們的阿爾基皮士、契維羅、普蘭可維去曾以此與老婦少女以神奇的影響。而我們四肢懶散的侍者，他們的脚步使是這樣的。這是俄國貴公子的精粹，貴公子的花朵，是俄國趣味的最好的代表，這並不是說笑話，像蠶一樣的服裝的優美的姿態，便是我們理想的裝飾法。你的意思怎樣？可以此爲美觀麼？可覺得有許多繪畫彫刻的材料，可從此取給麼？所謂少年公子，「面孔紅如兔血」者，其令人傾倒的美，果是怎樣的呢？……咦，你似乎不在聽我的說話了？』

李維諾夫不禁吃了一驚。眞的，他是沒有聽蒲士琴的說話，他只是想着，不絕的思想伊林娜，思想與她最近一次的會晤。……

『蘇查伊凡尼，請你原諒，』他說，『我又要向你提出先前的問題：……卽關於雷米羅夫夫人的問題來了。』

蒲士琴把報紙摺好，放在他自己的袋內。

『你可是又想問我與她相識的經過麼？』

『不，不是這樣。我是想請教你的意見……關於她在彼得堡的行動的。不知到底是怎樣的？』

『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叫我說的什麼呢？我的所以與雷米羅夫夫人相熟識……是完全偶然的，並且時間也不長久。關於她的生活，我是一點也沒有與聞，其間曾發生什麼事，我當然是不知道。雖然我也聽到些閒談，但是你也知道，謠諑跋扈的地方，固不但是平民社會。況且我又不尋根究柢的去打聽她。但是，據我看來，』他在默然的隔了一會之後說，『你似乎對她很發生興味呢。』

『是的，我們已很公開的談過二次了。但是我懷疑，她可忠誠麼？』

蒲士琴日視着地下說，『當她爲感情所支配的時候，她是忠誠的，像一般情感劇烈的女人一樣。但有時因爲傲氣，也使她不致說誑欺人。』

『不知她可驕傲否？我覺得她似乎有點古怪脾氣呢。』

『驕傲雖是惡德，但是不妨事的。』

『我覺得她常說大話……』

『這也是不妨事的，她的忠誠還是原樣。雖然，你怎能希望她們眞實呢？凡是交際社會中的婦女，總是連骨髓都腐化了的。』

『但是蘇查伊凡尼，你是她朋友呀。你不是用力的拉着我去見她麼？』

『這有什麼要緊呢？她託我拉你去見她，我想就是答應她，有什麼關係呢？眞的，我是她的朋友。她自然也有她的好處。她爲人很和善，就是說很寬大，也就是說她凡是自己無用的東西，總不吝惜以與人。但是你知道她，至少也和我一樣呢。』

『我本在十年以前已和她結識了，但是自此以後——』

『唉，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你爲什麼這樣呢？你難道以爲人的性格是有變更的麼？在搖籃中如此，在坟墓中也是如此。照事情，也許（蒲士琴說到這裏頭更低俯了）也許你恐怕墮在她的掌握當中？這是一定的。……但是不消說誰也免不了要墮在某一女人的掌握中的。』

李維諾夫勉強的笑了笑。『你可以爲這樣麼？』

『這是無所逃免的。男子是弱者，女人是強者，機會是萬能的；要想使人決心去求寂寞寡歡的生活，這是一樁難事；要想使人忘懷自己，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一方面既是優美，同情，熱忱，光明——還有誰能抵抗得住呢？原來人都是像小孩樣向着保姆奔去的。唉，但是後來，卻一定是冷酷，黑暗，空虛……在相當的期間。於是結果覺得什麼都令人奇異，什麼都令人不可解。初時，你不知道戀愛要怎樣才可能；後來，你將不知道人生要怎樣才可能呢。』

李維諾夫望着蒲士琴，他深深的覺得一身從沒有遇到這樣孤獨，淒涼……悲哀無歡的人過。此時，蒲士琴既不羞澀，也不固執的，面色蒼白的頭下垂到胸前，手擱在膝上，一動不動的坐着，只是口上帶着失意的微笑。李維諾夫見他那種可憐，苦痛，怪僻的樣子，心中覺得非常難受。

『伊林娜曾經說了許多的事，』他低聲的說，『她有一個極相好的

朋友，她的名字，我記得是倍爾斯基不知是陀爾斯基……』

蒲士琴抬起他悲傷的目光望着李維諾夫。

『唉！』他長嘆的說……『她說到……喂，說的什麼？但是，是時候了，』他故意裝作欠伸，接下去又說『要回家去晚餐了。再見罷。』

他當卽立起身來，不待李維諾夫開口說話，就急忙的走了……李維諾夫因爲他的同情心，引起了一肚皮的懊惱——自然是對他自己的懊惱。他的性質，本來是什麼都要發生同情的。他很想對蒲士琴表示其同情之感，而結果卻成一種如拙劣的阿諛的東西。他心中帶着隱祕的不滿，回轉旅館。

『她是連骨髓都腐化了的，』他過了一會，自己在想……『但是驕傲有如惡魔，她，這個女子對我簡直是屈膝以求的，這是驕傲麼？是驕傲而不是獻媚麼？』

李維諾夫竭力想把伊林娜的印像驅出頭腦以外，但是到底辦不到。不過因這緣故，他把自己訂婚的事卻忘懷了。他覺得今天，這個頭腦中的幻影是驅除不去的了。沒有法子，他決心安心毋躁的等待這「奇事」的解決。解決不久就要來了，他一點也不疑慮的以爲這一定能很純潔而自然。他這樣的幻想着，但是在這當中，他不但時時想到伊林娜的面貌——凡是她所說過的話，一言一語都浮上他的記憶中來了。

正在這時，侍者送進一封信來，便是伊林娜寫給他的。

『今晚如無事，請來我這裏。寓中不一人，將有許多賓客，你可以由此對我們的人物，我們的社會，得一切近的觀察。我很望你能從他們中見到什麼東西。我想他們一定要顯出其所有的闊氣來的。由此，你可知道我所呼吸的空氣是怎樣的一種東西了。請一定來，我很高興見你，一定不使你難過。（伊林娜在這裏寫錯了一個俄國字。）由今天的談話，可知我們間的誤解是再不會有的了——你的僕役伊。』

李維諾夫穿上弗羅克上衣，結好白色的領帶，便動身去赴伊林娜的約會。『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在途上這樣反覆的想着，『像去看看他們等事……我爲着什麼去看他們的呢？未免希奇了。』在幾天以前，這些人是曾引起他與今日絕不相同的情感，他是曾以此而發生憤懣的。

他脚步捷速的走着，帽子蓋到眉心，面上浮着勉強的微笑。此時，彭倍武正坐威勃酒館的面前，他遠遠的指點給伏羅希羅夫與披煦恰爾金，與奮的叫着說道：『看見那人麼？他是一塊石頭！他是一方岩石！他是一片玻璃！』

十五

李維諾夫看見伊林娜房中賓客很多。在角落抹牌的桌旁，坐着三個野宴時的軍官。一個肥碩的，一個性氣暴躁的，一個謙遜客氣的。他們默然的在玩靜牌（whist），一聲不響的表示着他們態度的嚴肅，或者取

三葉牌，或者取菱形牌，各施展其狡詭的手段……他們現在已確無可疑的是政治家了！從通常抹牌時的姿勢語句以觀，幾個豪華的軍官，只顯得是平民或中流社會中人。他們說話只講那必要的幾個綴音。但是肥碩的那位軍官，卻在兩局之間，說"Ce satané as de pique!"（這個可恨的鏟形愛斯！）李維諾夫在許多賓客中間，並見到野宴時的幾位太太還有些是他先前所沒有見過的。其中有一人，樣子陳腐古老極了，幾乎隨時都要碎爲片片似的。她聳着那袒露着的暗黑色的肩膀，用扇遮掩着口，死人樣的目光失神的斜視着雷米羅夫。雷米羅夫很尊重她，因爲她是在上流社會中非常得人尊敬的人物，是加太鄰女皇名譽侍女中的唯一的生存者，在窗畔，衣服像牧羊女似的，是爲少年們所環繞着的「黃蜂的女王」S伯爵夫人。在衆客中，還有著名的富豪及闊客，非尼可夫，他的驕傲的態度，平坦的頭顱，以及沒有牛氣的凶狠的表情，都是令人最注目的，令人不期而想到布加里亞的可汗或羅馬的Heliogabalus。又有一位太太，也是伯爵夫人，渾名喚作李瑟的，正和一個長髮留秀而面色蒼白，像唯神論者似的中等身材的男子在談話。他們旁邊立着一位紳士，也是髮長而面色蒼白的，像有意義似的不絕的在笑。他也是相信唯神論的，但他更於預言感到興味，他根據默示錄與希伯來經典常預言各種奇異的事變。雖然沒有一樁事變是實現的；但他卻一點也不經意似的仍舊如前一樣的說他的預言。鋼琴旁邊坐着自命爲天才的音樂家便是粗劣的金剛石，曾經引起蒲士琴的憤怒的。他隨手的亂彈着曲調，眼睛則茫然的一逕望着四處。伊林娜坐在科科公爵與H夫人間的沙發上。H夫人先前嘗以秀慧美貌出名社會，但是現在，早已是令人嫌惜的老嫗了，周身都是神聖或罪惡的流言。伊林娜看見李維諾夫來了，不禁紅暈了臉立起身來。當李維諾夫走上前去的時候，她就熱烈的與他握手。伊林娜一身黑色的薄絨衣服，衣上綴着些不甚注目的金飾。他兩肩作慘白色，她的面色也是這樣，在一時間忽然布滿了紅暈，顯示着無上的嬌美，但是可不止嬌美，在她半開半閉的眼睛中，在她顫抖的兩唇與鼻孔中，還藏着一種隱祕的幾乎矛盾的快樂。

……

雷米羅夫當即走向李維諾夫的身旁，對他作照例的寒喧，但是其中可不含他照例的游戲態度。以後，他就給李維諾夫介紹二三位太太，便是那老舊的廢物，那黃蜂的女王，還有伯爵夫人李瑟……她們都很客氣的對他招呼。李維諾夫本來不是他們的社會中人，但是因爲他的漂亮，以及他少年的動人的表情，使她們頗覺得歡喜。只是他不知道怎樣去引起她們的興味；他對於這種社會本來不是習慣，他心中覺得有點局促，加以那個肥碩的軍官又目不轉睛的只望着他。『哈！鄉下的學究先生！自由思想者！快對我們屈下膝來，爬向前來吻我們的手！』釘着的眼睛像在這樣的說話。李維諾夫正當爲難的時候，伊林娜的援兵到了。她很巧妙的把他救到近門的角上，離她的身後不遠。所以她每次和他說話，一定得回轉頭去，他靜自欣賞她頭頸的優美的曲線，他陶醉了她

芬芳的髮香中了。伊林娜面上現着一種感謝的表情，深而且靜的。他覺得她的微笑，她的媚目，其所表現的實無一非感謝之情。他自己也受着同種感情的激動，他覺得羞恥，在一時之間，喜悅，恐懼，齊集心頭，……同時，她似乎時時在作這樣的詢問：『喂，你對他們的意見怎樣？』李維諾夫當宴會中人以粗野的言辭或行動被人說笑的時候，很明白的似聽到此未出口的問語在向他問詢，而在這天晚上粗野的言動實非常之多。有一次，伊林娜因爲忍不住，竟大笑了出來。

伯爵夫人李瑟她迷信頗深，所以凡是奇異的事，她最覺得有興味。她與唯神論者暢談和姆（催眠學大家）轉桌子，自奏手風琴等等，最後乃問他說催眠術能否應用到動物的身上去。

『這種動物總有的，』科科公爵在距離稍遠的地方說，『你可認識梅爾凡諾斯基麼？他們當我面前把他催眠，他不是鼾聲如雷的就睡去了麼？哈哈！』

『你眞太利害了。mon prince（公爵，）我在說眞正的動物呢，je parle des bêtes（我是說動物呢。）』

"Mais moi aussi, madame, je parle d'une bête……"（但是夫人，我也在說動物呢。）

『這也是有的，』唯神論者搶口說，『例如——蟹罷，神經非常敏銳，是很容易陷入催眠狀態的。』

伯爵夫人驚異極了。『什麼？蟹？眞的麼？啊，有趣極了！我很想見識見識，柳秦，』最後，她對一個面色如偶人樣，冷冰冰沒有表情，而領色也作凜然的白色的少年說。（據少年自己的誇口說，他的面色領色，是經過尼亞哥拉瀑布及奴比尼羅河的水珠的濡濕而然的；實際上，他於旅行的見聞，早已忘得乾乾淨淨，除了俄文的雙關語外，已什麼都不在心了。……）『柳秦，對不起，請你快給我們去拿一隻蟹來。』

柳秦諂笑着。『馬上要的，還是趕快要的？』他問。

伯爵夫人不懂他的問話。"Mais oui（總之，）是一隻蟹。』接着她重複的又說，『une écrevisse（一隻蟹。）』

『唔？什麼？蟹？一隻蟹？』S伯爵夫人粗聲的打斷了話。因爲席間沒有凡得第使她覺得憤懣；她猜不透伊林娜爲什麼不請那最有趣味的法國人。至於那個老廢物，她是早已什麼都停止理解了——再加她完全是耳聾的，——此時，她只把頭搖着。

『Oui, oui, vous allez voir（快，快，快就去罷。）柳秦，請快……』

少年旅行家告了別，出去了，但很快的就回來。一個侍者隨在他的後面，口露着齒，直拉到兩耳邊的笑着，手上捧一個盤子，盤上一隻黑色的大蟹。

『Voici, madame（看呀，夫人，）』柳秦大聲的喊說，『現在，快對蟹來施法術。哈，哈，哈！』（俄國人對於其自己的笑話總是自己開口先笑的。）

『哈，哈，哈！』科科公爵像一個愛國志士及一切國家的保護者似的，

欣然的笑着盡他的本來的責任。

（寫到這裏，我要請讀者諸君不要驚異憤怒。誰能信自己坐在亞歷山大戲院中，以劇場空氣的感化，對那些毫無價值的詼諧語，而不拍手讚賞呢？）

"Merci, merci"（謝謝）伯爵夫人說。"Allons, allons, Monsieur Fox, montrez nous ça"（來，來，福克斯君，放在這裏給大家看罷。）

侍者把盤子放在一張小圓桌上。賓客當中稍稍發生了一點騷動，有幾人向前面伸長了頭頸在望，只有坐在抹牌桌旁的幾位軍官，始終保持着冷靜嚴肅的態度。唯神論者聳着頭髮，蹙額皺眉的走向圓桌；他開始用手在空中揮着，蟹管自的在伸縮他的脚肢，並且舉起他的大螯來。唯神論者的手不絕的揮動着，愈揮愈速，而蟹則依然如前的自由伸縮。

『那末怎麼辦好呢？』伯爵夫人問。

『法力不到是沒有用的，』福克斯用極強的美國重音答。他用盡力量的在盤上揮動他的手，但是催眠術可沒有効驗，蟹還是不絕的動着。此唯神論者於是說今天自己的性情不好，鬱鬱不歡的從桌旁退歸原來的座位。伯爵夫人向他致撫慰，確告他說同樣的失敗，有時候像和姆那樣也不免的。……科科公爵更出來證實她的說話。那個默示錄與希伯來法典的大家偷偷的走向桌旁，對着那蟹迅速而有力的用指戳了一下，他也想試試他的運氣，但是終於不成功，蟹始終沒有現出催眠的狀態來。於是只得喚侍者過來，叫他把蟹拿去。他如命的辦理，依然如前樣口露着齒直拉到兩邊耳旁的笑着，到了門外，可以聽見是爆發了。……後來在廚房中也可以聽到哄堂的大笑。自己造設的天才，當他們在作蟹的實驗時，他因爲音樂對蟹一定有莫大的影響，所以坐在琴前，彈出幽鬱的調子。——他奏着向來常彈的歌曲，自然他是以此爲最能得人的贊賞的。H伯爵，我們無雙的遊藝家（參見第一章）因爲敵手的刺激，也奏了他自製的一齣小曲，是大批的從阿芬巴哈處勦襲來的，歌辭當中有"quel œuf? quel bœuf?"的重唱句，使一般太太的頭幾乎都左右的搖動起來，其中有一人竟輕輕哼着這曲調；"Charmant! charmant!"（好聽！好聽！）的不負責任而卻是必要的話，是在每個人的唇上飄着。伊林娜與李維諾夫彼此看了一眼，同樣隱祕而矛盾的表情，又在她的唇上顫動着了。……但是過了一會，卻表現得更強烈，其中還雜着惡意的蔭影。因爲此時，科科公爵貴族利益問題的代表與選手，他覺得他對唯神論者提出自己的意見是最配，於是便引了他最得意的關於動搖所有制度的言論，連帶的更攻擊到民主黨人。這激起唯神論者的美國的血液，他開始爭辨。公爵本了他的習慣，當卽盡他的聲音的大喊他不絕的喊着"C'est absurde! cela n'a pas le sens commun!"（蠢話！好沒有常識！）以代爭辨。富豪非尼可夫雖然沒有指名是誰，竟破口相罵了。在這當中，夾着希伯來經典家的如笛樣的聲音，S伯爵夫人震動的聲音，都可以聽到。……事實上，其嘈雜喧囂正與在古巴里夫家中所發生者相同，不過在這裏沒有啤酒和烟草的氣息，而

衆人的衣服也漂亮些，這是不同而已。雷米羅夫想使大家平靜下來，但是軍官們表示他們的不滿，僕里斯的 "Encore cette satanée politique!" (還是討厭的政治！) 又可以聽到他終於沒有成功。此時，來了一個樣子像偸偸的探聽什麽事的高級軍官，他似乎能明白衆人所說的話似的，但是也遭了失敗。實際上，他這樣咕嚕着，喝着，自己重複着事情是很明白的衆人都不能聽他的話，並且他自己也知道對於這個問題，是决沒有結果的。加以同時，伊林娜機巧的挑撥兩方的爭鬭，使他們斷斷不休的辨論；其間，她與李維諾夫不絕的交換目光和輕微的記號。……但是李維諾夫坐着像中了魔一樣，他耳不聞什麽，靜靜的只等那優美的目光再向他照射，那蒼白，柔美，憂鬱的面貌再向他發光。……最後，太太們都覺得倦了，要求辨論中止。……雷米羅夫請遊藝家再唱一曲，於是那自設造的天才又彈了一齣他的小曲……

李維諾夫直待半夜過了，衆人散盡以後纔回家去。這天晚上的談話，內中包括種種問題，但是沒有興味的東西是竭力避免的。軍官們在正經的玩好靜牌以後，便正經的加入談話，這幾個政治家的影響立刻就表現出來了。談話轉到巴黎有名的娼妓，她們的姓名，技藝，似乎每個人都很熟悉的；後來談到薩杜最近的劇本，阿僕德的小說，及脫來維太中的巴弟。有一個提議作 "au secrétaire" (祕書) 的遊戲，但是沒有成功。每人的回答大概都是牛頭不對馬嘴，而且不少文法上的錯誤。肥碩的將軍說他先前對於這問題 "Qu'est-ce que l' amour?" (什麽是戀愛？) 曾答道："Une colique remontée au cœur" (腹部的痛上升至心胸。) 他說着卽格格的狂笑。老廢物用力的用扇子在他臂上打了一下，因爲行動過烈，額上的粉掉了一塊下來。老婦開始講斯拉夫人的君權與在多腦河方面正當傳道的必要，但是可沒有人答應她，於是不得已只得撮着唇響了幾聲，自己靜默下來。眞的，他們的談話，關於和姆的是比什麽都來得多。卽如「黃蜂的女王」也呶呶不已的說有一次，有幾隻手蠕蠕的向她摸來，她看得淸淸楚楚的，用自己的戒指套在一隻手上。這自然是伊林娜的歡喜。因爲李維諾夫於四周的議論非常注意，實則從一切不相連續，無有氣生像泡沫樣的談話中，他是一句眞實話，一個明白的思想，一椿新事實的斷片，都不能收拾到。從他們叫喊驚嘆的聲音中，他認不出眞正的情感來；而從謾罵中也得不到眞正的熱情。只有在裝作愛國的義憤的假面下，在裝作輕蔑冷淡的態度下，因損失的恐懼，可以聽到悲聲的嗚咽，還有咬牙切齒的而申申以詈的幾個姓名，直使後世的子孫亦永永不能忘記。……總之，在這喧囂與吵鬧中，是找不出一滴生氣來的！他們的頭腦心胸，已浸透了什麽陳腐什麽無益的妄行，及卑劣的瑣事；所以不但在晚間，在交際社會，卽在家庭也是這樣，每日每時，這都是深深的普遍的泛濫於他們存在的四周的！說起來這是何等的愚妄！人類生活的構成，以及生活的美化，他們是何等的缺乏了了解呀！

伊林娜當李維諾夫向她作別時，她重又握着他的手，丁寧的低聲說

道：『怎樣？可有趣麼？看够了麼？你喜歡麼？』但是李維諾夫默不作答，只低低的對她鞠過躬，便回身走了。

室內只剩他們夫妻倆了，伊林娜正要回轉寢室去，……他止住了她。

“Je vous ai beaucoup admirée ce soir, madame”（今天晚上你美麗得很）他口含雪茄身倚着爐架說，“vous vous êtes parfaitement moquée de nous tous.”（我們都全體給你玩弄。）

“Pas plus cette fois-ci que les autres,”（這次可不如前一次呢。）她冷淡的答。

『你的說話是怎麼講的？』雷米羅夫問。

『隨你喜歡罷。』

『唔。C'est clair（明白了。）』雷米羅夫像貓一樣，小心的用他長的小指甲的尖端彈去了烟灰，『啊，想起一事了，你的那個新朋友——這傢伙叫什麼名字？——李維諾夫——確然不愧是一個漂亮人物。』

伊林娜聽到李維諾夫的名字，卽急急的轉了一個身。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將軍微笑了。

『他爲人很溫靜……他似乎怕連累到自己身上似的。』

伊林娜也禁不住微笑了，但是這與她丈夫的笑不同。

『據諺語說……與其多說話，不如沉默。』

“Attrapé！”（上當了）羅米雷夫裝作降服的樣子答。『閒話休說，他的面孔卻很動人。像……深思的表情……還有他全身的態度……是的……』將軍拉直了他的頸巾，曲下頭來凝視他自己的髭鬚。『據我的推測，他是一個共和主義者，正像你同類的還有一個朋友，蒲士琴一樣，現在算又多了一個漂亮聰明人，啞着口，不說話的。』

伊林娜的眉毛在她大張着的眼睛上面，慢慢的舒展開來了，她兩唇緊閉，失意的彎曲着。

『凡循連烏來迭米里去，你這樣說話，有什麼意思呢？』她像同情似的說，『你眞是無的放矢……我們現在不在俄國，並且沒有人能夠聽見你的話。』

雷米羅夫受了激動了。

『伊林娜，須知這不是我個人的私論，』他突然用喉音說，『還有別人，都說這人有叛徒的神氣呢。』

『眞的麼？所謂別人是誰呀？』

『如僕里斯，便是其中的一人——』

『什麼？像他這樣也有發表言論的必要麼？』

伊林娜像中寒似的聳了聳肩，慢慢的用手指撫了一下。

『他……是的，他。伊林娜，你似乎動氣了。但是你要知道，一個人動了氣——』

『我動氣了麼？啊，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也許是因爲我的議論，你有所不快罷，就是關於——』

雷米羅夫訥訥的說不出來。

『關於誰？』伊林娜重複的問，『啊，請你不要說笑話，快正經的說罷。我倦極要就寢去了。』

她隨手在桌上拿了一枝燭。『關於誰呢？』

『唔，就是關於那位李維諾夫君。你現在同他很好，這是不容懷疑的。』

伊林娜舉起拿着燭台的那一隻手來，直至燭光與她丈夫的面孔相平。她注意的，幾乎是好奇的，直望着他的面，突然的發大聲狂笑了。

『什麼事？』雷米羅夫蹙着眉頭問。

伊林娜還是繼續的大笑。

『喂，什麼事？』他頓着足又問。

他覺得自己是被侮辱受創傷了，但在同時，這般大膽而輕倩的立在他面前的女子，她的美貌實壓伏了他的被創的心意……雖然，她是使他困惱的。此時，他看見妻子身上一切的嬌美——卽如緊執着黑銅燭台的手，在纖細的指尖上可以看見優美的指甲的淡紅色的反映——一切都在他的眼中……但是那女人的侮辱卻深深的侵蝕他的心。而伊林娜還是繼續的在笑。

『什麼？你妒忌麼？』最後她說，當卽回轉身來，出室自去。『他在妒忌哩！』他聽見門外還這樣在說，接着又是她的笑聲。

雷米羅夫呆呆的望着他妻子的後影，看她出去。他禁不住想起了她媚人的姿態與舉止。他把雪茄在爐架的大理石板上猛力的一擊，碎了，他就憤憤的擲向遠處。他兩頰突然的變成青白色，顏面的下半部有點痙攣。他遲鈍如獸樣的目光疑視着地板，像在搜尋什麼東西似的。……所有優雅的樣子，他的面上是一點也無剩了。這樣的面容，在他鞭笞白俄羅斯的農民時，一定是也曾有過的。

李維諾夫回轉寓所，就在桌前坐下；他兩手抱着頭，一動也不動的坐着過了許多時。最後，他立起身來，啓開一個盒子，拿出一本袖珍小册來，他從這中間抽出一張唐耶娜的照片。她悲傷抑鬱的望着他，像普通的照片一樣，她的面貌似乎是老醜的。李維諾夫的聘妻是一個大俄羅斯血系的女郎，面白髮黃，微嫌肥碩，而面貌亦稍帶鈍重的神氣，但是從她聰慧明澈而棕色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良善和氣的表情，眉額白色而文靜，像時時充着喜氣的。李維諾夫對相片凝視了許久，然後輕輕的把這推開，接着又用兩手抱住自己的頭。『一切都完了！』最後他低聲說，『伊林娜呀！伊林娜呀！』

便在此時，便在這頃刻，他纔明白他自己是已無可挽回的，自己也莫明其妙的愛上了她了。他知道自從在古堡與她初次相見，他就對她發生愛情；他是無時無刻不在愛她。但是，在數小時以前，你要是這樣的告訴了他，他一定要驚異不信，認你爲無上的侮蔑了！

『唉，唐耶，唐耶，天哪！唐耶！唐耶！』他悲傷的重複着；同時，伊林娜的印像，清楚的現在他的眼前，她穿着黑色像喪服似的衣服，大理石似的白皙的面上現着平靜而勝利的光輝。

(未完)R

立，參加遊行示威者萬餘人，散放「反對日本侵略主義」「撤廢二十一條」「不認臨江設領」「抗議本溪湖殘殺華人」等傳單。日人頗爲震駭，特行宣傳不利於該運動之消息。

⊙李濟琛於上月二十七日同廣州，廣州市民於本日開擁李挽蔣鞏固後方援助海防華僑之市民大會。政治分會並有令飛鷹艦赴海防護僑之計畫。李電請蔣介石復起。

同　五日

⊙武漢代表譚延闓孫科自南京赴上海，與胡漢民等五委員協商進行合作之辦法。

⊙南京英商和記公司駐英兵數十，已由江蘇交涉員向英總領事抗議，戒嚴司令又以該英兵於上月三十日有與英艦共同向砲台發砲之舉，請軍事委員會再令交涉員向英總領事交涉。

同　六日

⊙汪精衛前乘輪隨譚延闓等赴南京，爲孫傳芳軍砲火所阻，退回蕪湖。茲同朱培德及顧孟餘陳公博等武漢中央委員入南京，徐謙亦同來。

⊙唐生智部江右軍劉興率第三十六軍入駐蕪，湖。陳調元部在蕪湖以東佈防。

⊙北京財政當局通告外交團，物價編訂委員會於九月十五日在北京繼續開會。外交團對之取沈默態度。

⊙上海英國印度兵之撤回，第一批一千八百名已於前日動身，第二批一千九百名亦於本日下輪；惟香港英兵一千名卽將來上海。

⊙廣州金融風潮雖了結，但省政府查得財政廳重要職員有乘機操縱營私獲利數十萬者，請政治分會查辦，財政廳長古應芬辭職，職員李海雲等被扣，餘畏罪逃香港，並牽連司法廳，中央銀行。省政府以馮祝爲繼任財政廳長，整頓財政機關。

同　七日

⊙馮玉祥與靳雲鶚衝突，馮電責靳勾結孫傳芳張宗昌及各處匪徒，舊謀反動，免其第二方面總指揮職，以靳部馬吉第繼任。靳復電聲辯，謂已本國民政府祕令任中央直轄第八方面軍總指揮，防馮異圖。兩軍卽開戰。

⊙譚延闓孫科在上海邀胡漢民等五委員同南京，未得結果；因汪精衛等重要武漢委員已抵南京，卽同南京報告。

⊙北京日使芳澤深懼東三省對日運動之發展，向張作霖面提警告，要求嚴重取締。張卽電令奉天省長制止定於十日舉行之對日示威大遊行。

⊙奉天交涉員與日總領事關於日軍在本溪湖慘殺罷工工人之交涉，已有解決。

⊙上海交涉員答復日總領事山東撤兵通牒，對來牒所稱「將來日本不得已而施行機宜自衛之措置」一節，聲明決難承認。

同　八日

⊙中土商約草案經北京外交部起草告成，因土商在新疆貿易特多，將草案寄迪化，徵求楊增新意見。

⊙唐生智抵安慶，在歡迎會演說，對蔣介石大事攻擊，以共產黨南昌之變及成立第三政府黨部，皆爲蔣成立南京政府之惡例所引起。否認寧漢合作，謂係中央遷寧，因南京中央爲僞中央。又令安徽省黨部援湘贛各省例，停止活動，聽候改組。

⊙長沙共產黨上月三十日大暴動失敗後，雖被捕多人，仍圖進行，戒嚴司令張國威於本日起戒嚴五日，以資防遏。由江西竄入平江瀏陽之賀龍潰部軍，不能發展。

⊙北京外交部長王蔭泰對安南海防華僑被慘殺案，一面電安南商會及雲南當局報告眞相，一面向法使口頭抗議。

同　九日

⊙汪精衛在南京晤各要人後，偕同譚延闓孫科及顧孟餘一同東來諸人赴上海，向胡漢民等五委員解釋一切。

⊙楊宇霆奉張作霖命答訪日使芳澤，向之疏解奉天排日事件。北京外交當局擬將日使所提覺書中五項，擇其易於解決者歸地方辦理，其關係重大者暫停交涉。

⊙安徽省黨部及政府因武漢派與南京之競爭，發生糾紛，有人推何鍵任省政府主席，另組省政府。惟何已於一日以代理主席名義委任各廳代理廳長。

⊙北京外交部通告財政部，蘇俄政府已派北京俄領事台爾溫奈克爲中俄庚款委員會俄代表。

⊙共產黨在武長路賀勝橋劫由漢口運去之餉款十餘萬，卽將鐵路掘斷，電線拆毀，武長間交通全阻。京漢路亦因馮玉祥扣車停開。武漢局勢又緊。

同　十日

⊙上海海陸軍要人歡宴汪精衛，會場揭「國民黨大團結」之標語，汪演說「寧漢合作後之希望」。蔡元培主張掃除前事，從新做起。

⊙李濟琛電南京軍事委員會，前方總司令部旣由鈞令代行執權，後方總司令部遵於八日取消，所管事務移交第八路總指揮部。

⊙奉晉兩軍於昨日在石家莊有小衝突，經雙方聲明誤會，卽停戰。晉省於七日舉行太原會議，各軍長均列席，決定石家

莊防務暫維現狀，對奉馮兩方聯絡，仍照常進行。

⊙上海日商印刷工人全體罷工，提加薪及改良待遇之要求。惟日廠主取壓迫手段，擬開除罷工工人，向台灣等地另募工人運滬補充。工潮範圍擴大。

⊙上海第三批撤防英軍一千七百名登輪離埠。

⊙孫傳芳軍由副司令鄭俊彥指揮退集明光臨淮，其南渡損失較大部隊則調往山東補充訓練。

同　十一日

⊙南滿鐵路總裁山本條太郎因中國有收回中東鐵路之計畫，決定赴哈爾濱視察，以斷定其與日俄利益之影響。

⊙唐生智抵蕪湖，南京白崇禧等邀唐於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前趕往，唐復：軍事已向主席團陳述意見，大會無列席必要，即回安慶，決川濬蜀兩艦爲唐所獲。程潛受南京軍事委員會之迎接入南京。

⊙賀龍葉挺率軍抵福建汀州，揭「中國國民革命軍閩南救黨軍事委員會」旗幟，共產黨人譚平山等偕行，沿途徵捐，並令農民不交租。粵閩當局派兵合勦，閩省新編軍由省開下游防阻賀葉軍。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在虹橋路設立捕房，各團體請交涉員向領事團力爭。

⊙奉海鐵路全部通車。

同　十二日

⊙馮玉祥電告攻靳勝利，京漢路線各要地均收平，靳雲鶚僅以身免。

⊙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寧第一批人員出發，總政治部亦有一部分人員同行，各中央機關即實行停止辦公。

⊙廣東韓江上流所發現之賀龍葉挺軍勢甚張，東江各地農軍紛起響應，潮汕形勢緊急，李濟琛派姚雨平率艦隊巡視東江。

⊙孫傳芳赴北京，與各要人會議軍事，孫方要人謂南渡戰事曾爭奪棲霞山八次，損失二萬人。

同　十三日

⊙汪精衛自認『對於共產黨徒防制過遲』自劾下野，並聽候處分。

⊙日本派來山東軍隊已撤退完竣。

⊙李濟琛五日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寧漢政府同時廢除，另組第三政府，並要求五項：（一）黨中同志名碩整個合作；（二）請蔣介石復職，汪精衛赴南京；（三）暫時保留總司令制；（四）請武裝同志認蔣爲此時此地最優最適之軍事領袖；（五）請第二屆執監委員從速集議，解決一切重大問題，鞏固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

⊙武漢各界代表大會，通過向中央請願案，分黨務，政治，軍事，民衆四項，共十八條，派代表攜赴南京請願。

⊙北京外交部復日使山東撤兵節略，聲明以後負責保護日僑。又通知法使館，「越南邊界減稅舊約」因修約交涉停頓，再展期兩個月。

同　十四日

⊙日本方面宣布中日滿蒙交涉暫行中止，鑒於奉天軍衆運動，須看中國當局誠意如何，再行交涉。奉天省垣之對日運動雖經當局取締，暗中仍在進行。洮南有一萬數千人之對日集會。日僑竭力宣傳華人之排外。

⊙寧漢要人在上海協商之結果，決定由兩方合組特別委員會。各要人回南京。惟陳公博對於「不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之議表示反對，聲明及時引退。

⊙軍事委員會令將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免職查辦，以該軍參謀長劉士毅繼任，並令上海何應欽總指揮就近捕賴，賴即在車站被捕。

⊙陳濟棠在惠州就代理第八路前敵總指揮職。

⊙上海英飛機飛行南市試擲炸彈，交涉員向英總領事抗議，據復：鄧肯司令允以後不向龍華高昌廟吳淞砲台等戒嚴地飛行。交涉員對於英軍無停止租界空中飛行之意，提出二次抗議。

同　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在南京開臨時會，出席者二十人，先由主席譚延闓報告因隸共產黨及附逆被開除並已故各執監及候補委員之缺額，決定開除附逆有據之彭澤民鄧演達黨籍，將徐謙陳公博謝晉等五人有無附逆嫌疑交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恢復王寵惠黨籍。最重要者爲決定設「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推定三方委員共三十二人，以張繼于右任等五人行監察權，並發通告如下：『中國國民黨之統一，現告完成。九月十五日南京及武漢中央黨部同志在南京開中央執監委員臨時會議；同時，上海中央黨部同志亦在南京棠金山總理墓前開中央執監委員臨時會議，各通過同樣議決案如下：『茲爲完成本黨統一，努力革命工作起見，設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其任務及職權如次：（一）受中央黨部之委託，分別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之職權，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爲止；（二）統一各地方之中國國民黨黨部；（三）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

會，以十七年一月一日爲開會期。對汪精衛自請處分，決定無庸議，勸汪蔣及胡漢民等速出任事。

◉唐生智因湖北共產黨騷亂，特於十三日自安徽回漢口鎮壓。本日通電調解馮靳兩軍之衝突，極爲靳辯護。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

◉國際聯盟理事會議通過核准國際新聞會議報告之議案。

同　三日

◉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赴日內瓦。

◉國際聯盟理事會通過關於設立國際救濟同盟之報告而閉幕。

同　四日

◉駐巴黎俄大使賴柯夫斯基署名於一宣言書，謂俄政府擬贊助世界革命云云。法政府甚爲駭異，即向俄外交長姬采林提出抗議。俄國復文則謂賴氏之署名以俄國共產黨員之資格，非以大使之名義。法政府不滿，復提抗議。於是姬采林致書駐莫斯科法大使，申明不直賴之態度。

同　五日

◉第八屆國際聯盟大會在日內瓦開幕。

◉英國工團總會在愛丁堡開會。

同　六日

◉國際聯盟大會荷蘭代表提議採用已失效力之日內瓦議定書之原則，而參以裁軍準備委員會之報告。波蘭代表主張擴充公斷制，並訂立不增加軍備之公約。

同　七日

◉國際議員大會在巴西京城開會，到者四十四國。

同　八日

◉墨西哥大風雨，兼有海嘯，死人甚多。

◉英國工團大會大多數通過行政會之提議，對蘇俄工會斷絕談判。

同　九日

◉國際聯盟理事會開非正式會議，因荷蘭代表提議，任德國著名實業家卡斯特爾爲委任統治管理委員會之委員。

◉阿根廷衆議院投票贊成油井國有案。

同　十日

◉立陶宛陀羅琴地方發生共產黨亂事，延及美末爾，死傷頗衆。

◉法內閣一致贊成照會俄政府，要求撤回俄國駐法大使賴柯夫斯基。

同　十一日

◉聯盟議會中荷蘭之仲裁條約案與波蘭之戰爭否認宣言案，均決定附議於聯盟之裁軍委員會議。

同　十二日

◉美兵萬餘乘艦至法參與巴黎同袍大會。

◉黑海沿岸地震。

◉俄國間諜案判決，二十六人中九人槍斃，內有一英人，餘判定監禁或釋放。

同　十三日

◉西班牙行狄克推多制已四年，西王署發十月十日召集國會之命令，首相里維拉返都籌備。

同　十四日

◉日本長崎熊本等處有大海嘯，釀成水災。

◉美國因法國實行新稅則，美商大受影響，急設法締結美法商約。

◉波蘭反對政府黨領袖柴戈斯基方出獄而失踪，人民頗爲震駭，疑復爲政府密捕監禁。

同　十五日

◉國際聯盟大會選舉非常任理事國三分之一，加拿大，芬蘭，古巴當選。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東方雜誌社

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　原價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原文献残缺